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一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发言
索引和逐字记录

	按时间先后次序	
PV	国家/发言者	
	一、组织和程序	
	1. 一般性和组织性工作	
101	法国(主席)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长发言 墨西哥 瑞典 意大利 印度	105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巴西 中国 波兰 比利时 古巴
10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法国(主席) 墨西哥 联合王国 美国
103	日本 罗马尼亚 加拿大 苏联 南斯拉夫 尼日利亚	107 法国(主席) 斯里兰卡 埃及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埃塞俄比亚
104	法国(主席) 比利时 加拿大 巴基斯坦 印度 墨西哥	108 尼日利亚 南斯拉夫 联合王国 印度 伊朗 加拿大

109	印度尼西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委内瑞拉 秘鲁 缅甸 尼日利亚 法国(主席)	113	南斯拉夫 印度 巴基斯坦 巴西 意大利 中国 巴基斯坦
110	蒙古 委内瑞拉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罗马尼亚 埃及 苏联 澳大利亚 荷兰 匈牙利 印度	114	委内瑞拉 挪威(非会员国) 保加利亚 委员会秘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
11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 匈牙利 古巴	116	委内瑞拉 联合国 苏联 南斯拉夫 美国 巴基斯坦 法国
112	肯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	117	尼日利亚 丹麦(非会员国) 芬兰(非会员国) 法国 苏联

119	苏联 巴基斯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	130	巴西 阿根廷 摩洛哥
12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 荷兰		罗马尼亚 苏联
121	委内瑞拉 尼日利亚	131	加拿大 古巴
	美国		阿尔及利亚
125	加拿大 阿根廷		巴西 波兰
	阿尔及利亚(代表21国集团)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		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
126	阿尔及利亚(代表21国集团)		摩洛哥 印度
	印度		巴基斯坦
127	苏联 巴基斯坦		埃塞俄比亚 阿根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	133	印度 匈牙利(主席)
128	匈牙利(主席)		印度(主席)
	墨西哥	134	委内瑞拉 巴西
	印度		
	加拿大		
	巴基斯坦		
	中国		
129	匈牙利(主席)		

	荷兰		巴基斯坦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委内瑞拉		墨西哥
	波兰		日本
	罗马尼亚		蒙古(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印度		苏联
	巴基斯坦		匈牙利
	挪威(非会员国)		捷克斯洛伐克
	巴西		意大利
	印度(主席)		印度尼西亚(主席)
143	印度尼西亚(主席)	148	墨西哥(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主席)
	墨西哥		瑞典(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苏联		比利时
	尼日利亚		巴西
144	日本		蒙古(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14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国
	扎伊尔		波兰
	蒙古		埃塞俄比亚
146	埃及		缅甸(代表21国集团)
	保加利亚		古巴
	瑞典(地震事件科学专家小组主席)		印度尼西亚(主席)
147	意大利(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美国
	匈牙利(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联合王国
	古巴		法国

苏联
 蒙古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主席)

2. 非成员的参加

104	法国 (主席)	112	西班牙 (非会员国)
	巴基斯坦	11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
	蒙古	129	匈牙利 (主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33	匈牙利 (主席)
	苏联	142	中国
	保加利亚		
	中国		
	古巴		
	埃塞俄比亚		
	加拿大		
	南斯拉夫		
	印度		
	匈牙利		
	墨西哥		
108	法国 (主席)		
109	法国 (主席)		
110	法国 (主席)		

二、核禁试

101 墨西哥
 瑞典
 意大利
 印度

10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103 日本
 罗马尼亚
 加拿大
 苏联
 尼日利亚

105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巴西
 中国
 波兰
 比利时

106 瑞典 (地震事件科学专家
 特设工作小组主席)
 瑞典
 澳大利亚
 日本
 联合王国
 法国 (主席)

107 斯里兰卡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108 南斯拉夫
 联合王国

印度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委内瑞拉
 秘鲁

109 日本
 肯尼亚
 荷兰
 缅甸

110 蒙古
 苏联
 墨西哥

111 巴西
 匈牙利
 古巴

112	尼日利亚 肯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 西班牙 (非会员国) 巴基斯坦	126	阿尔及利亚 (代表 21 国集团) 印度
11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 中国 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 挪威 (非会员国)	127	瑞典 澳大利亚 阿尔及利亚 (代表 21 国集团) 墨西哥 匈牙利 (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巴西 印度尼西亚 肯尼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
114	保加利亚	128	墨西哥 印度 加拿大 巴基斯坦
11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 委内瑞拉 联合王国 苏联 南斯拉夫 美国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130	巴西 阿根廷 苏联
117	丹麦 (非会员国)	131	古巴 阿尔及利亚
119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		巴西
12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 波兰		波兰
121	美国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 摩洛哥 印度 巴基斯坦
124	古巴		
125	加拿大 阿根廷 古巴		

133	埃塞俄比亚 匈牙利 (主席)	140	印度 (主席) 保加利亚
134	委内瑞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142	巴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国
135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143	挪威 (非会员国) 印度尼西亚 (主席) 墨西哥
136	瑞典 匈牙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巴西 (代表 21 国集团) 尼日利亚 蒙古	144	尼日利亚 日本
137	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 印度 (主席) 美国 联合王国 墨西哥	145	扎伊尔
138	加拿大 保加利亚	146	埃及 瑞典 瑞典 (地震事件科学专家 小组主席)
139	保加利亚 (代表一些社会主义 国家) 秘鲁 缅甸	147	古巴 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 日本 意大利 印度尼西亚 (主席)
		148	比利时 蒙古 (代表一些社会主义 国家) 中国 埃塞俄比亚 缅甸 (代表 21 国集团)

三、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三、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101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长发言 墨西哥 瑞典 意大利 印度	108	联合王国 伊朗 委内瑞拉 秘鲁
102	瑞典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09	肯尼亚 缅甸 尼日利亚 法国（主席）
103	日本 罗马尼亚 苏联 尼日利亚	110	蒙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联合王国 委内瑞拉 印度 印度尼西亚
105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巴西 中国 波兰 比利时 古巴		罗马尼亚 埃及 苏联 墨西哥
107	斯里兰卡 埃及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111	南斯拉夫 巴西 匈牙利 古巴 苏联 墨西哥

112	波兰 尼日利亚 肯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 南斯拉夫 西班牙 (非会员国) 印度 巴基斯坦 巴西	117	印度
113	意大利 中国 巴基斯坦 挪威 (非会员国)	118	苏联
114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19	蒙古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
116	巴西 尼日利亚 芬兰 (非会员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 委内瑞拉 苏联 南斯拉夫 美国 巴基斯坦 法国 尼日利亚	12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 巴基斯坦 法国 122 美国 罗马尼亚 巴西 印度尼西亚
		123	印度 苏联 蒙古
		124	古巴 荷兰 苏联 印度
		125	瑞典 加拿大 阿根廷 阿尔及利亚 (代表 21 国集团) 古巴
		126	阿尔及利亚 (代表 21 国集团) 印度

127	墨西哥 匈牙利 (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巴西 印度尼西亚 肯尼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	134	委内瑞拉 巴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 苏联 巴基斯坦 加拿大
128	匈牙利 (主席) 印度 加拿大 巴基斯坦	135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130	巴西 阿根廷 罗马尼亚 苏联	136	瑞典 匈牙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尼日利亚 蒙古 巴基斯坦
131	阿尔及利亚 巴西 波兰	137	捷克斯洛伐克 印度 (主席) 联合王国 法国 美国
132	墨西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 摩洛哥 印度	138	加拿大 保加利亚
133	埃塞俄比亚 阿根廷 印度	139	秘鲁 苏联 印度 缅甸

140	印度 (主席) 保加利亚 巴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芬兰 (非会员国) 捷克斯洛伐克	147	古巴 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 罗马尼亚 联合王国 墨西哥
142	中国 埃及 挪威 (非会员国) 巴西		蒙古 (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143	印度尼西亚 (主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蒙古 墨西哥 尼日利亚 中国	148	印度 加拿大 美国 比利时 巴西 蒙古 (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14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 比利时 印度		中国 波兰 埃塞俄比亚 缅甸 (代表 21 国集团)
14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扎伊尔 蒙古		古巴 印度尼西亚 (主席) 美国
146	埃及 美国 保加利亚 苏联 法国		联合王国 法国 苏联 蒙古 中国 巴基斯坦

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101	墨西哥		苏联
102	澳大利亚		联合国
	捷克斯洛伐克		埃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芬兰(非会员国)
103	罗马尼亚		瑞士(非会员国)
	苏联	117	中国
105	保加利亚		印度
	匈牙利		巴基斯坦
	巴西	119	蒙古
	中国	121	匈牙利
	波兰	122	印度尼西亚
	比利时	124	古巴
107	阿尔及利亚		荷兰
	巴基斯坦		苏联
108	保加利亚		印度
110	蒙古	125	瑞典
	埃及		加拿大
111	匈牙利		阿根廷
112	西班牙(非会员国)	126	印度
113	挪威(非会员国)	127	澳大利亚
115	保加利亚		墨西哥
	巴基斯坦		匈牙利(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116	南斯拉夫		苏联
	罗马尼亚		巴基斯坦
	巴西		肯尼亚
	尼日利亚		意大利

	保加利亚		奥地利(非会员国)
128	印度		挪威(非会员国)
	巴基斯坦		巴西
130	巴西	14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苏联		蒙古
131	古巴		苏联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国
	澳大利亚	144	日本
	印度尼西亚	145	扎伊尔
	斯里兰卡	146	埃及
	摩洛哥	147	意大利(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 主席)
133	埃塞俄比亚		古巴
134	苏联		巴基斯坦
135	罗马尼亚		联合王国
136	瑞典		
139	缅甸	148	比利时
140	芬兰(非会员国)		蒙古(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142	中国		中国
	埃及		埃塞俄比亚
	荷兰		缅甸(代表21国集团)
	保加利亚		印度尼西亚(主席)
	波兰		
	罗马尼亚		
	印度		
	巴基斯坦		

五、化学武器

101	墨西哥 瑞典 意大利 印度	111	巴西
102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12	西班牙(非会员国)
103	日本 罗马尼亚 苏联	113	挪威(非会员国)
105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巴西 中国 波兰 比利时	117	瑞典 印度尼西亚 丹麦(非会员国) 芬兰(非会员国)
107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1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拿大 中国 巴西
108	联合王国	119	蒙古 苏联 巴基斯坦 捷克斯洛伐克
109	荷兰	120	澳大利亚 波兰 荷兰 南斯拉夫 法国 比利时
110	蒙古 澳大利亚 苏联 荷兰 匈牙利 印度	121	匈牙利 委内瑞拉 联合王国 加拿大 尼日利亚

122	罗马尼亚	136	瑞典
	巴西	137	瑞士(非会员国)
123	日本		印度(主席)
124	古巴	138	日本
125	加拿大		南斯拉夫
	阿根廷		联合王国
126	印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27	澳大利亚		美国
	墨西哥		波兰
	匈牙利(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芬兰(非会员国)
	巴基斯坦	139	苏联
	肯尼亚		罗马尼亚
	瑞典		加拿大
128	墨西哥		阿根廷
	印度		缅甸
	加拿大	140	芬兰(非会员国)
	巴基斯坦		摩洛哥
130	巴西		捷克斯洛伐克
	阿根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31	古巴	141	澳大利亚
	波兰		印度尼西亚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瑞典
	斯里兰卡		中国
	摩洛哥		南斯拉夫
133	埃塞俄比亚		阿根廷
	匈牙利(主席)	142	印度

143	荷兰		
145	扎伊尔		
146	埃及 美国		
147	古巴 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 美国		
148	瑞典（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 比利时 中国 埃塞俄比亚 缅甸（代表 21 国集团） 印度尼西亚（主席）		

六、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
 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101	墨西哥 印度	123	意大利 印度
10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苏联 蒙古
103	罗马尼亚 苏联	124	古巴 波兰
105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巴西 波兰 比利时		尼日利亚
107	巴基斯坦	125	加拿大 阿根廷 古巴
108	联合王国	126	印度
110	蒙古	127	澳大利亚 墨西哥
111	苏联 西班牙(非会员国)		匈牙利(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117	丹麦(非会员国)	128	巴基斯坦 肯尼亚 匈牙利(主席)
119	捷克斯洛伐克		印度
122	匈牙利 南斯拉夫 罗马尼亚 巴西 瑞典	130	巴基斯坦 巴西 阿根廷 摩洛哥 苏联
		131	古巴

	阿尔及利亚	146	埃及
	波兰	147	匈牙利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 小组主席)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古巴
	澳大利亚	148	比利时
	印度尼西亚		蒙古 (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斯里兰卡		中国
	摩洛哥		埃塞俄比亚
133	埃塞俄比亚		缅甸 (代表 21 国集团)
	匈牙利 (主席)		荷兰
134	委内瑞拉		印度尼西亚 (主席)
136	比利时		
	瑞典		
	匈牙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尼日利亚		
137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苏联		
	荷兰		
	摩洛哥		
	印度尼西亚		
139	缅甸		
140	芬兰 (非会员国)		
141	墨西哥		
143	苏联		

<u>七、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 的其他领域以及其他有关措施</u>			
<u>1.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u>			
101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长发言		
<u>2. 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u>			
111	苏联		
<u>3.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u>			
101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长发言		巴基斯坦
	墨西哥	130	巴西
	意大利		阿根廷
102	捷克斯洛伐克	131	古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
103	罗马尼亚		波兰
	南斯拉夫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尼日利亚		斯里兰卡
105	中国		摩洛哥
	比利时		印度
107	埃塞俄比亚	133	埃塞俄比亚
110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所长	134	印度(主席)
	巴西		委内瑞拉
113	挪威(非会员国)		巴西
127	委员会秘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28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印度		巴基斯坦
	加拿大	136	尼日利亚

140	捷克斯洛伐克		
143	印度尼西亚 (主席)		
144	印度		
146	埃及		
<u>4. 无核武器区</u>			
101	墨西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代表一些
107	埃及		社会主义国家)
109	肯尼亚	131	古巴
110	埃及		阿尔及利亚
116	芬兰 (非会员国)		波兰
127	肯尼亚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28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日本	133	埃塞俄比亚
	中国	134	委内瑞拉
130	阿根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摩洛哥		巴基斯坦
	罗马尼亚	136	蒙古
	苏联		巴基斯坦
	法国	140	芬兰 (非会员国)
	意大利	142	埃及
	阿根廷 (代表 21 国集团)		保加利亚
	伊朗		挪威 (非会员国)
	美国		巴西
	日本	14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拿大		

	苏联		
	中国		
145	扎伊尔		
146	保加利亚		
147	巴基斯坦		
<u>5. 不扩散核武器</u>			
101	墨西哥	113	挪威(非成员国)
	瑞典	116	南斯拉夫
102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103	日本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		芬兰(非会员国)
105	匈牙利		瑞士(非会员国)
107	埃及	117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122	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	125	加拿大
108	联合王国	128	巴基斯坦
	伊朗	129	埃及
110	印度尼西亚	130	巴西
	埃及		阿根廷
	澳大利亚		摩洛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意大利
	墨西哥	131	阿尔及利亚
	印度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荷兰		澳大利亚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美国		斯里兰卡
112	肯尼亚		摩洛哥

	巴基斯坦		
133	埃塞俄比亚		
	印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38	加拿大		
139	印度		
140	芬兰(非会员国)		
142	巴基斯坦		
	奥地利(非会员国)		
	挪威(非会员国)		
	巴西		
14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国		
144	日本		
145	扎伊尔		
146	埃及		
	美国		
147	巴基斯坦		
	加拿大		
<u>6. 和平利用核能</u>			
101	瑞典		阿根廷(代表21国集团)
128	巴基斯坦	132	澳大利亚
129	埃及		印度尼西亚
130	巴西		斯里兰卡
	阿根廷		摩洛哥
	摩洛哥		
	法国		

134	委内瑞拉		
	巴基斯坦		
136	比利时		
137	荷兰		
139	印度		
142	巴西		
145	扎伊尔		
146	埃及		
147	巴基斯坦		
148	缅甸(代表21国集团)		
<u>7. 生物武器公约</u>			
113	挪威(非会员国)		
1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21	尼日利亚		
140	摩洛哥		
	捷克斯洛伐克		
146	美国		
147	美国		
<u>8.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u>			
101	瑞典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1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0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中国
105	比利时	119	捷克斯洛伐克
112	西班牙(非会员国)	120	澳大利亚
117	瑞典		波兰
			荷兰

12. 全面彻底裁军

101	法国 (主席)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长发言 墨西哥 瑞典 意大利 印度		埃塞俄比亚 联合国 印度 伊朗
10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08	肯尼亚 缅甸
103	日本 罗马尼亚 苏联 南斯拉夫 尼日利亚	109	蒙古 意大利 罗马尼亚
104	加拿大	11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 苏联
105	保加利亚 匈牙利 巴西 中国 波兰 比利时 古巴	111	波兰 尼日利亚 肯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 西班牙 (非会员国)
107	斯里兰卡 埃及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112	意大利 印度尼西亚 中国 南斯拉夫 巴基斯坦 联合国 挪威 (非会员国)
		113	罗马尼亚 匈牙利 巴西
		114	

	保加利亚		印度
	苏联		加拿大
	缅甸		巴基斯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29	埃及
115	巴基斯坦	130	巴西
	日本		阿根廷
117	印度		罗马尼亚
	丹麦(非会员国)		苏联
118	苏联		加拿大
12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	131	古巴
	波兰		阿尔及利亚
	法国		波兰
122	美国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23	意大利		澳大利亚
124	古巴		印度尼西亚
125	加拿大		斯里兰卡
	阿根廷		摩洛哥
126	印度		印度
127	澳大利亚	133	埃塞俄比亚
	墨西哥	134	印度(主席)
	匈牙利(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委内瑞拉
	巴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苏联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苏联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	135	加拿大
128	墨西哥	136	保加利亚
			比利时

	瑞典	146	埃及
	匈牙利		美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缅甸 (代表 2 1 国集团)
	尼日利亚		法国
	蒙古	147	古巴
137	摩洛哥		巴基斯坦
138	加拿大		罗马尼亚
139	保加利亚		联合王国
	秘鲁		墨西哥
	苏联		苏联
	印度		匈牙利
	缅甸		捷克斯洛伐克
140	芬兰 (非会员国)		印度
	捷克斯洛伐克		美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48	墨西哥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主席)
141	意大利		比利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巴西
142	中国		中国
	委内瑞拉		埃塞俄比亚
	波兰		缅甸 (代表 2 1 国集团)
	挪威 (非会员国)		墨西哥
	印度 (主席)		古巴
143	印度尼西亚 (主席)		中国
14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巴基斯坦
	日本		印度尼西亚 (主席)
	比利时		
	印度		
145	扎伊尔		

13. 裁减军事预算

- | | | | |
|-----|--------------|--|--|
| 101 |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长发言 | | |
| 103 | 罗马尼亚 | | |
| 130 | 阿根廷 | | |
| 134 | 印度尼西亚 | | |
| 135 | 南斯拉夫 | | |
| 144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 |
| 146 | 美国 | | |
| 147 | 古巴 | | |
| | 罗马尼亚 | | |

14. 军事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 | | | | |
|-----|--------------|--|--|
| 101 |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长发言 | | |
| 103 | 罗马尼亚 | | |
| 109 | 肯尼亚 | | |
| 112 | 肯尼亚 | | |
| 113 | 挪威(非会员国) | | |
| 125 | 古巴 | | |
| 147 | 古巴 | | |

15. 裁军和发展

- | | | | |
|-----|----|-----|-------|
| 107 | 埃及 | 134 | 印度尼西亚 |
| 124 | 古巴 | 135 | 南斯拉夫 |
| 125 | 古巴 | | |
| 131 | 古巴 | | |

16. 裁军的区域办法

101	意大利		比利时
10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46	保加利亚
103	罗马尼亚		苏联
	苏联	147	联合王国
104	比利时	148	中国
105	保加利亚		
	匈牙利		
	波兰		
	比利时		
108	联合王国		
110	联合王国		
111	苏联		
	墨西哥		
113	挪威(非会员国)		
114	比利时		
116	芬兰(非会员国)		
120	波兰		
	法国		
121	匈牙利		
122	美国		
123	苏联		
	蒙古		
128	印度		
13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34	苏联(非会员国)		
14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44	芬兰		

17. 军备竞赛/裁军和国际安全

- | | |
|-----|----------|
| 128 | 匈牙利 (主席) |
| | 巴基斯坦 |
| 130 | 阿根廷 |
| | 伊朗 |
| 132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 斯里兰卡 |
| | 摩洛哥 |
| | 印度 |
| 133 | 埃塞俄比亚 |
| 134 | 印度 (主席) |
| | 委内瑞拉 |
|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 印度尼西亚 |
| | 苏联 |
| 135 | 保加利亚 |
| 147 | 印度 |

18. 情 报

- | | |
|-----|----------|
| 128 | 墨西哥 |
| 132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 | 印度 |
| 133 | 匈牙利 (主席) |
| | 埃塞俄比亚 |
| 135 | 保加利亚 |
| | 罗马尼亚 |

<u>19. 裁军谈判委员会</u>	
128	印度
130	巴西
131	巴西
	波兰
140	巴西
142	中国
144	比利时
<u>20. 禁止环境战争</u>	
131	阿尔及利亚
<u>21. 研究计划</u>	
130	阿根廷
145	扎伊尔

×× ×× ×× ×× ××

第一百零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3日，星期二，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贝格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范吉尔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施奈德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u>匈牙利:</u>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u>印度:</u>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u>印度尼西亚:</u>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u>伊朗:</u>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u>意大利:</u>	斯佩朗扎先生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德莫尔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u>日本:</u>	大川先生 石井先生
<u>肯尼亚:</u>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u>墨西哥:</u>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u>蒙古:</u>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德索托先生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科尼克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扎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特瓦代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诺尔贝格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杜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约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穆希卡·德阿达梅斯夫人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巴格本尼·阿代托·恩藏热亚先生
恩孔戈·东托尼·布迈达先生
隆戈·恩达加先生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中心助理秘书长:

莫顿森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法国代表荣幸地主持委员会今年工作的开幕会议。

因此，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也就是它的第一百零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我相信我能代表大家表示，我们高兴地于今天再来为裁军而从事所委托给我们的任务。我愿向我的同事们表明，我个人为又能与他们在一起继续进行一直是有礼貌的和友好的合作而感到高兴。

不用说，我随时愿为所有代表团效劳，去做任何能促使委员会的任务得以完成的工作。在执行主席任务时，我将需要你们的协助，为此，我愿事前向你们致谢。

我愿代表委员会向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我们尊敬的同事、塔德塞·特雷费大使致谢，他在去年八月间十分能干和十分权威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他一直执行着主席的责职，直到今天才止。

我要欢迎今天与会的瑞典外交部副大臣图尔森夫人和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斯佩朗扎先生。我感谢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开幕会议，也感谢他们的政府对我们的工作所表示的关心。当然，图尔森夫人是瑞士参加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她是我们“家庭”的一名成员。

我也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埃及代表里迪大使、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罗马尼亚代表马利扎大使和扎伊尔代表恩藏热亚大使。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联合国裁军中心主任莫顿森先生参加了我们的开幕会议。

最后，我们愉快地欢迎博塔先生和洪青格尔先生，他们分别是联合国大会最近同意建立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

现在，我想就我们今年的工作讲几句话。

委员会上届1980年会议是在困难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下举行的。那时候，我们不少人对紧张形势的增长、对信任和安全所遭到的威胁表示关切。裁军的前景因而受到影响，因为这种前景与总的政治形势是分不开的。

然而，我们都认识到那种形势所固有的危险正应促使我们设法去恢复信任和安全，然后，只要有可能，继续为达到裁军目的而努力。

这样，委员会就在去年开始，尽管是缓慢的，从事它的基本任务。我们设立的各项小组取得了某些成果，成果虽然不大，但并不是微不足道的。

(主席)

召开我们第三届会议时的政治气候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现在甚至有些新的引人关切的因素。然而，象在1980年一样，我们不应让当前形势所呈现的困难阻止我们去为达成裁军出力。

这些努力的成功与否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对联合国主持下的裁军努力而言，今年我们面临的任務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以便帮助保持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所产生的动力，从而为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功创造条件。这届会议的成功与否绝大部分将取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果，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谈判机构，从而也是1978年建立起来的体系中的关键机构。

我认为这一切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是明确的。我们应该毫不迟延地致力于我们的真正任务，尽快地成立必要的工作机构。理应指导我们大家的合作精神和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应该帮助我们今年取得更好的成果。然后，我们将能为国际社会所期望于我们在为建立更能适合大家接受的国际安全制度而谋求进展方面作出贡献。

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兼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现在要向大家宣读秘书长的贺词。请贾帕尔大使发言。

贾帕尔先生（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下面是秘书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开幕时给委员会的贺词：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在国际关系紧张而且又风云多变的时刻重新开始工作的。去年我在给委员会的信中指出了国际局势中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并表示希望它们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关于限制军备和裁军的谈判。尽管有这些倾向，委员会能够通过它的附属机构，就议程上的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取得了一些进展，对此，我感到高兴。

“但必须承认，裁军的目标仍象过去一样闪闪躲躲，难以捉摸。在各种会议上继续进行讨论和协商的同时，军费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现已达到每年5,000亿美元。把这么多钱花在军事方面，是前所未有的。

“当前世界上的紧张局势从军事开支的螺旋式加速上升得到反映，同时它又确实促进了军费的增长。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的军事大国，共同努力，在具体提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协商，以便达成真正的裁军协

(贾帕尔先生，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议。

“在最近几个月里，由于下列两件事使有关裁军的审议过程加紧了：决定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第二届特别会议和宣告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我衷心希望，这个既有目标和原则，又包括具体活动的详尽的十年计划能够得到迅速的执行。

“在审议范围内，这些步骤是重要的，它们不能不使人们对协商过程能取得成果寄予更高的期望。在审议和协商两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是很重要的，要防止它们之间脱节，否则就会影响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成立的机构的作用。

“一个特定的领域，即核武器问题，是值得优先注意的，联大第三十五届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了很多决议就显示了这一点。两项措施，即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它们已经被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承认为必不可少的措施。由于所有核大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都有代表，现在全世界都期待这个会议规划出一条能就这些复杂问题进行实质性协商的道路。

“人们常常强调，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而只会有失败者。当我们现正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时，确实需要证明，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裁军议程上最迫切的问题的。裁军谈判历史长久、道路坎坷，而且若断若续。军备竞赛却一直持续不断地高速进行。但这种情况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沮丧，而应迫使我们去打破局势日益紧张和核军备竞赛日益加强的恶性循环。

“我谨向委员会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1981届会议圆满成功。”

主席：我感谢贾帕尔大使给我们朗读了贺词。如他能将对秘书长善意地给委员会发来重要贺词的热情感谢转达给他，我将很感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按照议事规则，主席轮流担任，在这刚刚开始的二月份里轮到法国担任主席，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所有成员都是幸运的。

这意味着在一向是最困难、最复杂、我们的所谓“春季会议”开始阶段，我们有了象您这样的人指导我们的工作。您是这样一个人——完全可以作为先驱者之一而自豪。在委员会已经完成的任任务中，如起草议事规则、所谓“十大原则”和最近两年议程的拟定以及1980年3月间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成立，先驱者们都曾做出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很大贡献。

我们还必须说，在您德拉戈尔斯大使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您经常表现出来的专长和经验，而且发现了其他许多长处，如聪明、幽默感、善于接受别人意见、谦虚与和蔼可亲，这些优秀品质齐集一人身上是罕见的。

既然所有这些品质，如我先提到的那两点，对指导一个谈判机构的讨论是价值无量的，自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看到您从今天起在整个第三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第一个月期间担任主席而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特别高兴向您表示在您执行您的重要职务时，墨西哥代表团同您毫无保留地合作的来由。

在我结束这几句简短的引言之前，我愿向尊贵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特雷费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感谢和祝贺，感谢他在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能干而谨慎地执行了这项职务。

最后，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和您同声欢迎刚刚参加委员会的几位尊贵的代表和今天同我们在一起的联合国秘书处的杰出的成员。

主席先生，刚刚开始的一年是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以来的第一年。它又是1978年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成立后进行工作的第三年。我们觉得这两个事实应对我们起到强大的刺激作用，使我们在1981年进行的审议工作不再象过去两年那样；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两年中在我们的议程上所列项目的实质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不大的。

自从1980年8月9日去年的会议结束后，发生了下列三件事，我们认为记住从这三件事得出的结论将是可取的。这里回顾一下这三件事也许是有益的：

1. 1980年8月11日至9月7日，也是在日内瓦这个城市，举行了第二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正如我国代表团在闭幕会议上所指出的，核大国如对这个条约的命运是关切的，并愿帮助加强这个条约，使它有一天终能获得普遍遵守的话，就应该深思从那次会议的失败得出的清楚教训。这些教训中首先的一条就是显然有必要采取具体有效措施毫不拖延地实现条约中第六条所说“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参加审查会议的77国集团成员国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在他们于1980年8月26日递交的工作文件中声明：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核军备竞赛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从1970年到1980年，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武库中的核弹头总数几乎是原数的三倍，从5,800枚增加到16,000枚。同样，在同一时期，世界军事支出从1,800亿美元增加到5,000亿美元。军事方面的技术有新的发展。新一代的核武器已研制成功并正在加速部署。越来越多的新式核武器已部署在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和海洋上。

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倾向，即赞成准备使用核武器的所谓“新战略”。这一“新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在一个有限核战争中参战一方是可以获胜的。这种理论无疑是幻想，但它却包含着真实危险，使核世界大战这种假设成为可以设想的并且更加接近了。按照联合国大会说，核世界大战意味着人类的灭亡。”

2. 1980年10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表的一篇报告，为人类对核武器和这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运载工具的控制是多么有相对性和无把握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明。这个报告的来源赋予它以不可怀疑的权威性，报告实际上说，在18个月中，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记录了147次错误的核警报，这些警报的严重程度已达到需要对它们是否代表着潜在的进攻做出估计。此外，还有4次比这更严重得多的警报，由于这种警报的结果，已向B-52型轰炸机机组和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下达命令，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3. 联合国大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关于裁军问题通过的决议高达42个。要在今天对这么多决议的内容进行分析，那是不适当的，那样可能有见木不见林的危险。因此，我仅简单谈一谈其中几个，从我要谈到的6个决议开始。这些决议的条款虽然是为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以外执行的（只有一个例外），但可以当作我们这个谈判机构进行审议工作时的背景，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这些决议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是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35/156K号决议。这项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其重要性我想是难于夸大的。在这项决议中，大会回顾或重申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决议；敦促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两个签署国不再推迟执行条约第十九条所规定的、使其开始生效的程序，特别考虑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关系到一切人民的‘重大利益’”，表示相信“在条约生效前签署国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不采取任何违背该条约目标和宗旨的行为’”；重申它对1979年6月18日在条约签定的同一天签定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的关于原则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中所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声明说签署国双方将“根据对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继续谈判进一步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数量以及进一步限制其质量的措施；请求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按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第27段和第114段的规定，使大会经常适当获悉它们谈判的结果”；并且决定将题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联大临时议程。

第二个我愿提到的是第35/143号决议。这个决议是以130票对零票通过的，这是因为墨西哥政府荣幸地担任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保管人，该条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构成这个决议的主题，又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一向对一切与如拉丁美洲这个人口稠密地带又是当前唯一无核地区有关的东西都很重视。在这项决议中，大会满意地回顾了联合王国和荷兰王国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成为《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然后决议提到美国和法国分别于1977年5月26日和1979年3月2日在该议定书上签了字，大会已及时对此表示满意地注意，尽管大会“请它们予以批准，但时日消逝，它们尚未作出相应批准”，大会对此表示遗憾。决议又“特别迫切”地重申了这一请求。这项决议针对的对象是否将在它们的实践中贯彻执行这决议，将在下一届大会上予以审查。

另一项有关同类主题的决议是关于建立中东无核区的第35/147号决议。这项决议的通过是个鼓舞人心的奇迹，因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加以审议，现在第一次协商一致通过了决议。决议的内容和在第三十三届与第三十四届大会通过的决议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在决议中，大会特别敦促所有直接有关的国家“认真考虑采取实际和迫切的步骤来执行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并再次建议核武器国家“避免采取任何有背本决议的精神和目的的行动”。

毫无疑问，第35/47号决议也是值得在这简短的单子上列举出来的。在这项决议中，大会一致决定成立按照1978年12月决定的将于1982年春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筹备委员会，规定了委员会的任务并借机重新肯定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效力”和“裁军仍然是联合国的重要目标之一的信念”。决议说，大会“对于军备竞赛的持续促使国际和平与安全恶化并将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大量资金用于军备竞赛”表示关切，并重申其“信念：执行有助于实现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终目标的裁军措施，特别是核裁军措施，将可确保和平”。

以132票对零票通过的第35/152 I号决议虽然显得不太突出，但其优点是可使它有资格被列举在这单子上，不管选择它们的标准多么严格。这项决议的目的事实上是帮助执行《最后文件》所说为裁军动员世界舆论这一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此目的，大会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一个小型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研究“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世界裁军宣传运动的组织和经费筹措”。第三十六届大会将审查这项研究。

最后，大会以126票对零票通过的第35/156 F号决议也无可争议地值得列举出来，它应归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类里。可以回想起来，这项决议指的是由不同国籍的12位专家组成的小组起草并一致同意的秘书长的报告，内容是“全面研究核武器”。在决议中，大会宣称该报告“十分有效地说明了核武库的现状、其技术发展趋势及其使用所将产生的效果，也说明了各种威慑理论和核武器系统质量和数量继续发展所涉及的安全问题”。

虽然大会在决议中所提要求和建议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该报告能用尽量多的各国语言在最广的范围内散发，为此目的大会寻求秘书长、各国政府、专业机构和各国及国际的非官方组织的合作，但其中有一段是专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说的，在这段文字中大会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寻求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努力方面，应考虑到这份报告及其结论。”

上面我所引用的这一段话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它是我简单谈到的6个决议中唯一提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决议都本打算在委员会的范围以外贯彻执行。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一下，用每年秘书长的话来说，“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具体责任”的各项决议，我觉得似可将它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在1980年由四个特别工作小组处理的委员会议程上所列的四个项目有关的决议；第二类是与委员会议程上所列的其他两个项目有关的决议，尽管曾一再进行努力为这两个项目再成立两个工作小组，但未获结果。

关于第一类的决议，其中包括有关“第二个裁军十年”与上述各项目均有关系的决议和一些专题决议。我想，只提到这一点就够了，即在这类决议的不论哪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个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解释为是与委员会按照全体一致原则通过的4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中包含的结论是相矛盾的，恰恰相反，它们包括了只能对这些结论起到加强作用的条款。

因此，不用担心有什么矛盾，有理由可以肯定上述的结论对委员会应迅速做出的决定应起指导作用。正如构成委员会1980年报告组成部分的各工作小组的报告中所说，这意味着：

1.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它的职权不是一年授予一次的，目前其职权至少应包括1981年。正如在其1980年报告中所说，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开幕的这一届会议开始时，它就应该“立即恢复工作”。

2. 关于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两个特设工作小组，这两个小组都是委员会在1980年会议期间”设立的，因此，根据一致通过的结论，必须毫不迟延地成立两个新的工作小组，并对它们赋予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职权。

3. 最后，关于平常称之为“消极保证”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和我刚提到的两个工作小组一样，也是委员会“在1980年会议期间”设立的。可以说，虽然该小组的最后建议并不包括明显需要在1981年成立新的工作小组的意见，但看起来它向委员会建议说“在其1981年会议开始时，继续进行谈判，以求就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这些话的意思应该解释为该小组赞成这样一种行动路线，这也是与最近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两个决议——第35/154号和第35/155号决议——的主旨相符合的，两个决议都明确提到了工作小组的报告。如果这一解释被认为是合理的，委员会应象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小组一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刚才所说的第二类决议的情况则不同，这类决议是关于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和一般核裁军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为这些问题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因此，为了处理大会原则上给予最优先地位的两个问题，我要较详细地谈一谈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有关决议，也简单地谈一谈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这些问题的主要背景。

去年12月，大会就我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即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问题通过了两项决议。不管这两项决议——第35/145A号和35/145B号——在某几点上有何不同之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必要立即着手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这一点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最优先问题，该小组应毫不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迟延地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条约开始进行多边谈判。

第一个决议重申了大会的信念：即这项条约“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并构成顺利防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将对裁军作出贡献。”接着，决议在第4段中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会议一开始就设立一个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开始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第二个决议的第5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开始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性谈判作为其1981年举行的会议开始时的最高优先工作。”

这样，联合国大会明确无误地支持了这一提案，该提案是由裁军谈判委员会中21国集团早在1980年2月在其第CD/64号工作文件中正式提出的，后来又在1980年3月4日的第CD/72号工作文件和1980年8月6日的第CD/134号工作文件重申和详细阐述的。在第二个工作文件中有以下这一段落，它和大会的决定基本上是一致的：

“21国集团表示希望，在1981年春季会议开幕时，就不再迟延地设立一个关于在一切环境中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工作小组，并着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考虑到我刚才的回顾以及以下事实，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1980年8月7日的第CD/135号工作文件中明确地重申“支持21国集团关于设立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讨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建议，”同时西方集团中不止一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也曾对这一动议表示同情，看来对以下这一点完全可以充满信心：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最终将决定倾听可以确实称为普遍不耐烦的呼声。

为了能使大家大概了解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种种原因并深悟这一决定早就该作出了，我只在这里回顾一下第35/145A号决议前言的主要条文，我本人很荣幸曾代表共同起草的肯尼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瑞典、委内瑞拉、南斯拉夫以及墨西哥代表团向大会第一委员会提交了这一决议的草案。

在这项决议中，大会首先强调了三件事：大会讨论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爆炸问题已超过25年并已通过40多项决议；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联合国在裁军领域里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一个基本目标，大会一再要求对达成这项目标给予最高优先地位；大会曾于七个不同场合最强烈谴责这些试验，并自1974年以来就表示深信“核武器试验的继续将会加剧军备竞赛，从而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接着，决议重申了以往一些决议所表示的明确信念，即“不论在核查问题上存有何种分歧，均无任何正当理由拖延缔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

接着，决议回顾了自1972年以来，秘书长曾宣称，“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学方面都已经充分探讨，现在只需要作出达成最后协议的政治决定；”“如果考虑到现有的核查手段，就很难了解为什么缔结一项地下禁试协定仍受到拖延；”以及“继续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远超过终止这种试验的任何可能危险。”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秘书长在他首次发表这些意见后的几年里改变了看法，大会又特地回顾了秘书长本人在其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联合国报告（此报告已于1980年3月24日以第CD/86号文件的形式发给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写的序言中曾特别强调他在九年前表示的意见，他在具体提及上述意见后又说：“我的看法仍然是这样。这个问题现在是能够而且应该予以解决的。”

大会在提及这个报告后指出，大会已准备按此作出它自己的明确决定，并指出，起草这一决定的专家们强调指出，“无核国家一般都认为，能否达成全面禁试，是鉴定核国家有无决心停止军备竞赛的试金石；并说：关于遵守问题的核查似乎不再是达成协议的障碍。”

我在前面引用的第35/145A号决议前言中的最后一段特别提请人们注意一个不时被人遗忘的事实：即作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以及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保管者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几乎在20年前就在该《条约》中承诺努力谋求达到“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而在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又明确重申了这项承诺。

简单地说，这些就是必须立即设立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就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条约开始多边谈判的主要原因中的一些原因。

赞成设立另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处理已列入1979年和1980委员会议程的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理由同样是清楚而令人信服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在这一方面，只要回顾以下这些事实就足够了：1946年1月24日，当时组成大会的5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大会所有决议中的第一个决议，即第1(I)号决议，关于设立一个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就“从国家军备中取消原子武器”提出具体建议；32年后，同一大会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庄严宣布“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高度优先地位”，随着，它有力地声明如下：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差不多两年前，即1979年4月19日，我国代表团在委员会的第28次会议上提到可能有企图要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履行关于人们已经说过，而且再三说过的、裁军中应以核裁军为最高优先项目的义务”，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企图是“不可思议的”，并说明了理由。

去年，在4月22日举行的第80次会议以及6月26日举行的第87次会议这两个不同的场合，我解释并详述了为什么我们以前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除了本委员会外，“难以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机构，来处理这个在如此大量的国际文件中都强调提出是与各国人民‘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的原因，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宣布本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决坛”。

在我上面提到的两次会议的后一次会议上，也就是1980年6月26日的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回顾了2月27日21国集团关于原则上支持就委员会年会议程上的项目设立工作小组的声明，接着就此问题发表了如下的明确看法：

“我们非常希望，在委员会本届会议闭幕之前，我们能在停止不受控制的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方面，实际执行这一积极的声明。我们应该时刻记住——人类的命运正取决于此。”

正如我们大家知道的，已证明没有可能在上届会议期间实现这些希望，尽管21国集团已经在它1980年7月9日的第CD/116号工作文件中正式建议立即就此问题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开始谈判，在此过程中，它应该讨论多种问题，其中首先应该包括：

“拟订和澄清《最后文件》第50段中设想的核裁军的不同阶段，包括明确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定在达成核裁军的过程中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大会完全支持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倡议，它不仅在一个决议中，而是在二个不同的决议中支持这些倡议——即由包括墨西哥在内的21国集团中的13国提出的草案基础上通过的第35/152C号决议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提交的草案文本为基础的第35/152D号决议。这两个决议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在寻求就此问题设立特设工作小组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虽然第一个决议在语气上比第二个更为强烈，因为在其第1段中说，大会“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会一开始时”设立上面提及的特设工作小组。

因此，我们希望委员会也能在这个问题上对人类明确的呼声作出反应，并希望在本届会议开始的时候设立两个新的特设工作小组。

虽然我们和21国集团都相信特设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进行具体谈判的最好的机构”，但显然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小组有什么魔力。为了取得世界人民期望于委员会的结果，需要有一种人们通常称之为“政治意志”的这个要素，特别是核大国的政治意志。有必要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中处处可见的有力主张变为真正的现实，并听从《文件》本身所载的劝告，即：当前的迫切需要是将各项条款变成实际的行动并“在裁军领域内朝向具有约束力、有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

这种行动方针变得日益重要了，因为，用大会特别会议的话来说，“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继续”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以至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我们必须或者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或者就是面临毁灭。”

因此，正如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最近访问印度时在上周的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应该一直铭记在心的是：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不论是从正在使用、保存、生产和发展中的战争工具的数量来说，还是从这种工具的尖端程度来说，军备竞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

“军备竞赛的巨大耗费正消耗着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为战争目的而浪费资源的做法引起了新的紧张，并加剧了原有的紧张，这样就使不平等和贫困与军备竞赛和战争之间的恶性循环终于完成。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所有主张和平和正义的人们必须努力减少紧张，并拒绝那些强迫我们走向冷战的压力。”

显然，没有人比核大国的首脑们更了解情况或具有作出判断的更好的基础。因此，下面的现象就更为令人遗憾了：这些人一般都不理睬关于公众认为极为重要问题的舆论，直到他们离开职务或即将离开职务为止。举例说，几乎没有任何意见比经常引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讲话中对他的同胞们的劝告更有权威的了，他要他们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企业获得不正当的影响，不管它们是蓄意取得的还是无意中取得的”，并警惕“政府政策本身有危险成为科技高级阶层的俘虏。”

我们认为，某些类似的事还有发生。美利坚合众国第39届总统卡特在不到三周前的一次告别讲话中作了下列分析。他回顾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至今已有35年了，自那时以来，核阴影一直笼罩着世界。接着他说：

“我们的心灵已经适应于这种情况，正如我们的眼睛在黑暗中经一段时间后就适应黑暗一样。

“但是一场核火灾的危险没有减小。虽然它还没有发生，但这不能给我们以任何安慰——因为这种火灾只要发生一次就够了。

“危险正越来越大。由于超级大国的武器库日益扩大和日益先进，而且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在取得这些武器，那么出于疯狂、绝望、贪婪或错误估计，这股可怕的力量脱疆而出仅仅是时间问题。”

我们认为，委员会不应该拖延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这种谈判应导致停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以及逐步实现《最后文件》第50段规定的具体目标。

我在发言中的一个地方说到我称之为“普遍不耐烦的呼声”。如果我们继续无限期地推迟完成属委员会本份的优先任务，那么这呼声就会变成“普遍愤怒的呼声”，因为处在危险中的——我将无止境地重复这一点——是全世界人民的重大利益和人类的命运。联合国大会在我今天提到的一项决议中明确了要求我们做的事，今年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的结论，我想引用以下三段作为我发言的结束：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为了声称有可能永远和核武器一起生活下去，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平衡，而不管由于军备竞赛的结果可能产生什么技术上的挑战。此外，不能出现人类的或技术的意外事故，但经常有关于错发警告和计算机失灵引起的事件，这表明意外事故是不可能避免的。迟早其中的一起意外事故会导致一场后果无法预料的事件。由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要想提供威慑平衡会带来永久稳定的全面保证是不可能的，不应该允许任何人发表这种安抚人心的声明……”

“即使威慑平衡是一个完全稳定的现象，但仍存在反对继续依赖这种平衡的强烈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争论。不能允许一些国家利用毁灭全人类的前景来促进它们的安全。这样，人类的前途也就成了极少数几个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所理解的安全的抵押品。更不能接受的是在无限期的未来建立一个存在着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世界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孕育着核武器扩散的种子。因此，从长期来说，这一系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只要这种依赖继续寄托在核威慑平衡是维护和平的方式的观念上，未来的前景将永远是黑暗的、危险的、并且象它们所基于的脆弱假想一样不可捉摸。幸运的是，这不是人类面临的唯一选择……《联合国宪章》和核武器是同时诞生的。未来的道路应完全依靠《宪章》，而消除一切核武器。”

主席：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我也要谢谢他对主席说的十分友好——的确是太友好——的话。

图尔森夫人（瑞典）：主席先生，今天我们开始举行1981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时，我们不能不回顾连续两年——裁军谈判会议开始召开以来的头两年——我们的工作没有取得真正的成果。因此，我们应诚心诚意地提醒自己，在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后两年半和第二次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一年半的当前时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分析过去所以没有能取得成果的原因，并为了使我们的努力取得真正的进展找出新的办法。

诚然，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我们工作的四个方面设立了工作小组，瑞典参加了，并将在今年继续积极参加这些工作小组的工作。为了实现这些工作的真正目的，必须以现实态度来评估对谈判的要求能取得什么成果。特别是要对联合国大会交给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我们的两个高度优先的领域, 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给予重视。

现在, 我并不打算做出这样的评估。以后会有更合适的时机。在我现在这个发言的开始部分我要说的是在第二次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这一段时间里, 前面所说的两个高度优先的领域必须是、并继续是、我们的注意和努力的中心。它们也是我今天发言的主要部分的主题。

主席先生,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对您就任这一届十分重要的会议的最初阶段的主席表示祝贺。在过去两年里您在委员会中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表现出的才能说明, 您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具有丰富的经验。我相信, 您熟练地执行主席职务将有助于我们的会谈取得成果。

主席先生, 在我谈到我的主题之前, 我再略用一些时间继续谈一谈我对我们的工作的一些总的看法。

1981年届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议程看起来似很充实。它甚至有议题过多的危险。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为本届会议和今后的会议制定严格的优先次序, 拟具一个可行的、也许是跨几年的工作计划, 否则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内面临过多的问题, 过多的工作小组, 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对我们要取得迫切所需要的成果是不利的。当然, 我们知道各国代表团对各个裁军议题的关切心情, 但我们仍然觉得, 并相当强烈地感到, 委员会必须集中精力就一些严格挑选的议题进行谈判, 即联合国大会认为最优先的并交付我们谈判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综合裁军方案。裁军谈判委员会受命要在第二次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完成这些工作。我们担心, 如完不成这些工作, 委员会的声誉将受到影响, 委员会及其成员将受到强烈批评, 在1982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这种严厉批评就不会少。主席先生, 我强调“谈判”这个字眼, 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 还因为两个超级大国是与大家共同做出这个决定的: 成立裁军谈判委员会以进行谈判。在我的发言的最后部分, 我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核领域中事态的发展使得已向世界许诺下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缔结更加迫切需要了。我们大家对这个理由都很熟悉, 我们已多次重复谈论下述论据, 以至几乎感到厌烦了, 这就是: 为了防止取得核爆炸能力或防止进一步提高现有核爆炸能力, 或至少使取得或提高这种能力增加困难, 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有必要的。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尽管如此, 但超级大国却对它们自己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所承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几乎是情溢于外地进行挑战。今后再要这样就不行了。

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困难, 且用一个温和的字眼, —— 虽然不扩散条约按正规说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范围以内, 但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 —— 表明我愿称之为缺乏远见和危险的无能 —— 或许是缺乏意志 —— , 不能千方百计地对付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不扩散制度已因各国和各国家集团内部和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政策而陷入不能前进的境地。尽管在条文和执行中带有种种缺点的不扩散条约仍有希望继续受到大约 115 个签字国的坚决支持, 但是看来很明显, 从条约外部, 也许也包括从条约内部来的, 对不扩散制度的真正挑战日益加剧。显然, 如果对这些威胁不以更大得多的力量和更大得多的坚持性加以制止的话, 这个条约的意义就有削弱的危险。该条约的寿命, 如不予延长的话, 是 25 年, 从这个长度看, 它早已到达成熟的年令了。因此, 现在就开始考虑其前途大概不算太早。对和平利用核能和削减与废除核武器, 我们应在现有基础上推进, 以取得新的意见一致, 而不必试图制定新的条约。

核能在技术上、环境问题上、安全和经济上所遇到的相当大的问题有可能使环绕着各国之间核合作的争议的炽烈程度减弱一些。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为此目的作进一步的实际努力, 并筹备于 1983 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核能会议。这类多边工作加上某些双边协议, 通过在寻求不扩散的努力与对合作承担的义务二者之间建立现实的平衡, 也许能够在这个问题的和平合作方面, 至少对大多数国家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的作用。

可是, 似乎在某些具体情况中, 核武器的诱惑力超过了一切对和平核合作的兴趣, 对发展和平的核能工业的兴趣与取得核爆炸能力的兴趣相比, 前者似乎成为次要了。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尽一切努力劝阻这些国家不要选择取得核武器这条死胡同。

必须指出, 核武器的神秘性、核武器反正能够增进任何国家的安全这一观念是虚妄不实的。我曾将这种观念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最大谬误”。它不仅远远不能增进任何人的安全, 而且能减少大家的安全。

这里当然应要求核大国承认他们有树立榜样的特殊责任。遗憾的是, 核大国承

(图尔森夫人, 瑞典)

认这种责任的迹象还很渺茫。超级大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似可较确切地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习作。

我且举两个例子：

最近，戏剧性地暴露了某超级大国的核武器警报和防护系统。

根据1980年10月的一项美国国会报告，在18个月中，发生了147次错误警报。这些错误警报的严重程度已达到要求对它们是否表示一次潜在的核武器攻击作出估价。

另外四次警报，包括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两次，被认为更加严重，结果下令提高B-52轰炸机机组和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戒备级别。

此外，还有3703次小的警报，主要是大气干扰造成的，或者简单地说就是雷雨和闪电造成的。主席先生，我相信这种“大气干扰”将继续在监视系统周围发生。人类的存亡难道竟要决定于这种自然现象和技术的或人所造成的失误之上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怎样才能正视这种责任呢。

从另一个美国报纸引用的最近的消息中我们得知，与美国核武器有关事故，所谓“断箭”，至少发生过27次之多。据报道，在其中的一次事故中，六个控制装置只剩下一个没有损坏。就靠这一个装置防止了在美国领土上发生一场24百万吨级核武器的爆炸，它为1945年在广岛投下的炸弹威力的1,800倍。据说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发生过10次这方面事故。

此外，由于美国在1950年代进行的核武器试验时遭到辐射的结果，最近白血病增多了，这使人感到惶惶不安起来。

有的情况可能说得有些过头或带倾向性，并且象历来一样在另外一边类似这样齐的消息是没有的。但是若说在那里类似这样的错误警报、事故和受到辐照没有发生，在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里这类事情也没有在较小规模上发生，那是难于置信的。

在和平时期就已给本国和别国人民造成这么大危险的武器，根据上述理由就应明确宣布是不能接受的，更不用说在战争时期使用起来会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无法设想的后果了，人们对核能所造成的环境和种种其他危险十分关切。最近一些情况的暴露也许能有助于使人人都认识到，核武器在和平时期的危险之严重性也是难于设想的。

很可能人们会对我们说，这种耸人听闻的谈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管理和监督

(图尔森夫人，瑞典)

程序将得到改善，等等，等等。但基本的事实仍然是，我们正在谈论一种在几分钟内就可达到地球各个角落的武器，只要不多几颗就能在几秒钟内毁灭人类的武器。这种武器是无法安全地加以管理和控制的，它们只能废除。

但是，超级大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较小的核国家非但没有选择一条负责和理智的共同道路，似乎反而却有意走上互相和全面消灭的道路。

由于种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去年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陷入了困境。今天就估计它的前途是几乎不可能的。最近有人发出强烈呼声，要求把持续了八年的谈判搁置起来，再一次企图达到难以捉摸的、不可能实现的核优势，而不去实现可能的军力均势或平衡。新的武器系统，其构造之复杂和费用之高昂都超乎想像而军事效用却并无把握的武器系统，已经大有进展并准备付诸实施。如果允许这新一轮军备竞争开始的话，以地面或空间为基地的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新的反弹道导弹的时代就不远了。几乎没有专家不看到此种政策给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如果说核时代已经有什么不变的特点，那就是行动助长着反行动，直至无穷，或者直至那么一天，武器终于拿出来使用。

因此，我们今天要求超级大国停止新一轮无益的军备竞赛，寻求最后缔结经过艰苦谈判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并进而谈判进一步降低核武器水平的问题。

与欧洲的野战核武器有关的这一方面的预备性会谈已于去年10月开始。不管在这问题上有着多大的不可或失的机会，但仍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严重的疑虑。自从北约决定继续进行军备的质量竞赛，发展572枚潘兴II型和巡航导弹以来，至今已有一年多了；有人委婉地把它称为“现代化”。布署这些导弹的日期正在迫近，虽然明显地推迟了一段时间。在北约决定之前，苏联发展SS-20导弹的计划也早大有推进，这是同一趋势的表示。按照现在的谈判步子来说，会谈完全有可能只成为失败的遮羞布而已，充其量，只能达成这样一项协定，它无非将批准已有的军事部署——而这将使欧洲成为一个更为危险的居住地。

不言而喻，限制或裁减协定必须伴以超级大国在外交总政策方面的互相克制，并需严格遵守国际交往的一切准则。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严重违反这些准则和继续依赖强权政治的做法已侵蚀了军备限制和裁减赖以建立的信任基础。

(图尔森夫人，瑞典)

如果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同意试图在本委员会里就核问题进行严肃谈判的话，有些事理所当然的是能办到的，而且早该办到的。正如一再强调的那样，没有比所有国家都参加的全面禁试条约更有利于制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虽然这条约不是什么万应良膏，但它有着相当大的内在的和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知道谈判三方在全面禁试的问题上进展如何。不过我们知道他们去年夏天的谈判进展情况，而这情况远远不是使人放心的情况。假设关于余下来的核查问题能够解决的话——这是一个很靠不住的假设，因为它们看来已经变得高度地政治化了——我们听说，三方的谈判不是旨在达成一项无限期的条约，（这是三国在1963年于莫斯科所保证的，也是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的前言第十段所重复的）而是旨在达成一项为期只有三年的协定。

去年秋天，我在大会的第一委员会上陈述过我对这种有限期条约的疑虑。这条约多半主要限于原来的三个当事国，因此不会促进世界各国的参加，而要成为防止横向扩散的有效手段，各国的参加正是迫切需要的。这很可能妨碍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多边谈判，而“在任何时候”都要进行多边谈判乃是1963年保证的并在1968年确认的，这最终也将对我们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实现和保持一项国际核查制度所作的共同努力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一切对有关的三国来说可能是无所谓的，但对其他的无核武器国家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实际上，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禁试条约并不是1963年承诺的意义上的条约，而等于是暂停核试验。主席先生，当我们达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它。假如大家同意接受一项三年暂停核试验方案，三国之间余下的核查问题就不再是刻不容缓的了，可以在暂停期内加以解决。当然，我们已经听厌了这样说法，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也就是一项暂停试验方案目前不能只通过国家一级所有的方法进行充分的核查。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令人满意地表明，测定地下核试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害怕丢面子和失信誉无疑是一种足够的威慑力量。当然我们还意识到，对现有的裁军协定或细菌和化学武器的议定书有可能被违反的怀疑，增强了需要对包括全面禁试条约在内的任何协定采取足够的核查措施的理由。然而我们坚信，现存的核查核试验的方法足以监督三年的暂停试验。

(图尔森夫人，瑞典)

除了三方继续谈判外，还应充分利用这段时期在本机构内加强多边谈判，特别应该包括国际核查制度的一切方面。此种并行不悖的谈判目标当然仍须是尽早缔结一项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要禁止一切核试验的条约。

去年的会议以及在很大的程度上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都被可悲的程序性争论破坏了，在第35届联合国大会上这种局面又重演了，问题在于是否要建立一个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小组。今天请允许我只说，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工作小组现在应不再拖延地建立起来，不要让核大国阻扰。他们的反对意见——就现在所提出的讲——都不能令人信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这方面他们的信誉是很低的。我们就是要在委员会中避免重演去年在这个和其他程序性问题上的可鄙活动。所以，我正式提议，在1981年会议的初期建立一个多边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小组。正如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载明的，超级大国对核军备应有克制这种克制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不扩散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认为，不扩散是合乎人们愿望的，它本身是合理的，这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我刚才所说，核武器并不给任何人增加任何安全。

同样正确的是，军备竞赛只是部分地由核试验的发展刺激的，主要地是由于各种技术发展的作用所致。

但是，强调全面禁试条约的巨大重要性和充分实施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以促进不扩散以及全面的军事和军备限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是正确的。如果核大国为此采取负责的行动，则将大大促进这些方面。当然，军备竞赛本身必须停止。世界和超级大国自己在今后岁月中将面临的问题——如环境、自然资源、食品和人口——都不可能通过继续增加所有各种军事力量而浪费大量资金和人才的方法加以解决。要改变这种极其愚蠢的路线，对超级大国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而我们这些小国只能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手段推动他们。

主席先生，仅次于全面禁止核试条约、而且也列入裁军谈判委员会其他重要优先工作项目内的是实现禁止化学武器，但看来正在发生与此相反的不幸发展。近来，有人说了一些话，也已作出了一些初步的决定，这看来会使过去十多年艰巨谈判取得的一切进展陷于险境，并会掀起一阵扩充化学武器的新浪潮。这一发展趋势包括如下的报道：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以及世界各地的某些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化学武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器。还包括了制造新一代化学武器的初步决定以及有关此种武器储存的建议。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表明更加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化学武器的使用, 并会严重破坏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无疑,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集中一切我们能动员的意志和力量来对付这种发展趋势。

这现在就应着手。我们有工具在手。所以让我们再次开始工作吧。

1980年7月10日我上次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发言时, 曾借机表示欢迎这样的事实, 即, 裁军谈判委员会终于有可能开始准备谈判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了。瑞典代表团认为, 为此目的而成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迄今一直是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正如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所表明的, 工作小组的讨论再一次确认, 普遍认为急需进行协商并制定一项全面的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工作小组的成绩证明,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对一个很重要的, 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很复杂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谈判是可能的。尽管所规定的任务有些含糊, 但由于参加工作的各代表团采取了认真的态度, 工作小组乃得以明确了具有共同看法的领域以及尚有待协调的领域。工作小组的成就清楚地表明了, 这样的特设工作小组对我们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是最适当的组织形式。

第35届大会一致通过的第35/144B号决议, 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开始时, 对多边化学武器公约继续进行谈判。我国代表团认为, 为了继续和推进已开始的工作, 现在在我们会议一开始, 就应当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因为我们都同意急需制订一项真正的多边化学武器公约,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能够就适当的任务问题达成协议而不会有过度的拖拉。在这方面我不想把我们的立场说死, 但在我们看来,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只要声明工作小组应对多边化学武器公约继续进行谈判就够了。我所提到的那项大会决议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措词。

工作小组的第一项任务是安排它自己的工作。我们对一些代表团已经提出的各种观点不抱任何成见, 我们打算在适当时机谈我们在这方面的详细看法。然而就目前而言, 我愿意说这样一点, 我们在组织今后的力量时应避免重复讨论那些已经达成协议的问题。1980年特设工作小组对1981年的进一步工作已创造了条件。在就其报告进行全面审议时, 工作小组可以从去年停下的地方开始起步。

(图尔森夫人, 瑞典)

1980年工作小组同意在三个总题目下安排工作, 即“范围”, “核查”和“其它事项”。瑞典代表团已在这几方面阐明了它的观点。我愿意在此时简单地提一下范围的问题。委员会好象有一种共同意见, 也就是, 为了获得有效禁止, 范围将不得不是全面的。去年在讨论过程中, 瑞典代表团对全面禁止的理解作了说明, 我们提出了有关“化学武器能力”的概念问题。第CD/97号文件已对此概念有所略述, 这个概念在委员会里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 我们受到了鼓舞, 愿继续探讨此问题。这个措词尽管在去年的讨论中未被所有代表团全体接受, 但我们确信我们的做法与迄今所进行的讨论的总方针是一致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列举了在化学武器公约下应禁止的一些活动和具体项目。为了制订一项真正的全面性的公约,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它应当包括范围很广的各种活动, 即化学战争所需要的活动, 其中包括计划, 组织和训练, 只要它们是旨在使用化学武器的。一个不禁止这类活动的公约, 不可能禁止各国组织和计划建立军事化学战部队并训练他们使用化学武器。具体获得化学武器, 包括化学战剂, 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这类物剂事实上甚至可能从民用毒性化工产品中取得。

瑞典代表团为了进一步阐明其思想, 不久将就此问题提出另一个工作文件。我今天的发言不妨当作这个工作文件的引言。

主席先生, 委员会不应允许任何人故意拖拉, 在这个领域的紧急工作中停步下来或设立障碍。我要求1980年经过适当委任而成立的特设工作小组所开始的工作, 本届会议应及早继续下去。

在就我们目前的困境发表进一步意见之际, 我想把我发言的结尾部分和我在开始所说的话联系起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开幕时, 时代的特点就是存在着各种不安情况和各种警告。

参照我们不得不在其下工作的背景以及我们不得不力求改变的背景时, 要看清楚前景, 要洞悉目前的现实, 本来已有困难, 而最近发生的事态却使这种困难又更进了一层。

当前, 军事技术的新跃进带来了核武器领域的新发展。至少在这个关键的决定

(图尔森夫人，瑞典)

性的十年初期预兆是极其不详的。我们必须自问，这情况是不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情况就该如此，这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让我们铭记，世界上45岁以下的人，对广岛及其实况的记忆是没有的，或者只有很模糊的记忆。这是不是为什么最近联合国对核武器的研究报告从公众的甚至官方的讨论中消逝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应当让公众的眼睛密切地注意研究报告的结论，尽管事实是，或者更正确地说，特别因为，核武器国家抵制编写这个报告的专家小组，不参加其工作，并不向它提供所索的公开资料。

幸运的是，专家小组终于能克服核武器国家制造的困难，并在大量的真实情报的基础上做出了结论。

从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我们可以知道，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库，比为有效实现他们所声称的威胁目标所需的数量大好几倍。核武器技术的多样化使所谓的恐怖平衡乃和平的有效手段一说变得越来越难自圆其说了。核武器发展失去控制的风险越来越大了。更使人担心的是，新的运载体系可以使核武器能和其他武器一样“予以使用”，这就会使人产生如下的不详思想，即核战争可以打，也可以取胜。相反的是，研究报告却证明，不可能有谁在核战争中获胜，它的直接及间接影响将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带来灾难，核战争可以控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用政治的语言来讲，这意味着超级大国为了他们所认为的自己的安全需要傲慢地把世界各国人民作为人质。但研究报告证明，这种建立在不稳定的核武器的均衡基础上的体系对国际安全而言，决不能成为一种可靠的长期解决办法。

更有进者，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个令人沮丧的环境中，至少有一件令人鼓舞的事，那就是许多国家内许多虔诚的医务工作者，决心要使世界公众注意从医学角度的核战争影响，换句话说，即，随之而来的难以置信的可怖的人类痛苦。应该让世界各地每一个公民都了解这种不可或少的常识，使他们喊出那不可战胜的抗议呼声！不许再来广岛事件！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仍有聪明的人，他们从他们的办公桌和计算机那儿传播福音说，可以打有限的核战争并从中取胜。他们这种盲目无知和不人道的理论真丢脸啊！

主席先生，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不管常识和一般的预见能给那些认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人提供些什么教导，我们在可预见到的将来是看不到同武器告别的。对

(图尔森夫人, 瑞典)

这十年初期的估计是军备竞赛将继续, 军事费用将继续增加, 将超过每年5,000亿美元这个讨厌的数字, 军事技术也将有更大的跃进。

正如一个超级大国新的国防部长, 不到二个星期前讲的: “我非常注意到我们国家需要大量增加军事力量。”

这就使我不得不作出一个不幸的但却是现实的估价: 在1980年代初期, 而且尽管1982年将开联合国日内瓦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 仍然只有很少的乐观理由, 可期望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停止军备竞赛缔结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公约及开始裁军进程。

我们应该铭记, 严酷的时间因素对我们是不利的, 谈判和协议拖得越长, 困难会越来越多。

我们经常讲需要, 甚至是必需, 使愈来愈广泛的公众舆论参加为了和平和生存的斗争。但我们并不提供方便让有关的公民和我们搞好关系。扩军还是裁军的辩论涉及到事实和数字, 它们远远超过了容易被掌握的程度。若说目前世界范围储存的核武器相当于1,300,000个广岛原子弹, 谁能理解这个比例的实际意义? 让我们进一步对下列问题获得共同的想法: 语言对人的思想和决策的过程都有巨大的力量, 但它已被常用婉转词汇腐化了, 这类词汇已进入了军事词汇, 如所谓的额外死亡(bonus-kills)和“百万级死亡”。这个起到了迷住人们眼睛的作用。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大炮和机枪, 但也许有人会问, 什么是小的核武器或多弹头导弹的一般可认识的作用? 什么是诚实约翰或胖孩子一般可认识的作用?

这种发展的一部分是裁军办法本身所造成的, 也就是在没有全面和彻底的裁军的局面下所实际采取的那些办法: 一步一步走的办法。正如我们都知道, 裁军谈判必然要讨论高度技术性的事项和问题, 而这就幸地遮掩了整个过程的真正目标。但我们必须铭记, 裁军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不能只让专家和政府来管。我们必须以通情达理的语言与人民交往, 以便得到他们必不可少的支持和要求取得成功的呼声。

要决定性地增强公众对“目前危险”的认识的先决条件, 当然是应很快在思想、态度、价值、决策和行动上发生根本的变化。目前, 在国际辩论中时常提到需要让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各国和各政府的政治愿望表现一番, 以便在这个长达一、二十年的, 泛味的裁军谈判获得成果。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到现在为止, 已有些老化了。有鉴于此, 需要作另一种根本的改变。现在需要的是各国人民的政治愿望有一个清楚的表达, 并具体地化为所需要的行动, 以便使各国动员它们的政治意志, 明确地走向真正和真诚的裁军。

虽然我有时觉得, 我们所用的字眼正在丧失其真正的意思, 但这不是单纯的用词问题。如果我们在中时间或长时间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被自己行动的结果所致死, 那么, 这些老字眼必须恢复它们真正的并非常具体的涵意。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已过去二年半多的时间, 自那时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时以来《最后文件行动纲领》的哪一项完成了呢? 现在距第二届特别会议还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裁军谈判委员会到时候将报告什么呢? 交给我们处理的多边谈判中的最优先事项上的真正进展吗? 还是只有这样一个事实: 超越我们集体控制的力量没有让我们进行如此这般的多边谈判?

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世界末日的时钟又一次接近了十二点,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能力制止那些必须制止的东西?

主席先生, 在这个发言开始时我已自问过, 如果我们不改进工作的话,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会怎样严厉地批评我们。特别会议可能会记得奥利弗·克伦威尔 1653 年在残阙议会中的著名呼声: “让位于更能干的人!” 但我希望不会这样, 我希望, 面对有时看来是困难重重的现实时, 我们不应放弃, 也不应屈服于在我们道路上继续设置障碍的力量。我相信我们都同意进行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以便发现新的办法, 新的途径。

全世界军费开支的百分之四, 也就是目前用于军事方面的不到十四天的开支, 就足以消除大规模贫困的恶果, 这些话应当开导我们, 并给全世界的儿童带来较为光明的前途。

主席: 感谢图尔森夫人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我注意到,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听这次全体会议发言人名单上还有的两位发言人

(主席)

发言了。因此，我建议现在暂停会议，下午3时30分复会。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休会，3时45分复会。

斯佩朗扎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届会议开始时，出席会议的大部份代表团可以看到国际形势严重恶化，对缓和过程造成恶劣影响，以致更难以顺利进行限制军备和裁军的谈判。

一年后的今天，很难找到可以使人感到较为乐观的迹象；对阿富汗的侵占仍然存在，除了这个危机外，世界各地还有其他的冲突和其他的紧张局势，对加速军备竞赛提供了丰富的理由。尽管裁军谈判委员会恢复工作的政治气候本身并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但却使这些工作显得益发必要和迫切。我提及的事件动摇了国家之间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构成谈判成功的基础。各国必须以果敢的行动表示愿意遵守国际承诺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和平共存，来恢复这种信心。

这正是马德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在欧洲本身范围内执行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我想回顾一下意大利参与的倡议、即力求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过程平稳进展的情况下，确定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的任务。这个会议在初期必须考虑商定建立信心的措施；从大西洋到乌拉尔，这些措施适用于整个欧洲大陆。这些措施除了必须具有军事意义和具有强制性外，还必须同时规定可以保证对承担的义务进行充分的检查。这样，就可以为今后的军备管制措施和裁军措施开辟道路。

为了同一目的，意大利力求在维也纳会议上取得具体的成果，设法互相均衡裁减中欧军队以及采取有关措施，以期巩固整个欧洲的信心。安全和稳定。

在更普遍的范围，意大利希望两个核大国以管制和限制战略武器为基础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能够继续下去。意大利满意地注意到美国和苏联去年秋天在日内瓦开始进行初步的会谈，以期将远程战场核部队尽量裁减至最低水平；意大利再次声明愿意为这些会谈的进行和成功作出贡献。

联合国大会的审议启发了我们的工作；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就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了第35/47号决议；该特别会议定于1982年召开。因此，

(斯佩朗扎先生 意大利)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在这个期限的范围内进行。由于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很复杂，对为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功创造有利的条件而言，18个月是够紧的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各国必须设法严格遵守的一个先决条件是：避免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免致和平与安全受到新的打击。

该届特别会议的结果将取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否有效地、迅速地使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取得进展。作为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实际上是第一届特别会议设立的一个关键机构。会议授权该委员会负起执行《最后文件》第三节内的行动纲领的主要职责。

如果在1982年时认为该委员会进行的四年讨论和工作成果令人不满意，该委员会以及1978年为促进世界裁军而设立的制度的声望可能受到损害。

第一届特别会议提供的动力减慢以及因此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失望和不安感觉，可能使军备竞赛死灰复燃并扩大冲突的危险。

考虑到这样一个前景，并考虑到时间所带来的限制，我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准备正视在程序方面以及实质方面所产生的问题。鼓舞我们工作的标准应为持续不断和循序渐进，特别是要以过去取得的成绩为基础。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必须能够对已经达到具体谈判阶段的议程项目重新进行积极的讨论。我主要是指上一届会议设立四个特设工作组处理的问题；总的来说，对这些问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现在我本人希望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表示一些意见。

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方面，去年完成的重要工作（大会还满意地注意到这些工作）必须作为本届会议重新拟订谈判办法的起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确定了观点显然一致的问题和仍有待克服的、观点差不多严重分歧的问题。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似可充分发挥本身的作用、即商订一项多边公约。去年的经验证明，美国和苏联进行的双边会谈（我们希望会谈尽快取得成果）和同时进行的多边谈判不但不是互不相容的，反而可能是互相有利的。

在单边一级以及双边一级对核查这个关键要点取得的进展有希望使积极的成果不再成为不能达到的目标。意大利深信，一项有效的核查制度可以以一套合理的、为各国接受的措施为基础；关于在某些情况下对包括“就地视察”达成的协议，是这方面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

(斯佩朗扎先生 意大利)

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进行核查是整个核查问题的一个要素。由于认识到今后必须首先在加强互信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国际程序，意大利坚决支持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35/144 C号决议。该决议请秘书长负责对世界某些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进行一项调查，该决议具有双重目标：一是加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补充某些不足之处，二是有助于改善受到某些国际事件严重损害的国家之间的信任气氛。

意大利一向认为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可能是一项有利的措施。自本届会议开始起，重新进行去年开始的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可以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以期将方案及大会决议指出的要求提交第二届特别会议审查；这种想法似乎是实际的。意大利代表团愿意以积极和坦率的精神参加这些工作；意大利对各个具体要点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逐步提出的工作文件中已经阐明了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来自某些一般原则；我们认为综合方案必须适当地加以体现：首先要尊重各国享有安全的基本权利；按照《最后文件》的规定，这就是说“在每一阶段，目标必须是，将军备和军事力量裁减至最低水平而同时确保安全不会受损。”安全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地理战略地位及其他因素。设法考虑到对安全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以及对问题采取一种均衡的办法，即尊重核裁军措施与常规武器裁军措施之间、全球裁军措施与区域裁军措施之间、商定的限制程度与核查范围之间均衡的办法。

对很多国家，包括我国来说，均衡是基本的标准，称为“综合”裁军方案的主要吸引人之处正好在于能够采取一种均衡的办法。世界每一区域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对意大利来说，在欧洲区域本身的情况下，目前只有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在集体自卫联盟的范围内才能实现安全。

正是由于这些地理政治现实产生的情况使意大利尽其所能促进军备管制措施和裁军措施。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其他区域经历不同，因此所持的看法也不同。问题在于设法了解这些分歧并尽力使其调和。由于这个现实，意大利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特别坚持在核裁军措施与常规武器裁军措施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由于核武器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对核裁军给以优先地位是正确的，但大家不要因此而忘记1945以后，数百万人成为常规武器的受害者，全世界五分之四

(斯佩朗扎先生 意大利)

的军事开支用于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如果考虑到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数字则显得更为重要。

我认为为了达到普遍的均衡和工作效率起见，裁军谈判委员会亦宜于审查与常规武器裁军有关的具体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指出意大利去年就其认为极为优先的问题向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CD/56)，即国际武器转让的管制和限制。

从这点来看，如果能够提出一套完整的裁军措施，在适当的管制下于裁军过程的连续阶段加以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可以成为一个有助于协调各种具体措施的有用典范。事实上，一套均衡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避免产生单方面优势的 danger，并保证每一阶段均符合同样的均衡和稳定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规定期限或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实在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每一阶段维持整体的均衡；这种均衡有助于激发有关各方必需的政治诚意。

我国代表团深信可以马上恢复对放射性武器和加强非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有用的谈判；对这些问题取得的进展会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总结的积极部份。此外，我国代表团愿意商讨最适当的办法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充分地审议彻底禁止核试验问题。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一是1980年7月31日三个大国向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详细报告(CD/130)，二是于同年8月举行了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第二次审查会议。

三国的报告标志着对全面禁试达成协议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阶段。由此可以产生一项普遍执行的条约大纲，一种真正国际性的核查制度在其中一定可以找到名有的地位。我们对这种看法表示高兴，并因此认为已经有条件容许在这个范围内展开具体谈判。如果将全面禁试作为一种真正多边的法律手段加以发展，则可以保持其防止纵向和横向扩散的所有价值。动员整个国际社会参加全面禁试的最有效方法是使所有国家参加构想的检查制度；只有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范围内，才能进行这个“多边化”过程。

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的工作规定了现有的不扩散制度的范围，制度有逐步受到损害的危险；因此，对核贸易问题谋求新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的同时，宜于拟订可以加强和促进该制度的新措施。为了达到该目的，拟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可能是一项有效、可以迅速实现的措施。在这方面的经验又显示（我是指地震专

(斯佩朗扎先生 意大利)

家小组迄今完成的杰出工作)，对该问题进行的多边工作成果也可以对三边谈判作出有用的贡献。

裁军谈判委员会仍然是推动国际裁军过程的谈判机构，这是由于交托给它的职权和体制任务所致。去年该委员会在组织活动方面以及谈判的实质问题方面能够取得了有限但重要的进展。这些成果主要归功于参与的各国代表团不但不因形势恶化而感到退缩，反而还勇于进行谈判。

意大利希望这种决心会同样鼓舞刚开始的工作；意大利再次声明完全愿意采取积极的行动，在限制军备和裁军等对人类极为重要的领域协助达成必要的协议。世界舆论正好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表示关注，大家一定能够从我们委员会及进行类似任务的其他国际机构的工作中找到希望的泉源。

主席：感谢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斯佩朗扎先生阁下的发言。我也要谢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看到您担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不只是因为我国两国间有着密切和广泛的关系，也因为通过我们的交往，我们钦佩您的外交才能，对您有能力把委员会的工作指引上建设性的道路抱有信心。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在您履行艰巨的职务时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也趁此机会向尊敬的埃塞俄比亚大使，塔德塞·特雷费阁下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他在去年闭幕会上那么能干地处理了委员会的工作。他担负了艰巨任务，要把各成员国代表团之间有时产生的分歧和相对立的意见协调一致起来，最后反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的报告中。

我代表印度代表团欢迎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四位新同事，那就是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的大使。我们相信，他们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进一步推动我们大家献身的共同事业。

在审查委员会上届会议期间的工作中，我国代表团得出了一些有关的结论。我们愿与委员会分享这些结论，希望在我们履行本届会议的职务时，这些结论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利用我们有限的时间。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对程序性问题花了过长的时间。我们坚决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相信委员会拥有足够灵活的议事规则，能使它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责，进行实质性谈判，而不至于沾染上大多数国际谈判机构专心忙于程序问题的通病。去年设立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但是我国代表团本希望这些小组能在1980年会议一开始就进行实质性的工作，而不浪费过多时间来为职权细节作比较重形式的决议。这个经验使我们极力主张在1980年会议后半期起了那么有效作用的、委员会在其报告中一致认为应在1981年继续工作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应毫不拖延地立即设立起来，应要求它们按现有的职权开始开会，同时，我们如认为必要，可就任何一个特定工作小组的新的职权进行谈判。我国代表团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立即开始参与它们的工作。

关于我们委员会本届会议的议程，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去年委员会议程上的七个项目事实上都没有讨论得很彻底，也未得出结论。因此，如本届会议期间基本上继续沿用同样的议程是十分恰当的。

至于工作计划，我国代表团一直抱虚心态度。这些事情可以由我们尊敬的主席和各方相互协商，取得能符合所有代表团的最大利益的解决办法。主席和秘书处对本委员会各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问题都相当清楚。我相信他们会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为本委员会制订出一个成功的、灵活的工作计划。

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就达成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紧急措施进行谈判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我们过去说过，我们还要重申，我们认为，与人类的生存直接有关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强烈的、紧迫的注意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也是令人费解的。本委员会没有多少人会不同意说工作小组是就我们议程上的不同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最合适的机构。核裁军是我们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核裁军也是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因为，在任何地方使用核武器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有人反对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这一影响世界上所有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谈判。21国集团在上一期会议中已提出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提案。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35/152C号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一呼吁。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委员会能就该提案迅速达成一致，并希望该工作小组能在1981年春季会议一开始就进入审议工作。如果在这里的各国代表团去参加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时，不能就第一届特别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会议《最后文件》明确宣布为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提出报告，说明一些具体进展，这对本委员会将是件丢脸的事。

21国集团在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也曾强烈要求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不幸地，由于一些核武器国家及其同盟国持反对态度，这样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未能在1980年设立起来。我要向这些代表团呼吁，请他们思考一下违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的后果，这些国家和人民十分公正地认为继续核武器试验是对国际社会的利益的极为玩世不恭的漠视，并有害于整个人类。印度是全面禁试条约的最先提议人之一，我们希望所有核武器国家表明必要的政治意志，愿就该提案达成协商一致。这些国家曾宣称为达到核裁军目的承担义务，这样做也有助于人们对他们这一宣告建立信任。

我的代表团不想在现阶段就我们议程的每一个项目冗长地发言。然而，利用他们在全体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着重指出他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处理的最迫切的问题，已是各国代表团的传统做法。我们坚决支持设立一个新的进行核裁军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这就清楚表明，印度代表团继续认为达成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是最重要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天开始讨论，而人权委员会会议前几天已经在日内瓦召开，这是有意义的。也许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达成裁军和提高人权之间有着完全的联系。最基本的人权毕竟是人的生存之权。而正是这一权利，由于制造死亡的工具不断积聚和改进，受到了威胁。有谁能否认，到目前为止人们创造的造成死亡的最可怕的工具就是热核武器呢？

当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出现时，人们认为这构成了战争史中完全新的一面。这些武器破坏力之强使它们不能和过去所知道的破坏力最大的一些常规武器属于同一类。有史以来，瞬息间消灭整个一个或一些国家，第一次成了可能的事情。也是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无法有效防御的武器。

因此，在一个互相敌对的国家都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上，一场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只能意味着所有交战国迅速地同归于尽。而且不幸的是，即使只是几个国家选择这条疯狂的道路，其后果却不会只限于这些个别的国家，因为热核武器的效力不能只限于国家边界线之内。整个人类因而成为少数掌握这些武器者可能采取的没有理性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的行为的人质。这些武器拥有者不顾各种证据，说核战争可以打，甚至更荒谬地说还可以打赢，他们正忙于在这虚假的基础上推论出核战争的新理论。委员会各成员国都知道，属于核武器国家的许多著名的战略家本人曾一再揭露这种理论的谬误。

不管在任何时候，核武器能被看作是一个可信的战争工具吗？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的政治目标，军事战略是没有意义的。战略思想家一直认为一场绝对战争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核武器第一次使得这成为可能的了。绝对战争之所以无意义，正是因为它不会留下胜利者，也不会留下被征服者，因而达不到任何政治目的，就此而言，也达不到军事目的。尽管事实是使用核武器不会达到任何有理性的政治或军事目的，而且几乎肯定是会造成相互毁灭，为什么这种武器仍继续存在并在继续聚积和改进呢？

热核武器一发明，绝对战争就成为不合逻辑，为避开这一点，又提出所谓的核威慑观念。在核时代，威慑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理论上有能力把接受不了的破坏强加给敌人，同时它自己愿承受巨大的破坏甚至是自我毁灭。这种情况被解释为可以希望防止一场核战争的爆发。在一场真正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中，任何政治目的都成了无关的事，因而威慑在这方面归根到底是一种危险的讹诈，它最终是建筑在接受民族自杀的无理性的基础上的。

这种理论所固有的缺乏理性和不可信也是那些支持该理论的人的特点。那些核武器国家非但不接受使用核武器不合逻辑的观点，不为达成核裁军采取迫切步骤，反而选择去尝试不可能的、象要把核圆圈拉成方的一样办不到的事情。他们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两种方针经仔细审查都是同样无效的。一方面，核武器技术朝着形成一整套所谓的战术或战场核武器的方面发展，造成要填补常规武器和战略核武器之间的差距的幻觉。与这技术发展同时发生的情况是，有人要把只与使用常规武器有关的传统学说应用到这新的一代所谓战术核武器上。但象一再指出过的，核武器国家本国的战略家也承认的，只使用少量战术核武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毁灭。其效应不仅来得迅速，而且也是长期性质的。进行过核武器试验的比基尼岛和马歇尔岛的经验表明，甚至过几十年后，人们仍不可能安全地回到遭受过核武器破坏的区域去。遭受核辐射的地方，土地、植物受污染、人体遗传性变形，这些进行过核武器试验的岛屿的经历，对那些继续认为使用所谓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战术核武器所造成的损害与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损害相比多少还可以接受的人，应该是个警告。即使一次核战能被保持在一种幻想的“战术”限度内，仍不可能达到任何有理性的政治或军事目的。

无论如何，没有人相信一旦真正使用了任何一种核武器，一场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全球性核战争还能避免。一个不合理的零号不能分成几个合理的分数。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承认，核武器的性质本身决定了不能使用这些武器以达到任何可想象的、有理性的政治或军事目的的。一场核战争的性质本身决定它不会达到任何别的目的，只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

下面我们要谈一下，在核武器国家竞相积聚日益增长的和尖端的核武库的情况下，核战争是否还能避免，核时代的和平是否还能保住的问题。这就是目前核威慑和战略均势理论所包含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要指出，威慑观念本身含有允许继续并加速核军备竞赛的意思。从任何一个核竞赛的参加者来看，所谓均势或战略均势的状态在所谓威慑的不同等级中是最低的一级。毁灭敌方的力量越大，同时又能限制或避开对自己的损害，这个设想达到了的所谓“威慑”的级别就越高。因此，那些同意这些学说的人断言，核战争可以打，并可以赢得胜利，这不足为奇。仍有人在寻求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即最终防御核进攻，这也不足为奇。这些观念的支持者为积聚更大和更精的核武库而辩解，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核武器国家如果不能表明有能力进行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个级别的核战，并能赢得胜利，那么威慑也不会是一个可靠的形势。由此，所谓威慑的反常逻辑不断加码，要求武器系统不断升级，徒劳地为捉摸不定的人寻求战略优势。所谓均势或战略均势被宣扬为核时代维护和平的因素，而事实上恰恰是由于威慑观念所制造的逻辑在不断地试图推翻这所谓的均势或战略均势。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得出两个主要结论。首先，还没有制定出有关使用核武器的学说，或事实上制定不出什么采用后能达到任何可想象的政治目的，因而令人信服的学说。试图把适用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学说这一熟悉的模式硬套在使用核武器上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抽象观念。现实情况是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种类的核武器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全球核破坏。第二个结论是所谓威慑的观念本身就散播了无情的核军备竞赛的恶种。威慑就包含了要永远寻求超过敌方的军事优势。而在核时代寻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求这种军事优势是没有用的，正是对这种幻想的和不可能得到的优势的追求在继续推动着我们今天所见到核军备竞赛。

我们认为，达成核裁军所以已成一项绝对迫切的事情，就是因为核武器不复能为自称在合理的基础上执行政策的国家获取任何可想象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旨在使核武器能归于合理的战略范畴而形成的核威慑概念将导致改进核武器的技术竞赛永久进行下去。妄想取得全部毁灭敌方而自己遭这样的毁灭的能力。

主席先生，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已庄严和正式承诺要致力于实现核裁军的目标，但在过去二十年里，核武器的发展和核武器的战略学说的发展，使得这种承诺愈来愈不可信了。今天，核武器国家已经完全把它们的核武库纳入它们的作战机器，而我们日益听到这些主张，说对至少有些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话，国防是不完备的。即使一些核武器国家已经进行了谈判，但谈判的方向并不是达成核裁军，而是在想各种巧妙的办法使它们能安处更多积累核武器的现实。迄今为止，关于核武器的谈判一直主要是控制核竞赛，而不是真正实现核裁军。我们这些无核国家因此有权利要问：何时我们才能希望销毁核武器。核武器国家有责任向我们解释清楚，它们一方面正式承诺实现核裁军，一方面又追随相反的政策，要把核武器永远纳入它们的军事机器，两者之间为什么这样不一致和这样矛盾。它们也必须解释：它们一方面宣誓要实现核裁军目的，另一方面又采纳核威慑理论，它们是如何自圆其说呢？就我国代表团来说，很明显核军备竞赛是控制不了，也是制止不了的，只要威慑思想仍然在核问题上起主要作用。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话，如果核裁军可能不再是一个可以企求的可信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无核国家至少有权要求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这个事实。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否已别无他途而只有顺应这个注定了要在一个即将来临的核灾难的阴影下永远生活下去的世界。我们必须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永远随时有可能碰到核战争，其结果是把我们将毁灭，尽管我们却并不是进行这种战争的一方。或许，一旦大家都明白了，既然核武器已站稳了脚根，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又顽固地拒绝销毁这些武器，那么国际社会也许能对我们注定要在其中生活的这种世界重新提出它的各种设想。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时刻，需要对某些最根本设想加以审查和审议，而这些设想迄今为止一直是我们谈判裁军措施的整个一套结构的基础。——如果这些设想现在还不仔细加以审查的话，我们将继续冒捕风捉影的危险，根本没有希望取得确实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必须立即设立一个关于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作为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客观地进行审查，看看这些我们一直指望能实现核裁军的设想是否继续有效。这种仔细审查不仅仅符合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核武器国家的利益。因为一旦大家都确认无疑，增加核武库和采纳各种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战略学说并没有给它们带来安全，相反，使它们始终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么就可能有希望劝说这些国家改变它们的想法，从而加入世界舆论的主流。一旦大家都认识到，核战争是不能发动的，也是打不赢的，核裁军就不再仅仅是个理想，而成为超乎一切的最高需要。

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也将考虑有关禁止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在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全体大会上和工作小组会上都已说明。就化学武器来说，我们对去年工作小组所作的实质性的工作感到满意。我们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将重新开会，毫不迟延地恢复它的实质性的工作。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是很重要的，因为已经有某些不祥的苗头，如不加制止地任其发展，就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又构成另一祸根。这儿我指的是发展二元成分化学武器所构成的危险。这些危险的倾向必须鞭策我们来订立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订立。印度在独立后不久，就曾发誓绝不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致力于此项目标，并将竭尽全力对此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国代表团也继续对协商一项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持积极的态度。去年就此问题进行多边谈判时，我们已就关于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提出了某些原则性的重要论点。我们相信，今年在审议此项问题时，能找到合理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这次委员会面前重要任务之一是：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已经提出了此项方案的组成部分，但本委员会必须为制定和谈判此项方案作大量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此项方案要尽可能具体，并且方案里还要说明实现所规定的各种裁军措施的时限。没有规定好的时限，这个方案就没什么实际的政治意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义了。我们热切希望，在目前的谈判中我们能够就此问题达成广泛的协商一致。

离开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于1978年，作为第一届特别会议的谈判机构，其目的是制定紧急的裁军措施。在第二届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如果我们在议程上各项目的谈判中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话，我们就会被看成对国际社会赋予我们的职责是失职了。因此，我们希望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能在本届会议上认真避免纠缠于程序问题，也要抵制企图将此机构变成一个论战的讲坛。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就裁军措施进行谈判。我们不能利用国际环境已经恶化的说法作为拖延我们工作的借口。如果我们不能履行赋予我们的职责，国际环境将无疑会更进一步恶化。

我最后想强调一下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这种迫切感将会充分反映在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的进程中。已故的印度总理贾瓦哈尔拉尔·尼赫鲁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讲话时说：“我深信，如不全部裁军，现代世界是不能这样长久存在下去的。世界上已经取得的物质方面的巨大发展也许千真万确地已经远远超出人类思想的发展。落后的思想、用一、二百年前国家是怎么活动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角度来思考的思想，是同现时代格格不入的。从感情上讲，我们不能充分理解打核战争是可能的。在另一方面，在我看来，继续保持僵持和僵局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现代的条件下，战争必须根除，不然的话，千万年来辛勤劳动创立起来的人类文化就要毁灭殆尽。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迅速、审慎并怀一定要解决的决心来对待裁军这个问题，这样做是重要的，也迫切需要这样做。”主席先生，印度对裁军问题的态度仍然从这些话中受到启发。

主席：谢谢温卡特斯瓦朗大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按照这次全体会议发言人名单，刚才听到的发言是最后一个，还有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团要发言。

如果没有，我建议，现在我们简单议一下有关近日内我们工作安排的一些问题。

我要提请各国代表团注意在他们面前的以下文件：第一件，题为“1981年2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的CD/140号文件。另一件题为“供各国代表团参考的关于

(主席)

会议安排和文件的基本资料”的 CD/INF. 1/RW. 4号文件。

大家知道，我们的议事规则第29条规定：“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应由委员会主席在秘书协助下拟订，并提交委员会审议和通过。”

依照该条规定，我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如果委员会同意，可以在明天、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审查。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可以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各非委员会成员国提交的有关参加我们的审议工作的申请。秘书处已按我的要求，今天非正式分发了目前所收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来信。

最后，如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就各工作小组的问题初步交换意见。

在这方面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建议这次全体会议现在散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2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我理解委员会同意了我建议的明天、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非正式会议。如果对这些建议没有更多意见，我将宣布散会。

下午4时4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零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5日，星期四，
上午10:30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梁于藩先生

中 国：

俞孟嘉先生
林 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葛绮云女士

古 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施奈德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德索托先生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科尼克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扎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利克松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中心助理秘书长:

莫顿森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图尔森夫人（瑞典）：我对我在本届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要求发言，表示歉意。我确实有一些理由提出这一要求，我只简单地说说。

在昨天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上星期二在他第一次五角大楼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这些发言表明温伯格部长似赞成在欧洲部署中子弹。报导引用他的话说：“我认为，这种武器可提供机会加强战术核力量，这是我们很可能要加以利用的机会之一。”

温伯格先生的发言似乎证实了上星期二所说过的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生活在动荡不安和危机重重的时代。当我们第一次接到这类早期警告时，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是等着瞧？还是力争有所作为？

主席先生，借此机会我不得不回忆一下，1977年和1978年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很多国家掀起了强烈的群众运动强烈抗议所谓的中子弹。

我们有理由不无满意地认为，这是1978年秋卡特总统决定推迟生产这类武器的因素之一，反对这武器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可厌的武器，这说得对。那时，人们可以象我1977年11月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上发言那样地争辩，“舆论是一种政治现实。”

但是卡特总统1978年秋季的宣言使这个政治力量吃了定心丸。甚至当他后来批准能源部开始生产这武器的关键要素时，似乎也没有引起舆论的再次警惕。

自从那时以来，在这个领域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另一个核武器大国发展和试验了中子武器。我不想重复瑞典政府对这种武器的一贯的申斥，这种武器将为核战争增加一个新的方面，进一步增加其恐怖影响，并会产生降低核武器限度的内在危险。

根据瑞典政府几年前的做法，我今天想请大家对温伯格部长两天前的发言予以注意。我知道这些话并不表示要对这个可怕的问题马上做出决定。我们所得到的，正如我所说的，是早期的警告。这正是我为什么今天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注意这位国防部长的声明，并慎重考虑它对人口密集的欧洲国家的未来可产生的最后影响。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在发言中首先愿意对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头一个月的会议主席表示祝贺！我希望您丰富的经验、学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识以及委员会成员对您的尊敬，使您有可能做出有效的决议，从而我们能一开始就进行有效的工作，为在我们努力下取得确实的进展打下基础。我祝愿您在履行重要职务时取得成功。

我也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向即将离职的主席、埃塞俄比亚大使特雷费表示感谢和敬佩。他在八月份和会议休会期间担任主席，由于他的才干和灵活的领导，委员会才能够解决有关提交给第35届联合国大会的报告的所有问题。这为我们在现在的1981年会议期间作进一步的努力取得进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我对罗马尼亚、巴基斯坦、扎伊尔和埃及新任命的代表团团长表示欢迎。我确信，我们和他们前任的真诚和有益的合作将和他们继续下去。

今年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在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下开始它的工作的，尽管各种爱好和平力量竭尽全力，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比过去更加大了。

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执行的加紧军备竞赛的政策，通常称为“增补军备”的政策，正在开始破坏1970年代花了很大劲才取得的政治缓和的成果。世界上各个地区武装冲突继续不断。尽管国际社会坚决呼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至今还未生效。同时，有一个核大国正在宣传一种目的在于说明，根据过去说法，核战争是不妨一打的，而且也能打赢的理论。在这方面，尊敬的墨西哥、瑞典和印度各国代表在我们二月三日的会议上对此表示关切，我国代表团也完全同样表示关切。当我们在这里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里正在积极力求在制止军备竞赛方面取得进展时，当我们正在寻求各种新的具体的方式和解决办法时，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种威胁——在其他地方却在生产一种新式的野蛮武器。

但是，没有适当的替代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办法。我们必须也在1980年代尽一切努力使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缓和过程继续下去。在这方面，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特别指出下列几点：“为了使和平更得到保证，当今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是制止军备竞赛，政治缓和要以裁军为辅。今天此项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为了恢复健康的国际气氛，必须就在现在1980年代在这方面保证有所转变。丧失时机只能使那些执行对抗和继续甚至加剧紧张局势从而在国际上冒把人类投入核大战危险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高兴。”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一个进行裁军谈判的多边机构，其职责，鉴于复杂的和严重的国际局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而易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为了至少就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委员会现在就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所以要强调此项职责，是因为这是委员会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本着去年五月华沙条约国提案的精神，我们决心竭尽全力解决委员会面临的任任务。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裁军方案是基于对所有各方都不会减少安全的原则的。它清楚地证明社会主义国防机构的意图并不是谋取军事霸权。1980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上已经再次认可了该方案。

该方案不仅考虑到需要采取全球性的步骤限制军备和裁军，正如这里委员会所讨论的那样，而且还提出了地区一级实行军事缓和的措施。我们期待正在参加欧安会与合作会议马德里会议的成员国将对召开一次关于欧洲军事缓和和裁军的会议作出安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很重视苏美关于在欧洲限制核军备的谈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联合国关于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副主席的身分，主张今年尽早召开一次关于印度洋的联合国会议，其基本目标是要把该地区变成一个和平地带。

但单靠美好的言词和方案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维护和平的具体行动。有很多例子说明我们在认真努力。这还有事实为证：有20,000苏联军队和1,000苏联坦克已于去年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撤退完毕。这个事实是一项真正建立信任的措施，而绝不是西方某些势力想要我们相信的“宣传活动”。很不幸，他们对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类似的倡议，总是迫不及待地就这些提案制造大量谎言和诽谤。

我们正同绝大多数国家一起，为实现军事缓和和裁军而努力。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通过的几个重大的决议，也证明了这点。就我国来说，我们随时准备竭其所能来帮助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把这些决议变成具体的协定。这对筹备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是一个真正的贡献。

我们给核裁军以优先地位。此外，也应采取措施停止继续在逐步升级的常规武器竞赛。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倡议而通过的第35届联合国大会第35/152G号决议就是以此项目标为基础的。该决议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安全理事会五个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常任理事国和它们的军事同盟应承担义务自商定的日期起不增加其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这样做无疑就可为随后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创造有利条件。委员会也应对此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

联大第35/152 E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加紧谈判。为了取得确实的成果，我们认为，委员会的工作应集中全力解决议程上的具有实质性的优先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敦促在这里出席会议的各国不要浪费光阴长时间讨论程序和组织项目，而是毫不迟延地去认真解决委员会真正的任务。我们认为各有关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是达到此项目的的适当的办法。去年已经成立的四个工作小组应继续进行活动。同时，我们重申就核裁军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主张早日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当然，此种过程并不妨碍在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第50段的范围内寻求各项全面解决办法。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这种谈判的适当机构。关于这样一种工作小组的任务，已经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

我国代表团支持21国集团的创议：设立一个关于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特设工作小组，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该有代表参加。设立这个小组决不会妨碍三边谈判，我们倒希望三边谈判尽早恢复工作。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最终能考虑各国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利益并结束其核武器试验。在这方面的第一步的安排，也正如苏联在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所建议的那样，自他们所商定的日期起一年之内，核武器国家不进行任何核爆炸。

必须采取措施制止核武器的地理上扩散。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考虑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的建议，设立一个关于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特设工作小组。

科学专家小组应着手工作，协调关于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新式武器方面的不同意见，特别是要明确无误地规定这样一种禁止的范围。

我们提议设立八个特设工作小组，但决不存有任何幻想，以为它们能立即着手工作并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任务。正如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在上次会议发言中很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有关各方的政治意志才是主要的。在这方面，特别重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要的是，一些核武器国家履行它们根据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所承担的义务的政治意志。

最后，我荣幸地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向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委员会第1981届会议工作安排某些问题的文件。文件包含该集团关于委员会如何能毫不迟延地将原则问题化为具体活动的考虑。全文如下：

“1. 制止军备竞赛和实现真正的裁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辩论表明，绝大多数的联合国成员国都为此而努力。在当前严重恶化的国际形势下，迫切需要采取坚决的行动，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的各条款付诸实施。目前，任何有关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具体协定将对整个国际形势产生有利的影响。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问题合法地占据国际论坛谈判的中心位置，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对全人类都有利。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要发挥特殊的作用。它的成员代表着所有主要的国家集团，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不结盟和中立国集团以及西方国家集团。有四十个国家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包括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着最大军事潜力的国家。委员会的议程几乎包括了所有重要的项目，这些问题的解决将进一步推进国际和平和缓和。本委员会的1981年会议将是1982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前的最后一次年会。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巩固这几年在这一领域里取得的成果，特别是要实施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倡议。这些建议的讨论和通过表明它们是当前的主题。这些建议引起了广泛的积极反应。裁军谈判委员会如能在谈判中就面临的主要项目取得确实进展，这对筹备未来的特别会议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应该及时地响应联合国大会的呼吁，该呼吁已载入第35/152号决议，即：“加紧努力，促使目前正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胜利完成。”决议还建议委员会“集中力量处理其议程上的优先实质性问题，以求取得确实成果。”

“铭记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向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呼吁，及早开始具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体的和认真的谈判。委员会决不能在与它的议程无关的、为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力而蓄意纳入辩论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讨论程序和工作安排问题要少化时间。

“2. 特设工作小组被认为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具体谈判的适当机构。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 应在1981年会议开头重新设立有关议程上各项目的适当的特设工作小组。1980年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 即:

-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
-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

应毫不迟延地进行它们的谈判。

“同时,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讨论, 包括目前会议的讨论都表明, 许多国家主张更认真地审议核裁军问题, 主张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尽早设立这样一个小组是得策的。该小组的工作应促进尽早开始关于停止生产所有类型的核武器, 逐渐裁减这种武器的储存, 最后达到全部销毁这些武器的谈判。所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应该参加这项工作。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赞成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解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并支持就该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5/156C号决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受命“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 以期制订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社会主义国家铭记这一要求, 认为必须就这一问题也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委员会应继续密切注意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问题。在这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就该问题设立一个特设专家小组, 并愿就小组职权问题进行审议, 首先从禁止这些类型和系统的武器的总任务出发。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由于对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效工作深表关心，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把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与设立另一个工作小组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不可取的。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应由各国代表团团长按一个合理的原则轮流担任。

“3.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委员会必须在本届会议迅速决定邀请非委员会成员国的问题。这些决定应在逐个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作出，并要遵守经仔细谈判制订的、并证明是有效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至于有关在委员会内分发非成员国的文件问题，必须继续按去年4月间采用的、1980年6、7、8月份委员会主席延用的作法。

“在提出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安排的意见时，社会主义国家是从以下的前提出发的：目前，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全力实事求是地就裁军议程各主要项目寻求具体协议。”

主席先生，我们认为，此文件是使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成为有效和富有成果的一个良好的起点，而不在审议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浪费很多时间。因此，我们建议审查这些提案，并使之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基础。如果一旦有需要交换意见和提供更详情的解释，我们随时都准备这样做。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和其他代表一起，对你担任我们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表示欢迎。澳大利亚代表团和与会的其他代表团一样，了解和赞赏你的个人品质和在担当这一艰巨任务时所带来的长期经验。你所代表的法国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对此我们表示非常欢迎。

我还愿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欢迎埃及、巴基斯坦、扎伊尔和罗马尼亚的新代表来委员会工作。我国代表团期望着他们将为本委员会作出贡献。我们和他们的前任保持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期望着继续这种关系。

两天前，你在1981年年会的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提醒委员会注意一个严肃的事实：今天的国际形势并不比十二个月前好些。其他的发言者也提到了瑞典代表团尊敬的团长的话，他谈到了“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处的令人沮丧的气氛。”我国代表团衷心赞成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代表团的结论，即正由于这些原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比以往更为重要。我们决不能让世界的现状使我们丧失信心或放松努力。我们应现实地承认当今的国际形势给我们希望做的事带来了限制；但同时我们必须看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0年度会议的后期表示决心集中精力于实际的问题，而不是陷进无结果的争论或程序性的复杂问题，并由此得到鼓舞。澳大利亚代表团还特别欢迎其他代表团的一些发言，他们在发言中表明愿意继续以这种建设性的态度工作。这是一种务实的和现实的态度，也是我们的态度。

去年是人类忧虑重重的一年，其中许多忧虑今天依然存在。给1980年蒙上阴影的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个不结盟国家的武装占领和镇压仍在继续。去年又出现了种种新的威胁。国际信任仍然处在危急状态，作为结果之一，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没有得到批准。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武器的部署以及发展军事能力的计划也进一步增加。这既是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核武器的试验也在继续。为了避免造成把一切麻烦都归咎于核武器国家的印象，我们还必须表示关心，譬如说，以下的事实：仍然有些拥有核设施的国家尚未参加《防止核扩散条约》，或对保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监督和追究责任的措施设置障碍。

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以及部分地由于国际裁军议程各项目的巧合，1980年是审查和估量的一年。当时的注意力集中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似乎在超过军备控制谈判的进展，并有造成新的致命弱点的危险性。除此之外，注意力还集中在纵向和横向核扩散的这个双重性质的问题上。这再一次突出了有效核查措施作为军备控制协定必要条件的重要性。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忧虑和疑问，1980年并不完全是暗淡的。就在这个城市，最终拟定了一项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协定。过去十年间建立起来的国际裁军协定的大厦幸存了下来，而且这些现有协定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确认。不扩散条约第二届审查会议虽未能解决最后文件中的所有分歧，但应看到条约的继续力量，缔约各方的重申其义务及缔约国的不断增加。同样令人鼓舞的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设立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主要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已经建立了适当的机构并开始以一种从未尝试过的办法集中处理实际问题。

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本届会议中应进一步发扬这种求实精神。我们还决心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来推进这一过程。我们希望迅速就工作安排、工作小组及其任务和主席人选等问题达成协议，以便各代表团能迅速开始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实质性任务。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并支持尊敬的印度代表提出的建议，即我们去年设立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的四个工作小组应按照它们以前的任务立即继续工作。如果成员国认为有必要修改原定任务的话，这是可以讨论的，然后，如果当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执行；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允许这种讨论耽误实质性工作的开始，那将是一个错误。

就澳大利亚来说，我们的议程中有两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我想分别地就这两个问题简单讲几句。

澳大利亚主张争取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候都禁止一切核试爆，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在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又一次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样一项条约是最易达到的措施，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有效的和实际的保证，以防止继续试验的危险、核武库的继续膨胀以及核武器向其他国家延伸。我们还高度评价这样一项条约能为减缓世界许多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其他许多益处作出贡献。澳大利亚认为这是本委员会需要处理的一个适当而又确实紧急的问题。

我一开始就谈到有必要采取现实主义的和务实的态度。鉴于这些原因，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在真空状态中开始一项禁试条约的工作，而不适当考虑其他方面的有关的事态的发展。我特别指的是进行核试验的三国间的谈判。大家对这三方谈判的进展缓慢普遍感到失望。澳大利亚并不把这归咎于有关三国缺乏政治意志。相反，我们相信的确有些麻烦而微妙的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在核查方面。

去年，我们对谈判三方提交给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中包括的资料和载明的进展表示欢迎。

我们还看到，这份三方谈判的报告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引起的讨论和评论是有益的。在我们看来，继续进行三方谈判并不排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正如其他代表们已经指出的——其中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讲得最为生动——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必须取得广泛的支持，我们希望最终将是普遍的参加。不然的话，它就不能达到我早些时候谈到的目的。要达成这样一个条约无疑要通过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能为达成这样一个条约做有益的工作，而不必等待三方谈判的结局。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核试验地震探测专家小组继续在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充分生效之前必须完成的基本工作。另一项实际的工作是审议全面禁试核查的行政方面和体制方面的安排——正如澳大利亚去年在第CD/95号文件中建议的。如果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提出其他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现阶段具体任务的实际建议，我们将表示欢迎。我们坚决拒绝这样的观点，即这种实际的建议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使裁军谈判委员会集中处理边缘问题，或忽视中心问题。澳大利亚不建议转移人们对禁试的各种中心问题的注意力，我们也不认为本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会这样做。

当然，这种工作如果没有三方谈判中三方的同意是不可能进行的。这在一个以协商一致行事的机构内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按照我们的议事规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期望着谈判三方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之间发挥一种相互一致、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作用。

另一个优先项目是《化学武器公约》。这和禁试一样，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行动。任何理由下的拖延都会对国际社会和我们星球上的居民带来可怕的危险。

我们从听到的专家意见中得知，许多国家有制造化学武器的潜力。我们获悉，报道——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很多——说，存在着大型的化学武库并为使用这些武器训练军队。我们知道这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使他们反过来以更可怕的新式化学武器武装自己。避免现正威胁我们的化学武器竞赛的希望在于谈判和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如果欲使此项公约能提供足够安全保证，使任何国家消除想以这些武器武装自己的理由，它就必须有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核查条款。

大家普遍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去年在化学武器方面做了最有建设性的工作。我们现在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我国代表团期望着为今年的工作小组作出积极的贡献。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澳大利亚的倡议留出几天时间和在此的技术专家们进行非正式会议。许多代表团对这一倡议的结果表示赞赏。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尊敬的荷兰代表建议今年应继续召开此种会议。我在此表示，我国代表团赞成这一建议，并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日程中安排此种会议。正如荷兰代表建议的，我们可以利用4月2至4日许多国家的化学武器主要专家在日内瓦的机会，把我们自己的会议安排在这几天之前或之后。我们下次非正式会议可审议这一建议。这里，我们应该再一次对美苏两国去年提出的双边会谈的报告表示赞赏。这一报告就其本身来说是有价值的，对有助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各种问题而言，也是有价值的。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摆在委员会面前的还有一些其他重要问题，如果我们采取实际的和现实的态度，今年是可以取得良好进展的。

尽管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作为军备控制措施不如其他的重要，但是我们有許多理由应在今年内就此公约进行工作，使其更接近于缔结。这一问题明白无误地就在委员会的手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证明我们以实际和高效的态度就复杂问题进行谈判的能力。

明年3月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之前必须全部拟就综合裁军方案。为了不超过这一最后限期，我们的工作必须在委员会本年度会议结束时接近完成。我国代表团的目標是达成一项可推动今后谈判的有实际作用的现实方案。我们要避免会引起争论或引起不现实期望的方案。

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消极安全保证这个问题对国际社会是件重大的事情。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过去两年中的审议表明，寻求一种满足各国要求的一般方式是困难的。就此问题的讨论不能沦为这个或那个集团为取得对对方的优势而改善其军事态势的企图。达成一项协商一致的意见，其中包括反映不同有关集团的不同方案，可能更为有益。

国际裁军议程中的其他项目我们也不能忽视。比如就我们来说，“中止”生产武器用核材料仍是我们特别有兴趣的，这已载入我们的第CD/90号背景介绍文件。还有一些审议的和政治的论坛，我们愿意就适合于这些论坛的问题在那儿发表意见。

但澳大利亚在此时此地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上的态度只是：不争论，不发表政治声明，就是要有决心地、现实地努力取得结果。

主席：我感谢我们尊贵的澳大利亚同事的发言，并谢谢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我还愿弥补一下前面的遗漏，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尊贵代表表示我感谢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向你，尊贵的法国代表，在二月份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这一负责职务表示欢迎。我们相信，在你作为主席的指导下，委员会很快就能解决必要的组织问题，我们从而可以尽早地进入实质性的谈判。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同时，我愿向1980年8月份和会议间歇期间担任主席的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感谢，他通过工作对委员会去年举行的会议的最后几个阶段做出了很大贡献。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新同事：罗马尼亚马利扎大使、埃及里迪大使、巴基斯坦厄赫默德大使和扎伊尔阿代托·恩藏热亚大使致以最热烈的欢迎。我们期望着同他们合作。他们参加会议一定将有助于推进我们的共同工作。

我还要最热烈地欢迎从纽约前来帮助我们这届会议开幕工作的莫顿森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以及全体其他秘书处成员。

今天一般都认为国际关系的气氛是不平静的。不平静的首先一个事实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刚刚结束的十年中的普遍倾向——的进程正受到怀疑。更危险的是，甚至它的基础正在遭到直接的攻击。当前针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攻势不是偶然的。有人企图将历史上确立起来的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朝对他们有利的方向逆转，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当前政策中可以找出十分明显而有据可查的证明。让我们至少回顾一下：1978年5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关于该组织成员国在直至公元2000年期内增加军事预算的决定和他们长远的军备计划；1979年12月该组织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欧洲已经庞大的军火库将再予“补充”，增加几百枚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别的欧洲国家的美国中程核导弹；去年美国总统发布的第59号指示，建立所谓美国的新核战略，或延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条约本可对进一步增加破坏性最大，最昂贵的武器的储存构成最有效的障碍。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措施是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政策的直接攻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进程对世界所有国家间的关系之发展的有益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但却无可争辩地面临着严重考验。每一个抱现实思想的人清楚地看到，寻找一条从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摆脱开来的途径，使国际紧张局势继续缓和下去，对大家都有好处。

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一切裁军的尝试，一直在进行着有步骤的努力，推动谈判向前发展。从去年华沙条约缔约国政台协商委员会华沙会议通过的范围广泛的计划看，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华沙宣言包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含了有关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和在裁军方面取得具体进展的各项建议的一个广泛计划。它是一个和平计划，符合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切身利益。同时，它也是对所有想使裁军谈判“原地跑步”的人，对那些对具体裁军措施尽力拖延不做决定，想等到他们明显相信能得到单方面好处的时候才干的人的一个回答。但是，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的解决要求所有参加者进行有步骤的、有目的的、建设性的合作，因为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以几何级数向前发展，在这方面的每一次拖延都会使世界大战更加接近。无视战争危险，闭眼不看为防止战争采取有力措施的必要，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是极端危险的。

我们相信举行一次欧洲军事缓和与裁军会议将对降低战争危险和加强信心是个有意义的步骤。正如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马德里会议出席者的讨论所表明，这个建议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反应和支持。世界裁军会议也应朝这个方向施加影响。我们坚决支持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后尽早召开这个会议的主张。

去年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华沙宣言还强调，迫切需要使正在进行中的裁军谈判顺利结束。从这方面看，我们认为我们的委员会的建设性活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许多场合曾强调，并将继续强调，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在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采取具体措施进行准备工作的一个主要的多边谈判机构，必须积极履行其职责。我们就是以此为基础来对待我们在委员会中的工作的。我们将抱完全建设性的态度和其他会员国合作，以对摆在它面前的重要任务的完成做出充分贡献；在我们看来这些任务的迫切性是无置疑的。我们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完全有条件可以顺利有效地开展工作。我们相信今年的会议将不会因有人再次提出这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变得复杂化，并相信现实主义和建设性合作精神将在这个会议厅中占上风，特别在组织和程序问题上更是这样。

使我们的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民感到不安的国际政策的种种问题中，占最突出地位的是防止核冲突爆发的任务。认为核裁军问题是当前的一项优先任务的属于各个国家集团的代表们的讲话和发言很多，难于一一列举。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国家一道，积极支持早日开始就核裁军进行讨论和谈判的主张。我们认为关于委员会全体会员国，首先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是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应参加谈判的这个条件是完全合理的。如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曾在1978年在这里提出一个提案，主张就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的生产，逐步削减核武器的储存，直到彻底销毁核武器进行谈判/CD/4/。这个提案得到所有国家的理解和越来越大的支持。我们的意见是现在已可以考虑在委员会内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立即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

我们认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是同样重要的。1975年苏联就已建议缔结关于这个问题的条约。若能有这样的条约，无疑将对缓和核军备竞赛和停止进一步改进核武器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期望寻求这一问题的切实解决办法的三边谈判的参加国将竭尽全力以必要的政治意志和毅力使谈判早日圆满完成。我们认为五个核大国全都积极参加这个组的工作是使其工作取得圆满结果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看来，这个组的工作就是拟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的时候，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还应利用已提交给委员会的其他许多背景材料，包括考虑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报告。

裁军谈判委员会处理的重要问题中还有对加强非核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考虑。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在关于加强非核国家安全保障的国际条约的内容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显然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应适当考虑这样的一个意见：作为缔结条约的第一步，五个核国家应做出适当的严正声明，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十年以来，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个条约对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从而对缓和核冲突危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拒绝进一步扩散核武器的义务已成为当代国际法中广泛承认的准则，至今尚未签署这个条约的国家也可以此为依靠。不扩散制度的加强使所有国家同样获益，如果这个制度松弛下来，一切国家，不论它位处于世界什么地方，都将受到损失。

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以来一直有步骤地强调，现在仍然强调，迫切需要采取彻底措施防止科学技术成就被进一步滥用，防止浪费人力物力于发展和生产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这种武器的新体系。

意识到我们对未来子孙万代所负责任，我们不能接受要继续推迟这一迫切问题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的解决的论点。我们的意见是，为了审议签定各项单独的专门协定的可能性，成立一个权威性的专家小组是很有用的；这个小组将密切注意和考虑上述范围内的发展。苏联向委员会提出的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公约草案正在等待早日得到审议。

我们认为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苏美联合草案为早日制定其具体条文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也应在上届会议成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毫不迟延地以建设性和现实精神加以处理。

去年，委员会关于化学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在大川大使的领导下，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销毁化学武器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审议。我们的意见是，如果必要的政治意志占上风的话，达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全面条约，包括建立有效监督系统，是有足够的可能性的。但是，这必须要求没有人再企图制造纠葛来阻碍谈判的进行。我们看到，为草拟条约草案而进行的苏美双边会谈已对工作小组的活动作出受人欢迎的贡献，因为去年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美会谈的报告表明已获得进一步的进展。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制定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十分重视。众所周知，去年捷克曾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一项关于综合裁军方案要点的提案。我们相信，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及本委员会就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谈判将获得现实的、有用的结果，并相信这些谈判将是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一种有益的贡献。我们的意见是，必须起草一个能把谈判的所有主要方面和所有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包括进去的广泛的方案。同时，它应能代表所有各种世界性的努力，并能成为一切国家都能接受的、一切范围都能适用的、尊重平等和同等安全的一个文件。最后，它应反映现阶段发展中一切能实际做到的事情，避免提出不现实的目标。我们认为方案应使各国的努力联合起来，争取在有成果的、建设性合作的气氛下解决这些问题。

今年我们进入了第二个裁军十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已近在眼前。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民族都期望着特别联大在争取停止狂烈的军备竞赛和争取裁军的坚定努力方向中获致切实的成果和具体的进展。今年我们委员会的会议之所以重要还由于它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前的最后一次委员会的全会。

我们的意见是，使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最好办法之一首先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

(鲁热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剩余的时间在我们委员会中进行富有首创性的和建设性的谈判。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我国在第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上倡议的国际裁军合作宣言中所包含的有目的、有成效的国际合作思想。

欧洲是一个集中了军事潜力最多的地方，这个大陆上的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在欧洲心脏的一个国家，过去一向时刻准备、今后仍然随时准备，为裁军领域内的国际合作作出有效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鲁热克大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表示，我的代表团对您担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感到十分满意。我相信您熟练的外交才能和您对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的渊博学识将能使您圆满地指导我们委员会本期会议这一重要时刻的工作。我向您保证，我的代表团将竭尽全力协助您完成您所担负的职责。

我要趁此机会向卸任主席、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表示感谢。他在去年使我们的谈判结束时，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对产生的困难问题能作非常慎重的处理。我祝贺他在这方面的成功。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代表我的代表团欢迎四位新的同事，那就是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大使。我向他们保证，我的代表团要继续象与他们各自的尊敬的前任一样进行良好的合作。

改组了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于本月进入第三个谈判年头。1979年，委员会主要进行了准备和组织工作。那一年更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通过了裁军领域的十大长期目标，为委员会的活动确立了范围。

去年，随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设立，开始了实质性的谈判。尽管困难的国际气氛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委员会的工作，但共同的努力使1980年会议终于能胜利地闭幕。的确，几个工作小组的势头所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然而，可以说，每个小组都前进了几步，使各自正在审议的项目得到澄清。

我的代表团希望这项工作能在今年会议期间积极地继续下去，甚至得以高度深入。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国代表团清楚地知道：裁军谈判不能与国际政治形势分离。如果认为这种谈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判能不顾我们会议厅以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在象牙塔内进行，就会造成一种错觉。

因此，我国政府诚恳地希望消除一切阻挠我们的谈判更迅速地进展的一切障碍，并希望不要产生新的障碍。在这方面，如果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呼吁从阿富汗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第35/37号决议得以执行，那是极有意义的。

可是，正是在象我们今天遇到的这种困难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委员会为在各国间进行对话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更见重要了。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年的会议取得顺利的成果对国际形势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为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委员会应该集中注意那些较有可能解决的项目。

为此目的，我们应该避免对组织问题进行持久的辩论。我们都忆及去年在能开始实际工作前委员会所遇到的困难。这不仅剥夺了各工作小组的宝贵时间，也使国际社会对委员会完成其任务的能力产生不利的印象。尽管四位工作小组主席竭尽全力并极认真地主持了他们的工作，大家在去年会议结束时都感到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深入讨论，更谈不上就案文进行谈判，而这毕竟是委员会的真正任务。

我们应该注意不让这种耽误时间的事情再次发生。为此目的，我要建议，各工作小组立即按1980年规定的职权开始工作，以便它们能继续去年的审议工作，拟就具体案文提交全体会议。与各工作小组进行谈判的同时，委员会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处理各成员国认为重要的任何问题。这个程序会保证及早开始实质性的谈判，而不会过早决定最后将设立几个工作小组以及它们的各自职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所有谈判中，不论是委员会内部的或在其范围之外的谈判中，将本着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建立各国间稳定和均衡的军事关系和发展各国间的安全伙伴关系而努力。

关于军备管制和裁军的谈判只能在军备管制和裁军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以建立各国间稳定的军事均势为目标并保证各国不减弱其安全和独立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谈判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目标必须是取得具体的和可核查的结果。应该把重点放在那样的领域，即在那里最可能很快地达成具有有效的国际监督的有效协议。

联邦政府对军备管制和裁军谈判的观点正切合这些基本要求。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一方面建立各国间的信任，另一方面必须对协议进行适当的核查。其目的是制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定可增进各国间信任的具体、均衡和可核查的措施，以及用具体和均衡的裁减和限制协议来限制军备竞赛的措施。我们认为，这种措施有助于创造条件，使到目前为止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有可能改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

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这一过程中的均衡结果有助于在有关国家中形成更为稳定的核关系，这对增进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原因。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去年于日内瓦就限制中程核系统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一部分开始会谈，我们希望它将在双方对等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来的谈判中能取得具体结果。

我国政府对正在维也纳进行的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谈十分重视。为促进这样的会谈，西方谈判者已提议缔结一项临时协定，包括一整套联合措施，这些措施旨在保证遵守这样一项协定、保证对军事行动更易觉察，并从而加强各谈判国间的相互信任。西方正在等待东方的一个全面答复，特别为解决数据问题作出具体贡献。

西方谈判参与者力争建立在低一级上的更为稳定的力量关系，以便在各方商定的数据基础上、以共同的集体最高限额的形式达成军事人力的真正均势。

我国政府与我们的同盟国执行的这个政策完全符合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82段。

在马德里举行的欧安会后续会就安全的军事方面所进行的讨论对促进军备管制的多边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由此，增进了欧洲的安全。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倡议的建立信任程序必须继续下去并予以扩大。为达到这点，必须展开新的、更有效和更深入的措施。抱着这种精神，我国政府支持法国代表团在马德里提出的建议，

旨在要求马德里后续会议通过在欧安会范围内召开的一次欧洲裁军会议的具体的和实质性的职权。这项职权应明确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就必须适用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具有新的军事意义的、有约束力的、可核查的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

请允许我回过头来谈我们委员会的谈判。现在我不拟细谈今年要审议的各项项目中那些应规定为优先项目。我只想再一次强调，我国政府认为，首先重要的是让各工作小组及早开始工作。这不仅会使委员会能有更大的机会可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

(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出综合裁军方案，也会提供机会，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谈判双方提出的实质性报告为基础，就禁止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问题继续谈判。特别在这个领域内，一个可靠的核查程序看来是不可缺少的。关于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由于对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没有规定任何核查程序，引起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去年的会议上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第一委员会会议上的漫长讨论。因此，我国政府欢迎第35/144C号决议，内要求秘书长设立一个公正的事实真相调查团，调查被指控的违反日内瓦议定书的行为。

关于放射性武器，这是唯一的已具备条约各组成因素的一个项目，因此已能进行谈判。美国和苏联提出的这个共同提案，是委员会应加以利用的一项资产。

有关消极安全保证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在前两年间进行的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努力使其达成协议。

这次是将在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开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如果我们要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以提交该届会议，我们现在就必须取得这些成果。

因此，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现在就能取得这些成果的那些项目上。我国政府相信，如果我们按照以上规定的路线行事，本委员会1981年期间的工作会是顺利的。

主席：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事的发言。我并谢谢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还有那个代表团要发言吗？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应将决定今天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推迟到今天下午。这次会议将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关于议程草案和工作计划的讨论。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开始审议非委员会成员国提出的参加我们的工作的申请。

我得知21国集团希望举行一次磋商会议。由于时间关系，我想他们可在这次全体会议后就在这个厅里举行。

如果委员会同意，我们就在今天下午举行非正式会议。

会议于下午12时20分结束

❖ ❖ ❖ ❖ ❖

第一百零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0日，星期二，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范登堡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彼得·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卡奇亚先生

撒克先生

中 国:

梁于藩先生

潘菊生先生

葛绮云女士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施奈德先生

科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苏普托先生

卡林先生

卡里奥诺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科克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科尼克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扎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 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杜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 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林 克夫人

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贝克普瓦先生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大川大使（日本）：主席先生，当然，我应该热烈地祝贺您担任我们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我也要同样热烈地祝贺您以十分有效的方式指导着自上星期以来我们对程序问题所进行的审议工作，这是我们会议一开始就需要处理的工作。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希望我们第一周的成果预兆着我们今后几周、几个月的工作也将是顺利的。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埃塞俄比亚的特雷费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他于去年八月为我们、特别在通过我们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这一棘手的任务中作了踏实的工作。

最后，我要与前面发过言的人一起欢迎埃及的里迪大使、巴基斯坦的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罗马尼亚的马利扎大使和扎伊尔的巴格本尼大使今年参加委员会，并对他们的前任离开委员会表示遗憾。

日本曾多次提出裁军领域里最迫切的任务是达成核裁军。然而，我们仍主张，为使核裁军取得进展，唯一现实的作法是把砖一块块地往上砌，逐渐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积累成实际可行的具体措施。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着，不能打乱任何一个区域的安全均势结构，也不能打乱全球的国际安全结构。不言而喻，核武器国家负有首要责任走向核裁军，也是这些国家必须采取具体步骤制止发展和生产更多的核武器。请允许我通知本委员会，日本外务大臣伊东正义先生1981年1月26日向国会两院所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说过：“日本作为一个献身于和平的国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方，决定在促进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促进核裁军对维护和加强以《不扩散条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不扩散制度也极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回忆起，去年夏天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上，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强调了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的迫切性。这个问题自1963年以来一直挂在裁军议程上。达成这个协议也是朝向核裁军和为加强不扩散制度迈出的明确的一步。我国政府再一次要求就全面禁试正进行三边谈判的三个国家加紧努力，争取早日谈判出结果来。同时，我国代表团愿向所有参加会议的各国尊敬的代表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府呼吁，要求把全面禁试问题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要审议的最优先的议程项目。出于这个观点，日本政府强烈希望在本会议室能取得协商一致—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的代表们的协商一致—就全面禁

(大川大使 日本)

试问题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进行实质性审议，除别的事项外，包括审议有关设想的国际交换地震数据和一般核查系统的组织和行政方面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这种协商一致包含委员会进行实质性审议的方法，包括设立一个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附属机构的工作小组的可能性。当然，本委员会进行的有关全面禁试的工作从方法到范围都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正在进行的三边谈判。

另一个加强不扩散制度的步骤是做到普遍遵守《不扩散条约》。最近，听到报道说，埃及政府已决定开始批准该《条约》的程序。日本政府欢迎这个消息，并愿向作出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的埃及政府致意，因为埃及遵守《不扩散条约》在普及这条约的国际努力方面、在使中东地区非核武器化方面都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愿趁此机会向到目前为止仍在不扩散条约之外的两个核武器国家和其他一些无核武器国家呼吁，希望它们在尽可能早的时机学习埃及的重要榜样。

从更普遍的范围看，国际形势的紧张状况随着最近几年内所见到的不同的区域性对抗、冲突和军事干涉正在继续下去。这是令人遗憾的。无论如何，从取得东、西方之间的战略稳定和促进核裁军的观点看，重要的是不能让东、西方之间在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的对话停顿下来，而要加以促进和加速。正是在这意义上，我国政府愿表示它强烈希望苏联和美国继续谈判裁减战略核武器并共同遏制无尽止地改进那些武器质量的问题——即所谓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的工作也应该向前进展，我们应该在去年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国代表团对我们去年能设立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每个小组能在其相应的领域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这一事实表示赞赏。因此，我的代表团要求，本届会议一开始就重新设立去年的四个工作小组，这些小组毫不迟延地重新开始它们的工作，正如每个工作小组在去年提交给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建议的。

日本代表团特别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将毫不迟延地设立起来，使其能继续并推进其前任去年所从事的工作。我们欢迎能协商一致地商定该工作小组更为积极的和明确的职权，但是如果会产生困难，工作小组至少应按去年规定的职权立即开始工作，而制定新的职权的问题可另行讨论。我的代表团认为这是进行工作最实际的办法。当然我们会支持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和另两个有关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的工作小组分别按与去年相同的职权继续它们前任的工作。我完全同

(大川大使 日本)

意我尊贵的印度同事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上周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关于我们议程上的其他裁军事项，我们希望能在委员会本届会议继续予以审议。

主席先生，在明年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情况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会议时的责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主席先生，我们的工作在您令人鼓舞的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开始了，我的代表团诚恳地希望我们将能继续以这个方式尽快进入对实质问题的审议，而不必对程序问题花费太多时间。我高兴地感到，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团都抱着同样的想法，并愿以真正的国际合作的精神为本届会议的进展出力。

主席：我感谢大川美雄大使的发言，并表示我非常感谢他向主席说的一番亲切友好的话。

马利扎先生（罗马尼亚）：我在发言时首先要感谢您和我的同事们对我说的欢迎我的话。我向你们保证，我真诚希望保持和发展委员会内同我的几位前任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请允许我表示，我对在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任主席的时候参加委员会感到满意，这个国家鼓励人们思考和研究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一些问题，其中，裁军就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您的作风，事实上确实很灵活老练，显示出是个谈判者。主席先生，您是那种根据德·卡耶先生写于1716年的很有见识的见解培养起来的伟大的法兰西外交家之一。

就是他说的，好的谈判者首先应着眼于取得基于诚意的长远的胜利，牢记着在他从事谈判生涯的过程中将会有很多个要谈判的问题。

我想在这方面强调指出，我们的委员会是一个谈判机构。当然，外交有它议会政治的一面，要有适当的词藻，通过新闻媒介，立即产生它所暗含的影响。但是，不象国家之间很多其他的合作形式，我们委员会也有点象个实验室，寻求军备竞赛造成的严重的和紧迫的问题的各种解决办法。

这样一种努力就要求具有在进行任何谈判时必须具备的美德和才能，那就是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就是在寻求可以接受的各种解决办法以及避免进行论战时所需要的魄力。还应补充说的是，我们的谈判是多边谈判，还必须具有对平等、公正和民主

(马利扎先生 罗马尼亚)

的尊重，而且这些都是大会在其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已将写入委员会新的组织机构中去的原则。

然而，我们决不要看不到一种最特别重要的因素，即时间的因素。因为在目前谈判阶段，没有人对正在进行的速度会表示满意。第一届会议完全花在制定议事规则上；第二届会议则专门谈通过设立工作小组来建立谈判机构，这个过程就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刚刚开始的本届会议必须加快工作速度，如果它准备满足国际生活的要求的话。

罗马尼亚代表团希望明确地说明它的信念：现迫切需要进入有效的、真正的谈判——真正审议我们议程上的各项问题，不要由于程序性的或者其他别的理由再予迟延。

我们认为，委员会必须力所能及地探讨那些或许会导致各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并找到可能达成一项共同意见的各种方案。

大会在其上届会议上说得很清楚，整个人类的总体利益把最崇高的职责赋托给了我们。

有时人们会提到我们委员会工作中的有利的或不那么有利的条件——也可以说是政治气候的温度。我想在这方面强调一下，所有那些体现当代社会特征的或构成当代社会一部分的各种过程都要求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因为此种竞赛之规模已远远超出了理智的限度。

首先，目前的各种武器系统是不安全的根源。它们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摧毁能力使它们有能力消灭人类。这整个一大套爆炸物资使我们成为按人口平均军备费用最高记录的不光彩的持有者——其数值远远超出任何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的数值，或者说，远远超过每个居民的谷物所有值。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各国政府之间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造成和保持一种又害怕又感不安全的精神上的极度不安。

由于不必要的逐步升级、错误、错误估计或者意外事故，随时都有爆发一场大战的危险。在这样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安全呢？

技术上的进步意味着不断在提高武器的速度和精确性。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意味着作出决定的时间和安全幅度都在不断减少，而且还有墨西哥大使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阁下提到的所有各种技术错误的可能性。对武器的新的改进可能会

(马利扎先生 罗马尼亚)

使人相信利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由于有上述种种理由，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我们面临着一种对全面安全的威胁和各种日益增长的危险，我们注意到武力和统治的政策，压力和独裁的政策，仍然在被采用。

其次，军备竞赛对世界经济是有害的。不深入分析困扰着今日世界的重重危机，如能源危机、原料危机或者财政危机，就会忽略花在武器上的巨大款项。

在很多国家里，军费的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军备竞赛每年要大口吞掉5,000亿美元，这只能起到加深危机、增加经济上的不稳定的因素，而使不发达状态继续持续下去，而且还有所加深。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军备竞赛和军费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1978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花在军备上的庞大款项使很多资源不用于解决人类的问题，其中，发展是首要的问题。

第三，在继续依赖武力的态度下，武器的扩散和改进非常有害于国际生活。

现有的军备系统不可避免地要毛遂自荐地充当解决争端的手段，其办法就是使用威胁或者干脆使用战争。在裁减军备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

所有这些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使各国政府、议会、专业团体和社会运动都有了一种新的觉醒。它们正在号召迅速改善国际关系，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

有人还提到某些政治因素或外界的事件对我们委员会的影响。我请大家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委员会可以施加影响，反对依仗武力的心理状态和反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企图。上述心理状态是由于发展了大量的备战机构和系统而产生的。

任何可能来自我们实验室的好消息，任何来自这方面的可能解决办法，都会促进全世界政治领导人完成其任务。他们已对日益增长的不安全、赤字和通货膨胀，以及在发展资源方面的危机，感到惊恐。

但决心保卫他们的生存权利、生活权利和免于死亡的权利的世界各国人民对委员会内取得的任何进展将更为赞赏。

正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尼·齐奥塞斯库总统最近所说的：“我国将始终

(马利扎先生 罗马尼亚)

不渝地为实现裁军的伟大目标，首先是核裁军而努力。现代科学技术的杰出的成就决不能用来进行毁灭和战争，而应造福于各国人民。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坚决站起来保卫人类的基本权利——生活的权利、和平的权利和自由生存的权利。”

罗马尼亚在整个裁军谈判过程中一直把核裁军视为一个最优先的重点问题，并一贯强调正是在这个领域里需要采取最紧迫的和意义深远的措施。上述立场依然不变，由于核武器领域里的发展情况充分表明，不彻底销毁这些核武器就不会给各种安全问题提供确实的解决办法，我们的立场就更是如此。

我们这一立场在专家小组关于核武器综合研究的报告结论中找到了稳固的基础，该报告着重指出：“核武器是对国际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第A/35/392号文件，第153页）。

已交给委员会的、并在我们讨论中广泛引用的第三十五届大会会议的各项决议赋予我们明确的义务。

我国代表团真诚相信，委员会必须对那些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呼吁作出响应。

不就核武器的议题进行谈判是在任何裁军谈判机构里都说不通的。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宣布它赞成立即开始在委员会内就核裁军进行具体的谈判。

为此目的的必要条件早就已经具备了。

首先，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和许多非核国家都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

其次，这些议题早已提上委员会的议程，并已成为大量具体提案的主题。

第三，工作小组已证明是最适合于讨论明确规定好的议题的机构。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强烈支持要求设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提案的原因，该小组应进行讨论，以便确定谈判的问题，并草拟一项开始和进行能导致停止核武器制造和宣布这种武器为非法的有组织的会谈的明确的计划。

我们认为负责拟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工作小组，应继续其工作。在去年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该小组应集中力量制订出一项可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在这方案中，这些国家将保证决不，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或一般武力。

罗马尼亚代表团也支持21国集团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关于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

(马利扎先生 罗马尼亚)

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的实质问题着手进行谈判的建议。

根据我国的原则性的立场，我们也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格哈德·赫德尔阁下的提案：建立一个机构来拟订一项关于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议。

我们还要强调，委员会应当能够向大会今年会议报告关于印度代表团提到的不诉诸核武器以及澳大利亚代表团已经谈到的停止制造用于军事目的裂变材料等议题方面的进展情况。

罗马尼亚，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对世界该地区的军事形势深感惊恐，该地区的武库量占世界的80%。另一引起惊恐的因素是：有可能在欧洲大陆上出现核军备竞赛的新的逐步升级。我们恳切地希望，现正在马德里进行的会议能就召开一次关于在欧洲建立互相信任措施和进行裁军的会议作出决定，该会议应该制定具体的措施以停止军备竞赛和减少欧洲大陆上现有的军事潜力。

当然，核裁军问题也是其他谈判场所上的题目，我指的是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称之为SALT。罗马尼亚欢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定，我们希望这些协定将在不久的将来就得到批准，因为协定的批准将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并将为有效地制止核军备竞赛采取进一步措施开辟道路。

我们集中力量于核裁军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应忽视为了禁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首先是化学武器、需采取措施的迫切性。罗马尼亚代表团赞成继续努力起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依我们看来，去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有益工作和几次和专家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为委员会走向更高阶段，即为起草一个关于彻底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协定进行谈判提供了基础。这个问题的质量方面应在工作小组的活动中得到反映；苏美在这方面会谈的完成可对达到这一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同在上届会议时一样，我们希望能在苏联和美国代表团提出的联合草案和在以前的谈判过程中别的国家提出的提案的基础上，起草一个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做出建设性贡献。

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在各个领域都给人类带来那么多好处，但它也是军备竞赛的推动力，这是颇为矛盾的事情。

(马利扎先生 罗马尼亚)

将新发现用于生产破坏性愈来愈大的武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重要的是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达到当前阶段时，对今后以什么方式继续进行工作，应做出决定。鉴于这个问题的高度技术性，我们支持主张设立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这个小组的职权应是研究新型武器造成的问题和为了有效防止将科学技术用于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签定一个或几个协定问题。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在就此问题签定全面协定以前，拥有必要的技术潜力的国家应着手在国家一级采取适当步骤防止将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用于破坏目的。

正如尼日利亚大使乌卢·阿德尼吉阁下恰当指出的，鉴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的联合国特别会议正在筹备中，联合国要求我们制定一项裁军综合方案的工作今年就特别显见迫切。这项任务反映出迫切需要以具体和带有约束力的方式制定一个战略和切实的谈判计划，以便动员一切力量支持全面彻底裁军，首先是核裁军。这个文件中除具体的裁军措施外，还应包括可能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裁军方面的作用，提高它对各谈判机构所做努力的协调和监督作用的条款。在当前国际条件下，这应是我们努力的一项主要目标。

谈到这里，我愿总结一下罗马尼亚代表团对委员会上的各项提案的立场。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倡议反映了使用特设工作小组这一原定的工作工具所能得到的真实好处。应该强调，我们在这方面的讨论不应妨碍去年已经进行工作的4个小组立即开始工作。

为了审议解决办法或为了使我们了解某些问题的最新情况而在委员会下设立灵活而实际的附属机构一事，不应象过去有些时候那样将之提高到组织和政治问题水平上。象我们这样的谈判机构应对它所关心的问题采取自由得多的讨论办法。正是在这种精神下，罗马尼亚代表团打算在不久后提出冻结和削减军事预算问题。我们对这个已经写入委员会十大原则中的问题特别重视。关于某些问题是否“成熟”的议论不能、也不应影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审议；我们相信谈判本身可以促使问题的成熟。

我还愿强调，按照1980年12月3日大会通过的第35/46号决议“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所说：“不仅各国政府，并且是全世界人民都必须认识和理解当前世界军备情况的危险，以便为和平与裁军发动公众舆论。这对于加强

(马利扎先生 罗马尼亚)

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公正与和平地解决争端和冲突和达到有效的裁军是非常重要的。”依我们看来，裁军谈判委员会如何使舆论更好地了解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从而密切它与舆论之间的联系，也应成为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罗马尼亚代表团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就这一点提出具体提案。

我们赞赏在科学家之间关于裁军的辩论日益广泛和他们在军备和将科学用于军事目的所造成的危险面前表现的客观的、清醒的责任感。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成立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我们表示希望研究所将为联合国文件所规定的主要目标进行工作。在发展中的中小国家里，感到有必要开展能为裁军努力提供有效支持的科学研究。

正如尊贵的瑞典代表英亚·图尔森夫人阁下所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会议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的情况下举行的。这届联大的任务是要对我们取得的结果进行公开的评价。如果我们取得的结果被认为不够，那么，其原因、包括委员会工作结构，很可能受到十分严格的审查。

从这一切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按照大会第35/152J号决议，我们委员会作为唯一关于裁军问题的多边谈判机构，应该通过把自己的努力与其他谈判机构的努力联合起来，在裁军的优先问题上起到实质性谈判的中心作用。

在结束我的简短发言时，请允许我强调，对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任何迟延，都将导致更加复杂的局面。我们一致认为，在现代武器系统的早期阶段，本是可以找到简单得多的解决办法的。时间不减轻谈判者的任务。我国代表团诚心相信，我们还没有达到无可挽回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在当前阶段不遗余力地促使我们的谈判富有意义并著有成效。

主席：我感谢马利扎大使的发言，特别感谢他对我说的十分热情友好的话。我还要提到他谈到德·卡耶先生使我特别感动。时代已经变了，但是，毫无疑问他的作品中的箴言至今还保留着其大部分价值。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愿与已发言的人一起共同祝贺您担任本委员会主席。您处理会议讨论的方法使我们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期会议将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更有成果。同时，我的代表团看到委员会内所表明的要尽快结束对议事日程的审议的普遍态度感到鼓舞。我们认为您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我们

(麦克费尔先生 加拿大)

对您表示赞赏。

我也愿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共同欢迎来自埃及、巴基斯坦、扎伊尔和罗马尼亚的新代表参加委员会。我的代表团相信，这些代表的个人贡献将有助于委员会的审议工作。

我今天的发言将是简短的。我只想就我们所看到的，对委员会今年会议的前景作扼要的概述。如果我谈到本会本届应有的任务和目标的话，我并无意思要在今天重谈裁军谈判委员会过去审议的历史，或对此提出任何新的办法。相反地，我在委员会历史的这个时刻所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时还铭记着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会议厅以外的事情，是为了强调我国政府的观点，即，对我们的工作采取最实际的和实事求是的办法，并以我们实际上可以期望达到的一切为目标，对我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

因此我希望委员会今年能以三项基本考虑为基础开展工作：

- (1) 我们应该以此刻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可能做到的一切为基础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并需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裁军谈判委员会不是工作在真空中，而受着国际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环境保持敏感。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工作获得进展，我们对本届会议和其他会议的目标必须按此定准调子。
- (2) 我们因此应把我们的目标限制在现实的建议上，使其列为有达成协议的美好前景的项目，或我们有较大机会取得一致意见的项目。只有通过取得成绩，我们才有信心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声誉会加强。
- (3) 在这方面，我认为，委员会现在就表示出有进展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欢迎很多代表团所表示的直截和灵活的态度，决心避免花费很多时间来处理组织和议程问题，而在1980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曾在这方面花费很多时间。

考虑到这些，我同意那些要求各工作小组尽快召开会议发言者。我也同意那些建议去年成立的四个工作小组——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及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应当重新成立或在它们去年职权的基础上继续工作的发言者。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承担新的职权，如果最后有此需要

(麦克费尔先生 加拿大)

或这样是可取的话，这可以与上述工作组的实质性的工作平行进行，也可以在工作组的工作表明最好应作出改变时这样做。这就是适合于这样一类谈判机构的实事求是和灵活的做法。

如果如我们希望的，这些工作组能马上开始工作，那么，我想现在对它们的成果作一番估测：

- (a) 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我们的估价是，如果所有参加国保持现实主义精神，条件是有利于工作组取得进展的。
- (b) 综合裁军方案：这个工作小组的工作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准备工作最有关系，工作小组应当坚定地迅速地进行工作并铭记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规定的工作计划。
- (c) 消极安全保证：这个工作小组在澄清所牵涉的问题及所牵涉的困难方面已作了有价值的工作，如果说这是一起困难的工作的话。现在可能该及早与工作组以外最直接有关的人去进行商谈，以便决定在现阶段在工作组内部是否有可能取得进一步进展，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此种进展。

关于建议设立全面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的的工作小组，其是否有效，要决定于是否能够采纳一种使所有的、特别是最直接有关的人都能接受的合乎现实的职权。我们在考虑成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时必须牢记这一点。我们希望在可能尽早的日期看到它的成立。然而我要重复一下，我们希望有一个有效的工作小组，也就是说，所有方面都必须愿意认真和现实地考虑职权问题。我的代表团坚信，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争谁的得分多。

在这些考虑和估价的基础上，我知道委员会很多其它成员也这样认为，我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的会议，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方式，向前推进；在1982年第二届特别联大以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应在去年工作小组经过真实努力而取得的点滴进展上，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成为就裁军问题进行真正谈判的机构，一如它本来打算的，也是全世界所盼望的那样。

主席先生，最后，我本着我刚才就委员会以外人士对我们的工作发生兴趣的这_一番话的精神，想说下边这些话。一个星期以前，我们提供了一本专门为年轻人写

(麦克费尔先生 加拿大)

的关于裁军方面的书时，发现年轻人对此感兴趣。主席先生，今天我想请委员会注意另外一起，其意义决不弱于前者的，有关这种兴趣的表现。主席先生，我愿高兴地告诉委员会，我们已正式通知秘书，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天和下两个星期的会议）中有两名议会顾问：查尔斯·卡奇亚先生和布莱恩·撒克先生，他们分别代表加拿大议会中的执政党和法定反对党。特别是卡奇亚先生还参加过各国议会联盟的裁军和安全问题会议，也是马德里会议的顾问。他们到这里来是使自己熟悉委员会的工作，想参加委员会的全体讨论，并想获得机会和其它代表团成员见面以便对我们所临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交流意见。

主席：我感谢麦克费尔大使阁下的发言，我还十分感激他对我说的非常友好的话。我借此机会欢迎查尔斯·卡奇亚先生和布莱恩·撒克先生，祝愿他们在这里过得愉快。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你作为一个为减轻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紧张局势做了大量工作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我向你表示欢迎。苏联代表团希望，在今年委员会活动的最初阶段，你将以主席的身份发挥你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杰出的经验和知识，以保证我们的共同工作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保证我们的工作是真的和卓有成效的。

现在开始的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从它的期限的角度来说，它是预定在1982年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届会议。这给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所有国家增加了特殊的义务。特别联大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作出的评价，除了其他一些事情外，将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意志以及在裁军领域中是否随时准备寻求真正的协议。

我们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正值马德里会议复会之际，这次会议的目标是为了欧洲人民安全与和平前途的利益达成协议——尤其是，应该达成协议为欧洲军事缓和和裁军会议的召开开辟道路。在维也纳举行的中欧共同裁减军队和军备的多边谈判仍在继续。我们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成果以及委员会中建设性的、认真的谈判将有利于这些重要的国际谈判机构取得进展。

我还想提请你们注意：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表大会以及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大会将相继召开。在我们这个多边机构的一切最重要的活动领域以及在解决整个裁军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仅以去年为例，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广泛的方案，其中有5月份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巩固和平和缓和的具体措施，1980年10月华沙条约成员国外长委员会会议就同一问题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建议，以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第三十五届大会、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裁军谈判机构中提出的倡议。

即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大会将就其一贯相当重视的加强和平和缓和、减少战争危险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些决定无疑会为人们遏止军备竞赛的斗争作出新的贡献。

众所周知，苏联一直把裁军问题的总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作为当代国际生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认为它的解决是不容拖延的。勃列日涅夫在他给苏联人民的新年贺词中强调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着明确而崇高的目标。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我们不可动摇地效忠于自由、公正和进步的理想。苏联坚决拥护缓和与加强合作，并坚决反对军备竞赛以及帝国主义政策产生的纠纷和冲突。”

我们坚信，世界可以通过限制军备竞赛的速度和规模直至最后停止军备竞赛来实现真正的安全，而不是通过无止境地发展更令人恐惧、而且耗费更大的战争工具来实现。从这样一种信念出发，即没有任何国际问题是不能在合理考虑到相互利益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加以解决的，我国在裁军领域里提出了种种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建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时期中，苏联就此问题提出了一百多个建议，内容从一个个的措施、特别是禁止原子武器以及后来的热核武器的措施，直至全面彻底的裁军。

大家知道，苏联代表团在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广泛方案。为了提高人民为和平和安全而斗争的各个具体领域里的工作的效力，苏联向大会提交了一件题为“和平与裁军、国际安全保证”的备忘录。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40多个与裁军有关的决议中最重要的是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提案为基础的，它们提出这些提案是出于关心改善这个星球的政治气氛和加深缓和的进展。联合国大会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国家坚定地赞成把裁军纳入实际解决问题的轨道，并在消除军事冲突的道路上，毫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不迟延地采取也许不是最为激进的、但毕竟是真正的步骤。一种信念正在全世界成长：八十年代必须成为在限制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十年。

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正如苏联在联合国第三十五届大会上提交的备忘录中指出的，军备竞赛“在某些领域快要发展到一个程度，一旦超过了这个程度，基于互相核查的协定可能就无法有效地遏制。”这首先适用于战略武器的发展。正如大家普遍承认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的成功构成了整个国际安全的核心。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一项决议中紧急呼吁不再迟延地实施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决不是偶然的。条约至今尚未生效的全部责任在于美国。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条款涉及到苏美安全的最重要的方面。正如我国最高级领导人一再声明的，我国完全不能接受使一方对另一方处于优势的做法。勃列日涅夫在给美国新总统里根先生的贺电中说，苏联赞成积极发展苏美两国关系和在解决国际紧迫问题中的建设性合作，这和其他所有的国家的努力汇在一起将大大有利于实现改善国际形势和加强和平的目标。

苏联提出的具体倡议证明了苏联希望解开我们这一星球各个角落的冲突之结的坚定愿望。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最近访问印度时提出的保证波斯湾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新的重要建议，国际社会予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这些建议为该地区各国、苏联、美国、其他西方大国、中国、日本以及所有对此感兴趣的¹国家达成一项适当的协议作了准备，这些建议还为在世界上最为爆炸性的地区之一实现永久的和平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国际事务的现状必将引起所有珍视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利益的人们的关注。军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势力的行动正威胁着把过去十年中取得的朝着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之间相互了解、信任和和平合作发展的积极成果化为乌有。继续致命性军备竞赛的飞轮正在飞转，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除了停止这一进程、防止一场世界性的浩劫、维护缓和、在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道路上并在裁军的道路上前进外，人类没有比这更为崇高和宏伟的任务了。

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在许多双边的和多边的裁军谈判机构不再工作的情况下，作为裁军领域中仍然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以及有效的机构，裁军谈判委员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会应该在这一方面发挥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苏联作为设立这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倡始国之一，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一再提出一般性的和具体的各种建议，供委员会审议。其中的许多建议已经在停止某些领域的军备竞赛的具体多边协定中生效。

今年，苏联代表团还将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为有成效地审议本届会议的议程项目而积极工作，以便取得最大可能的进展。委员会的议程已经很繁重。它包括下列重要项目：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放射性武器以及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准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审议的程度各不相同。关于其中的有些问题，已经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充分牢固的基础；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委员会成员仍在摸索方法，认真的谈判尚未真正开始。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极为严肃的，它们涉及到许多有关政治、军事和技术性质的方面，所以需要全面的和彻底的审查。

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最近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一旦实现的话就能开辟解决这一领域中任何问题的前景，那真可以高呼‘找到了！’苏联将对这种想法或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不管提出想法或建议的是谁。苏联并不垄断提这样的倡议。任何国家可以提。所需要的只是良好的意图。”

尽管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顺便提一句，有时是人为的困难），仍然抱着现实主义态度的苏联代表团认为，只要委员会的参加国抱有好意和适当的愿望，那么，我们的共同工作就能取得很大的进展，对具体项目的审议将达成具体的协定。我们认为最为要紧的是在一开始就集中力量处理手头的实质性问题，而不要把委员会成员的精力分散在次要问题上或与我们的议程无关的捏造出来的问题上。

苏联代表团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去年所有的核大国都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成员国增加了，总的来说，已经为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取得实际的结果作了良好的准备工作。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与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直接有关的并直接发给本委员会的决议应该发挥主要作用。在这一方面的一个积极例子是去年秋天召开的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器会议。大家知道，那次会议最后制定一项关于“具有过份伤害力的”常规武器的一般性的公约以及附属于它的相当的议定书。

我们还提醒委员会注意，它的文件中有许多苏联多年来提出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当然仍是有效和恰当的。无疑，苏联代表团将一如既往，准备对所有其他的旨在建设性地审议和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倡议和建议给以适当的注意。

在就各个不同的议程项目更详细地阐述我们的立场之前，今天我们想在此发表一些总的看法。铭记核武器竞赛给和平带来最大的威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1979年2月提出谈判停止生产一切类形的核武器，并逐渐消减其储存，直至最后彻底销毁这种武器的建议(CD/4)。但是，由于某些国家采取阻挠的方法，就此问题的谈判仍未开始。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回顾有两项决议要求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一项是第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核武器的一切方面”的决议，另一项是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就这题目进行谈判，特别要求就此问题建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决议。苏联代表团希望，本届会议期间将会打破僵局并开始核裁军的谈判，在这一过程中，应考虑到就此问题发表的种种意见以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第50段的内容。

我们认为，在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方面存在着取得进展的明确的可能性。苏联代表团一如既往，赞成在这一领域达成一项多边公约，同时认为有可能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达成一项适当的协定，以作为临时的措施。大家知道，这种做法已经反映在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里。当然，我们愿意和其他国家积极合作，寻找一种能普遍接受的保证方案。

在这一方面，回顾以下事实是合适的：苏联已不止一次地声明，它决不对那些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不在其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

在核裁军的全部问题中，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苏联一贯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考虑到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一项众所周知的决议，我们认为设立一个适当的工作小组是可取的，如果所有核大国都参加该工作小组的话，它的活动就会是有成果的。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应该专门审议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一切方面，以便早日达成一项所有核大国都参加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同时，我国非常重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视讨论这一问题的三方谈判，并愿意尽一切可能为成功地结束会议作出贡献。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对这一问题的审议不必干涉三方谈判的进程。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进行会谈，以便制定一项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在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定。今天，存在着核武器向全球扩散的真正危险，这一问题就变得特别紧迫。我们委员会能在制定防止以任何形式扩散核武器的措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已经建议，这一项目应该包括在本届委员会会议的议程中。

苏联代表团试图在广泛地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方面开展积极的活动。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态度是一贯的和始终不变的；我们赞成达成一项全面的条约，但是同时，我们也愿意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达成协议。考虑到许多国家发表的意见，在本委员会工作范围内设立一个有适当职权的特设专家小组是有益的。

在审议放射性武器——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一——的时候，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集中精力完成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制定，并为签字作好准备，这是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要求做到的。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基本内容和1979年、1980年间许多代表团发表的看法和建议都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敦促，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的问题不应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

苏联代表团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企图恢复中子弹的生产并在西欧国家的领土上部署中子弹的计划。这种企图不能不引起世界社会的深深惊恐和关注。在这一方面，我们愿回顾以下事实：1978年3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了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草案，这种武器在某些国家的武库中出现的危险性又继续增长了。

苏联继续赞成以一项国际间条约的办法来禁止中子武器。

在禁止化学武器领域里，委员会有许多工作要做。去年工作小组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正如小组的报告指出的，由于时间不够，没有对所有的问题进行应有的审议。如果该工作小组能继续它的活动，并把精力更加集中在那些已经出现普遍一致意见的问题上，这将是可取的。我们认为，在审议与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时，应该注意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到联合国大会呼吁要把制订出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销毁一切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的文本这一工作放在重要优先的地位。

我还想提及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这已经包括在委员会的议程中。苏联代表团非常重视这一方案的制订,并认为,根据实际证明是有价值的做法,在一个工作小组的范围内审议这一问题是有得策的。

以上是我国代表团想在一般性辩论会上就我们的议程和工作安排有关的几点发表的看法。

已经恢复工作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许多裁军谈判机构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所有的核武器大国和具有最大军事潜力的国家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的议程包括了裁军问题的最广泛的范围。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和过去一样将以密切的注意力和希望注视委员会的工作。我们的共同任务是不要使期望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世界人民失望。

苏联代表团准备和所有代表团一起,进行认真的谈判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以便完成裁军谈判委员会面临的责任重大而崇高的任务。

主席: 我对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表示感谢,并感谢他对我的一番友好的讲话。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最衷心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你代表的国家和南斯拉夫保持着传统的良好和友好的关系,她在我们现在讨论的领域中表现的积极性也是众所周知。在委员会今后的紧张工作中,主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主席先生,我们相信,你将以你那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和经验为取得相应的结果作出贡献。

我也谨向友好的埃塞俄比亚的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担任我们委员会上届主席时所做的工作。

我借此机会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埃及、扎伊尔、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代表——并祝他们工作顺利。

今天,没有人再会否认裁军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一点已经强调过多次,而且也反映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结论中。人类为了

(弗尔胡奈茨先生, 南斯拉夫)

比今天更成倍有效地毁灭自己而增加武器并耗费巨大资源这一事实本身是荒谬的和不能理解的。如果人们想想有多少发展中国家的几百万人民生活在饥荒和贫困的边缘, 事情就更是如此。军备竞赛的规模与人类最基本的信仰和愿望发生了冲突, 降低了人类所具有的最人道和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任何安全的或思想意识性质的借口能为此辩解。这就是为什么开始真正裁军的进程显而易见的是制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最紧迫的措施。

然而, 我们看到,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事实, 当代的人类却至今不能制止军备竞赛并开始一个真正裁军的进程。相反, 我们看到的是现有的武器和系统在剧增, 而且变得更尖端, 科学的成就也用于生产新的、更有摧毁力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几乎所有国家、特别是核大国的军事预算有增无减, 而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居然好意思声称缺乏发展所需的资源,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资源。

早在1976年, 铁托总统在不结盟国家第五次会议上建议召开裁军特别联大时说:

“已经发展成巨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仍在继续, 这正日益成为不稳定、紧张和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根源之一。”

不幸的是, 从那时以来, 形势变得更糟了。

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声称国家之间没有信任可言, 以此为军备竞赛辩护。然而, 如果每个国家都武装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呢? 此外, 有人则说, 应该首先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和理想的军事均衡, 然后才能进行裁军。人们难免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与此相反的做法是否更为正确? 也就是说, 开始真正裁军的进程能为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在世界上建立更为稳定的力量均衡创造条件。另一方面, 有人强调只有达到了军备均衡才有可能进行裁军, 等等。所有诸如此类的说法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恶化, 许多社会活动领域的现状日趋不平静, 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强权政治仍在继续, 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 对小国和不发达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的压力, 对现有的危机缺乏解决的办法, 新的危机温床不断出现, 等等。除此之外, 有些国家不尊重他们庄严地表示接受的联合国大会的决定, 特别是第十次特别会议的决定, 它们也不尊重人类绝大多数的意见和愿望。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陷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通过武器的储存，更接近于全面的灾难。

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尊重各国的独立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抉择。这是唯一可使真正裁军获得正确的位置和作用并毫不迟延地加以具体实施的做法，南斯拉夫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我们对那些人士的政策深表关注，他们用军备竞赛是有利于和平和安全的说法来为军备竞赛辩护。应该明确无误地向鼓吹这种立场的人提出警告，要他们注意这种行动会产生的消极后果以及他们以全人类的名义所担负的历史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更大的信心和乐观精神以及真正的政治意志来开始整个裁军问题而不作拖延。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历史责任，我们全体由于历史的巧合而在座担负这一任务的人，以及我们代表的政府，应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

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不结盟国家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裁军进程的发展。他们努力使这一进程更为普遍，使所有的国家都积极加入到这一进程中去，不管它们的国家大小或军事力量如何。不结盟运动从它真正的原则出发，认为国际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和平和安全只有通过普遍缓和紧张局势的进程和国际关系的普遍民主化才能得到保证和进一步发展。只有在这些基础上，才有可能成功地解决我们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通过裁军达到和平和安全以及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所有国家公正的经济发展。不结盟国家准备在这些努力中承担它们的义务，联合国以及本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也在另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义务。但是，军备竞赛的积极参加者，首先是核超级大国，显然要承担主要的义务。它们对世界的紧张局势、强权政治的使用、军事联盟利益范围的扩大以及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积聚负主要责任。

国际关系的进展与裁军的进程是密切相连的。另一方面，这一进程的实施将消除害怕和不信任的气氛，并将开辟人类活动各领域在公平基础上普遍共处和合作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裁军作为当今的主要任务，别无其他任何选择，而只能被认为是应包括一切有利于尽快通过并实施具体裁军措施的独一无二的进程。要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只能有一个目标——达成相应的协定。

迄今进行的多边和双边的谈判取得了一些，但很微小的结果。这是不够的，进展是缓慢的。有必要尽快加快目前的谈判并开辟谈判的新领域。所有国家在专门讨

(弗尔胡奈茨先生, 南斯拉夫)

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次特别会议上都选择了这一点。在那次会议上, 我们通过协商一致规定了种种原则, 在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最后目标时, 这些原则应成为这一进程的永久标志。当时我们还设立了在民主的基础上审议裁军问题的机构, 它们为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都能参加并采取广泛的行动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的委员会当然就是这个机构中的一部分。我们所有在座的都知道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我们的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一个多边谈判机构, 有着明确的职权和责任, 以完成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赋予的任务。为了进一步加强裁军谈判委员会, 我们特别重视两个基本的特点: (1)委员会是在始终公平的基础上, 在民主承认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国——不管其大小、不管属于哪个集团、还是不结盟国家或中立国家——的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工作, 以便这些国家能充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并参与所有有关问题的讨论; (2)鉴于有最快不过的可能就规定销毁各种武器的手段达成国际一致意见, 可见有关具体问题的谈判是直接的和有效的。

今年是委员会工作的第三年。我们必须分析迄今所取得的成果并问问我们自己第一, 我们是否已经实现了国际社会的期望并履行了第十次特别联大赋予的责职; 第二, 鉴于设想在1982年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我们眼前的义务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我国代表团想强调下列几点: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委员会已经进行了值得羡慕的活动和紧张的工作, 由此建立了牢固的工作基础。但是, 至今我们还没有取得一项具体的实质性的结果, 这跟委员会承担的责任是差距甚远的。具体问题的谈判进展是如此之缓慢, 以至我们必须问自己原因在那里, 为了加速谈判进程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不能把仅在议事规则、工作计划、议程或设立四个工作组方面达成协议看作是委员会工作的进展。衡量委员会工作结果的尺度只能是是否就审议的重要问题达成明确而具体的协定, 但这没有实现。为了取得这种结果, 我们必须表现出政治意志并准备在民主审议的基础上达成国际协定, 而不企图在特定的集团利益或垄断军备——特别是核军备——利益的狭小圈子内把自己目的服务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必须保护委员会工作的可靠性。也就是说, 世界上发生的事肯定会影响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但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事件成为阻碍委员会工作的障碍或借口。相反, 顺利解决委员会议程中的

(弗尔胡奈茨先生, 南斯拉夫)

裁军问题对解决威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某些危机形势将具有甚至更重要的意义, 而且也将对解决其他的国际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

去年我们委员会选择的道路乃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正确方向。这也就是我国代表团努力要求紧急恢复和继续去年的工作小组工作的原因。是延用去年的职权还是规定新的职权, 这个问题不应阻挠这些工作小组的工作。这个问题可以根据需要在委员会工作期间进行并不断进行审议。但是, 应该立即付诸行动的是最大可能地加强所有四个工作小组的谈判工作, 并立即设立另外两个关于全面禁试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21国集团在去年委员会会议结束时提交的最后声明中清楚地指出, 委员会今年应以上述的姿态开始工作。不结盟和中立国的立场是清楚的。事实上, 设立两个新的工作小组的建议是根据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的要求提出来的, 联合国大会有关的必须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在一切环境内停止核试验的大量决议中也表示了这一要求。这是我们能通过实质性的谈判加强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下次特别会议前履行所有应尽责任的唯一途径。这样, 我们才能证明没有辜负当时建立委员会的决定所表现的对委员会的信心, 并至少部分地做到人们期望于我们的事情。

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就本届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满意。

无容置易, 我们在1979年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议事规则是适用的, 没有必要再加审议。这项规则已经清楚地规定我们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以及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引证与此有关的具体条款。但是我想强调, 我们不能允许去年的情形在委员会重现——去年, 实质性会谈被程序问题的讨论耽误了, 而且有人在不能令人接受的基础上, 在已通过的议事规则的范围之外寻求解决的办法。

南斯拉夫代表团将和其他的委员会的不结盟和中立国成员国一起, 在今年继续为委员会尽可能地紧张工作而坚决努力, 并将以最为合作的姿态努力参加谈判进程。但是, 我们不能接受继续拖延工作和以各种理由避免实质性谈判的做法。如果委员会今年也不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的话, 对此我们不应听之任之。就我们来说, 我们将支持所有旨在积极地和建设性地解决某些问题的建议。现在该由军备竞赛的积极参加者们作出贡献了, 以便委员会能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对此, 南斯拉夫坚信, 既然在和平、独立和进步方面没有其他的僵局, 那么, 智慧和结束军备的意志应该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支配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联合国以及可能出现的任何场合和其他方面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促进和立即推动具体的和全面的裁军进程，以便不至于迟不可挽。

主席：我感谢弗尔胡奈茨大使阁下的发言，我还愿十分诚执地感谢他对主席说的热情的话。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看到您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感到无比的满意，这有多重理由。首先，委员会全体成员国这两年来都认为您是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杰出的外交家；您是一位言而有信的品质优秀的先生，我个人好几次发现您就是这样的人；并且您还是一个忠诚于裁军事业的人。其次，我认为，在您任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完成了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上达成的组织机构的协议，该协议为当时没参加多边谈判机构的核武器国家中国和法国参加裁军会议扫清了道路。先生，在您就任的一周内就已经证明了您的杰出的领导才能，我国代表团保证在您任职期间始终同你合作。

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埃塞俄比亚大使特雷费，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感谢，感谢他对委员会所作的宝贵的服务。也请允许我向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大使表示欢迎，欢迎他们到我们中间来。我期望同他们紧密合作。

在您的明智的领导下，委员会看来是有决心要使会议的工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遵照这种态度，也算作是我自己的一个贡献，我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将是很简短的。

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通过了《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该宣言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在联合国的档案里再增加一个文件而已。当我们作此创议时，这至少不是我国代表团的意图。而应当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说明大会对世界愈来愈动荡情况的严重的不安。这种动荡一方面来自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积累，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资源被快速耗尽，而投入这些资源不是为这一代或下一代投资，而是为了在一些国家里加强它们的战争机器。这一宣言体现了人类的愿望，但愿在1980年代末期能看到由于采取有效的裁军措施而有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并看到由于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进展而使各国在经济上比现在平等得多。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在这个十年里, 第一件大事大概就是1982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确实, “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第24段要求它的执行应列入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议程。在“宣言”里, 大会说: “《最后文件》中认定值得多边谈判机构予以优先谈判的各项具体裁军措施的完成, 将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创造十分有利的国际气氛”。“宣言”然后又列举了那些项目。它们是: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这种武器的条约, 禁止发展、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其中考虑到在这方面已提出的各项提案和建议。

主席先生, 在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第35/47号决议时, 我国代表团认为, 第二届特别会议不应视作例行的缔约国各方的审议会议, 好象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是一项公约, 它本身就是目的了。相反, 我们认为, 关于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决定是对制定具体的裁军措施的一种促进, 特别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更加紧张和认真的谈判。因此, 委员会应对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实质性的努力,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 委员会将因而在有效地作为一个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方面保持一定的声誉。

主席先生, 我希望委员会本届会议能以这双重目的为怀着手我们的工作。我们应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一开始就问一问自己: 委员会如何才能迎头完成这样一项任务: 一方面要作出有效贡献, 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它作为一个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信誉。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必须在作为首要前提的核裁军领域里取得成果。由于核武器国家核武库的数量愈来愈多, 愈来愈尖端, 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也就愈为现实。1968年时, 联合国大会委托搞一项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和对取得和进一步发展这种武器国家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该项研究报告中说:

“在拥有核武器国家数目增长的情况下或在当前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保持核武器的情况下, 是找不到保证安全方面的解决办法的。”

世界各国的安全, 必须通过全面彻底裁军、销毁核武器的一切储存和禁止使用这些核武器的办法, 才能求得。

1980年, 即12年之后, 大会又委托搞一项题为“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的研究报告, 并已提交第35届大会, 会议报告中说, 自1968年以来核武器的重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大的技术的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已经使得核灾难的危险更加令人感到畏惧。首先，核武器国家武库中核弹头的总数也许已超过40,000，梯恩梯的总量达130亿吨，相当于100万个投入广岛的原子。此外，核武器国家武库的战略弹头的数目，美国已经从4,500增加到9,200，苏联从1,000增加到大约6,000。当然，还已经发展了反弹道导弹，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巡航导弹，陆基机动导弹和最近的中子弹，我们对它已经听得够多的了。研究和发展工作仍在快速进行，看不到尽头。在发展技术的同时，还令人警惕地散布一种理论，说什么，事实上，人类可以在核战争中幸存下去，它也许甚至是值得一打的，而且是能够打赢的。因此，长期来一直是螺旋式上升的核武器积累主要理论基础的相互毁灭平衡论，也许不久将让位于一种蓄意发动核战争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建立在对可接受的报复性毁灭程度作出估计。主席先生，对任何一种可以设想的核大战来说，心理上的壁垒之一一向是这样一种希望，即，除非发生意外，两个超级大国中谁也不会真的有意识地对另一国发动一场核战争。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尊敬的瑞典的副国务大臣英亚·图尔森夫人在我们本届会议开幕日他们的发言中都广泛引用的美国国会的报告，是足以令人惊恐的了。美国早期警报系统所发生的迫在眉睫的核攻击的错误警报次数如此之多也决不是该系统所特有的。可以设想，苏联也早就同样有它的错误警报。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还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时期，错误警报也许可以受到控制，至少我们是这样想和这样祷告的。在紧张的、相互猜忌的和唤起对冷战时代的回忆的相互指责的时期里，也许就没有机会来——我在这里用一句美国话来说——事后批评连续发出的错误警报了。

人们必须容忍核武器积累可起威慑效果的论据，那是足够糟糕的了。如果它的确能起到威慑的作用，那么，除非在达成裁军协定后撤销了目前的核武库而且一直没有核战争，否则我们是无法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核武器的积累在进一步继续，只要武器系统的“现代化”也在继续，我们只能这么假定：威慑可以起作用。然而，这个令人烦恼不已的问题将始终困扰着我们。譬如，核子阵营的任何一方，到底还进一步需要多少摧毁能力，才能认为有足以起威慑作用？威慑力量不可避免地要看有关国家可以使用的兵力的对比和均势，而力量对比和均势又要看各方的主观的感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觉。它有赖于一种经常在变化的前提，而这种前提又是相当难于估价的。目前在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僵局是一个很有启发的例子。这个会谈是由双方最高一级的政治家和军事专家进行谈判的。然而，在参加会谈的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里，马上引起争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否的确保证了均势。确实，一直有这样说法：这种会谈对另一方有利，因此不予批准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要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基于愈来愈高一级的核军备的安全，将永远是不稳固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不仅对核武器国家自己，而且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逐渐转向灵活反应的理论或进行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不能给人以任何安慰。这个理论是基于某些人称之为克制地利用威慑力量，例如在一个有限的战场冲突中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而忘记了逐步升级到全面核大战的可能性。我认为，其中就孕育着发展中子弹，或者使用其鼓吹者愿意用的技术名词，即增强辐射减低爆炸力的炸弹的特大危险性。有些人希望，只要设备和财产仍然是完好无缺的，对于敌人来说，毁灭人类生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们发展了中子弹。除了有他们玩世不恭的一面外，发展这种中子弹将会模糊常规战争同核武器战争的界限。核战争的开始将不再取决于计算机可能出的错误，而将取决于政治和军事当局可能蓄意作的决定。中子弹可能部署在欧洲，强调欧洲稠密的人口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一点不应该使我们忘记逐步升级到世界范围的核大战的那种更大的危险性，那时我们中间谁也无藏身之地。

随着发展中子弹和其他武器等各种发展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在核武器技术方面是否已丧失了控制的能力。这看来是很清楚的：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军事研究和技术方面的势头很足，会偶然发现一些本来并未想到的，也不是出于军事上或安全上需要的新武器系统。当然，一旦偶尔发现了任何新武器，那末，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要求生产这种武器的压力，而军事战略家们总是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来。

要使国际和平和安全持续下去，还得再一次强调，需要制止核战争的危险，不是靠虚伪的、其最高限额是永远达不到的威慑理论，而要靠核裁军。用承担核武器综合研究的专家的话来说：“通过威慑进程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均势的概念也许是目前的最危险的集体谬论”。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裁军谈判委员会如要履行其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责职，就必须立即根据《最后文件》第50段，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已经递交了若干工作文件，委员会可以以此作为工作的基础。剩下的问题是要在委员会内协商一致，通过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建立谈判机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决定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制止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和发展这种武器的新类型，以及制止核武器扩散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步骤。这不仅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的优先项目，我认为，它还应该成为委员会对定于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圆满成功的一项主要贡献。

在力求制止核武器的野向和纵向扩散方面，若再一次强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重要性，就是多余的了。21国集团已经在本委员会就必须着手进行具体谈判提出了几个提案，其办法就是毫不迟延地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谈判禁止一切国家在任何时候进行的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这样积极的倡议却至今还未为委员会考虑，这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在第35/145 A & B号决议中特别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并促请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把它作为大会第1981年会议一开始就具有最优先地位的问题。第35/145B号决议进一步促请委员会尽一切力量来起草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务求不迟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提交大会。

对于第二次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议会议未能通过文件这一点，我们记忆犹新。我国代表团希望的是：关于支持设立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工作小组的诺言仍能保持不变。这是参加该条约的所有三个核武器国家缔约国在审议会议期间所作的允诺毕竟，审议会议之失败是由于不执行第四条关于核裁军谈判的条款。如果不扩散条约继续在不扩散方面起作用，那末，它必须不得进一步逆转，就象在审议会议上所发生的那样的情况。就一项象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样基本的重要措施开始谈判，不应看作是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几个缔约国对别的几个缔约国的让步。这是参加该条约所有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中的重要部分。同样，支持设立一个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工作小组并不是某些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的让步，而是所有成员国都认识到是它们的责任，要使委员会的谈判作用不负虚名。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世界舆论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成为一项决不能再予拖延的措施。

主席先生, 我希望, 本届会议实事求是进行工作的态度, 会使关于化学武器公约、关于放射性武器公约以及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等问题的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只要有认真的谈判, 有政治意志, 这些委员会已为其建立了工作小组的项目, 应该得出结果, 并在不晚于提出综合裁军方案的最后期限内递交大会。为了有机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我们应该保证进行大量的初步谈判, 开始实质性的谈判。我们应该铭记我的一个尊敬的同事在这里常常说的一句话: 追求最好有时反会败事。

主席: 我感谢阿德尼吉大使的发言, 我向他表示我热烈感谢他对我说的热情的、但太夸赞的、但肯定是十分友好的话。今天上午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已讲完了。我想时间已很晚, 来不及再进行别的事项了, 我们也未收到还有谁要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要求。由于时间关系, 我建议暂时休会。如果委员会同意的话, 今天下午3时30分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议, 对通过议程和工作计划以及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会议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适当决定。如果这个建议没人反对的话, 我就认为是委员会一致通过了。

会议于下午12时55分休会

×× ×× ×× ×× ××

第一百零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0日,星期二,
下午3: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贝格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撒克先生

中国:

梁于藩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晋法伊费尔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卡约诺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什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德索托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伊奥内斯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璫莫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恩达加先生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04次全体会议开始。我建议委员会现在应审查第21/REV.2号工作文件，根据议事规则，该文件中包括有主席关于委员会的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的建议。在我们就这一文件作出决定前我想作下列发言，内容你们早已熟悉，它得连同议程一起通过。大家有一项谅解，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问题可在委员会议程第2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下加以审议。大家还有一项谅解，议程第7项下的委员会报告将特别处理大会第35/1561号决议中提到的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审查办法的审议问题。我提醒委员会注意，工作计划中没有提到组织方面的问题，这符合委员会的愿望：这些问题、特别是议事规则第九节的修正案问题应在非正式会议上处理。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委员会决定通过第21/REV.2号工作文件。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我想在今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一个总的发言，但我非常感谢你，让我在今天作一个很简短的发言。

首先我想说，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委员会居然能这么迅速地通过其议程和工作计划，并且我想，主要应该归功于你，这样讲是毫不夸张的。

今天上午，我们的罗马尼亚同事在谈到你的时候提到了德卡耶先生，但在我看来，我发现你和德卡耶先生运用的方法不同。从罗马尼亚同事援引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德卡耶先生似乎旨在取得长期的成功。而在我看来，你则努力取得眼前的成功，委员会应该就此对你表示非常的感激。我国代表团不想表示我们的偏爱或提出新的建议，以免使今年会议议程的讨论复杂化，但是我想提请委员会记住，特别是在审议议程第6项“裁军综合方案”的时候，存在着提供一个裁军问题的区域性方法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上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了第35/156D号决议“对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的研究”，联合国秘书长提请我们注意这一案文（见第CD/140号文件）。目前，正请各国政府就过去几年中专家们准备的这一问题的研究报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将再次在纽约召开的下届大会上讨论。我们希望，从现在到1982年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区域性方法的问题将引起最大的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注意，并使之成为讨论、交换意见和仔细考虑的一个问题。谢谢你给我机会作这一简短的发言。

主席：我感谢昂克林克斯大使的发言和他的友好讲话。就德卡耶先生来说，我认为他的劝告对我们大家都适用，他的劝告很简单，也就是说：注意不要先撒谎，因为以后没有人会相信你。我认为这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是适用的，在那里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绝对至诚的规矩。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和我的比利时同事一样，想对已经通过的临时议程草案提两点简短的意见。您谈到委员会对以下事实的理解：在项目7下，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对委员会成员的审查问题。

我只想指出，以下这个事实：我认为，把这一点纳入议程项目7的概念中去并不意味着将推迟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愿意保留权利，根据议事规则，在我们全体讨论期间的任何适当时候，以及可能在一些非正式讨论结束后的适当时候，重新来讨论这个问题。

此外，我们面前的议程并不包括关于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的单独项目，即，“核查”；而这些问题是在十大原则项目9里所谈到的。根据议事规则，我愿意指出，在全体会议的适当时机，按照议事规则，我们愿意论及此问题。

主席：现在我想和你们一起审议非成员国参加的问题。我们已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几个非成员国提交的关于它们要求参加今年委员会工作的申请。按照惯例，我建议把这些申请按照日期的先后一一提交给你们，委员会对这些申请是协商一致的。秘书处已经散发了决定草案，现在都摆在你们面前了，它们是第23至27号工作文件。

第一个申请是芬兰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23号工作文件¹。如果没有

¹ “应芬兰的申请(CD/145)，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委员会1981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1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芬兰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指出它特别关心的问题”

“参加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的会议的问题待这些机构设立后再予决定。”

(主席)

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决定草案已经通过。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第二个申请是丹麦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24号工作文件²。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决定草案已经通过。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第三个申请是西班牙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25号工作文件³。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决定草案已经通过。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第四个申请是奥地利提出的，应当的决定草案已载入第26号工作文件⁴。如

² “应丹麦的申请(CD/146)，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丹麦代表参加委员会1981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1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丹麦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指出它特别关心的问题。”

“参加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的会议的问题待这些机构设立后再予决定。”

³ “应西班牙的申请(CD/147)，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委员会1981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1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西班牙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指出它特别关心的问题。”

“参加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的会议的问题待这些机构设立后再予决定。”

⁴ “应奥地利的申请(CD/148)，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奥地利代表参加委员会1981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1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奥地利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指出它特别关心的问题。”

“参加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的会议的问题待这些机构设立后再予决定。”

(主席)

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决定草案已经通过。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第五个申请是挪威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已载入第27号工作文件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决定草案已经通过。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还有两项提出的申请，一项是民主柬埔寨提出的，另一项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我提醒你们，并为记录在案，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协商一致的意见。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五个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会议的申请，我们愿意表示欢迎这些国家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此外，先生，在您结束发言时，您提到有另外两个申请参加会议的：一个是民主柬埔寨，另一个是联合国尚未承认的实体，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在其全体会议上，不要提出此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已讨论很长时间了。但是，既然已提到，正象您所说的，要把它记录在案，我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声明，并记录在案：就我们而言，不存在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实体，本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的分支机构，没有授权来审议或考虑来自那个实体的任何信函。

与此同时，我也愿意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遗憾，那就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民主柬埔寨代表团，由于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所持的立场，而被阻止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¹ “应挪威的申请(CD/149)，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挪威代表参加委员会1981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1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挪威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指出它特别关心的问题。”

“参加委员会其他附属机构的会议问题待这些机构设立后再予决定。”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蒙古代表准备不久在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我将借那次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而负责的职务。蒙古代表团今天本不准备发言。但是某个代表团刚才的发言迫使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发言。

首先，我国代表团对批准那些希望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申请一事表示欢迎。去年也作出过类似的决定。对于你发言的第二部份，蒙古代表团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对意见。但是我要重复一遍，对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刚才的发言，蒙古代表团认为有必要作下列发言。

正如我们反复声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所谓的民主柬埔寨。我们曾非常坚定地谴责过，并且现在仍然谴责对本国人民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血腥的波尔布特政权。这一血腥政权已经被柬埔寨人民自己消灭了。现在存在着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它的首都设在金边，它得到许多联合国成员国的承认。联合国承认柬埔寨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其国家名称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日子将会到来。现在委员会未能就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提出的申请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裁军问题毫无疑问是所有国家都极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非成员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愿意欢迎来自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的代表。通过支持它们的申请，我们确信这些国家将积极参加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谈判从而将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有效的贡献。同时，我国代表团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是否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问题未能取得共同意见感到非常遗憾。我的国家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现在它正尽极大的努力重新建设被波尔布特集团破坏了的国家。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性政策正得到世界上其它国家愈来愈多的承认。现在它和三十多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我们确信这种状况不会长期如此，其它国家也会正式承认真正的事实，并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是柬埔寨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而不承认还有什么其它的柬埔寨。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一样，对决定邀请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的代表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工作表示欢迎。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就邀请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委员会是柬埔寨人民唯一合法和全权的代表，只有它的代表才能在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的国际论坛上代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我们再次声明，提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尚未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一事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我们还坚决拒绝那个声称自己代表实际不存在的所谓的“民主柬埔寨”并要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罪恶集团的人纠缠不休地提出的要求。

彼得·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意和其他代表团一起衷心地欢迎邀请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代表团参加我们的工作。这是非委员会成员国对裁军问题感兴趣的又一个实例。

与此同时，我们深表遗憾的是，在此时没有邀请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我本来不准备发言的，但是，鉴于另外一个代表团已提出了此问题，我愿意读一下三天以前当我们正在讨论此问题时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录。

这篇文章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报纸发表的，而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莱恩·格斯特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题为“红色高棉：一个西方的矛盾”。他在这里写到：“在联合国投红色高棉的票，实际上是赞成种族灭绝”。红色高棉对人类犯下了罪，应该以此加以审判，而不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宠爱。红色高棉取消货币，背叛其国际义务，挑起大规模的农民动乱，进攻它的邻国以及有系统地消灭中产阶级。文章接着把波尔布特和35年前死于第三帝国火焰的希特勒进行了比较。没有这样的命运等待看柬埔寨的希特勒：红色高棉。它们在沿泰国边境集结，由泰国军队给以庇护，由中国给以武器，由国际机构提供食物和药品。格斯特先生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只简单的写了两句，但这已经不言自明了。韩桑林鼓励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已回归农村，他还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大米。大米对越南人民，对柬埔寨人民，大米对人民来说就是生命。在三百万人被杀害以后，生命已回到了柬埔寨人民

(彼得·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共和国。我认为这是真正的裁判，正如莱恩·格斯特所写的：“在联合国投红色高棉的票，实际上是赞成种族灭绝。”

现在是不是该考虑一个新的纽伦堡法庭来审判这种种族灭绝的做法？

梁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研究了非成员国申请参加会议的问题，现在愿就此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为了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广泛听取各国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凡是联合国成员国，包括有关专门机构的成员国，都应当有机会参加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会议。从这一基本精神出发，我们热诚欢迎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等国参加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关会议，相信他们将对裁委会的工作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对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民主柬埔寨的申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感到遗憾。众所周知，民主柬埔寨是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合法政府，历届联大都讨论并确认了这一事实。民主柬埔寨的申请是完全合法的，特别是，它作为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曾一再表示希望参加裁委会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讨论。本来，裁委会应该接受它的合理的要求，邀请它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由于某些国家一再阻挠，对它的申请至今未能达成协议。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反对裁委会讨论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申请。必须指出，韩桑林政权完全是外国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如果没有外国军队的支持，它就存在不下去。它根本无权代表柬埔寨人民。第34届和35届联合国大会都接受了民主柬埔寨代表的证书，并且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要求外国侵略军立即撤出柬埔寨的决议。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反对外国武装侵略、拒绝承认以武力强加于柬埔寨人民的傀儡政权的公正立场。我们要求同联合国大会有直接关系的裁委会尊重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维护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拒绝讨论和接受这个不代表柬埔寨人民的伪政权的申请。

主席先生，刚才保加利亚的代表还提到所谓的希特勒的罪行问题。大家知道，希特勒最主要的罪行就是进行武装侵略。那么在目前到底是谁在侵略柬埔寨呢？又是谁在那里武装侵占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呢？到底谁是希特勒，不是很清楚的吗？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这个不幸的讨论本是我国代表团希望避免的，因为有人提到所谓柬埔寨政权而终于到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这个讨论给人带来某种记忆错觉感，因为去年这些问题我们大部分都已谈过了。既然就此问题的某些发言相当广泛，我国代表团觉得有必要需将自己的立场加以展开。

首先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附属于联合国大会的一个机构，因为，照我们看来，这个机构是由于关于裁军的第十届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定而成立的。

其次，裁军谈判委员会不是一个全权证书委员会，为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它必须尊重大会批准的全权证书。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如果任何一个代表团的全权证书不被另一代表团所承认，其证书就成疑问，那么，我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将要变得极端复杂。

民主柬埔寨政府，不论人们对其表现看法如何，乃是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承认的政府，它的全权证书是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所接受的，其合法地位已得到联合国的承认。

本委员会未被授权重新提出、也不能以任何方式重新提出民主柬埔寨的全权证书问题。本委员会更不能通过其行动将任何形式的合法性给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不结盟国家的大多数、世界所有国家的大多数拒绝授予全权证书的政权。

所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已有人说过，完全是个吉新林政权，是由20万外国军队在一个外国的首都设立的“傀儡”政权，合法政府被这些军队赶走了。

如果说它是柬埔寨人民的合法政府，其证明应是20万军队的撤走。如果这些外国军队撤走后，这个政权还能存在的话，这才能说它是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合法政权。

如果本委员会允许考虑这样一个政权的申请，那末，我们可能接到的其他要求我们考虑的申请，我们将以什么标准处理呢？例如：纳米比亚特恩哈尔联盟要求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申请，我们将予考虑吗？它是南非设立的政权，南非寻求对特恩哈尔联盟的承认。南非在特兰斯凯制造的班图斯坦政权的申请，我们也承认吗？

这就是金边“傀儡”政权有意交采的这一申请所引起的问题中的几个。由于这些问题，由于这些很有份量和重要的考虑，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委员会决不应向某些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

国家的这种手法屈服，从而损害委员会的立场和品格。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借第一次发言的机会——虽然我原不准备在今天下午发言——祝贺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特别要祝贺你在短短几天中取得的成果。我们委员会在你的指引和指导以及在你的热情的鼓舞下，就议程、工作计划以及非成员国的参加问题达成了协议。

关于非成员国参加的问题，我们相信，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以及挪威的参加将有助于推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对他们的参加表示欢迎，并且我们相信，我们将能同他们进行充分的合作，并和他们一起在我们的各项活动中取得成功。

然而，你还提到另外两项申请：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申请以及自称为民主柬埔寨的申请。我们希望把下列内容记录在案：就我们来说，所谓的民主柬埔寨并不存在。一个有其首都金边、有其合法政府、有其人民和领土的柬埔寨国家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愿意借此机会对您担任主席表示祝贺，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向您和其他人，就他们的来到，以及他们之参加会议表示祝贺。

我本来不打算在这时候发言的，而是希望您作出的让五个非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的英明决定，能导致我们获得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但可惜，看来情况不是这样。因此我想阐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就批准五国，也就是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参加会议的申请而言，我国代表团非常欢迎它们，并确信，它们在它们所选时间内在讨论适当的题目时肯定会作出贡献。

就柬埔寨的代表问题而论，我愿意声明并记录在案，我国政府承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是柬埔寨的合法代表。

麦克费尔（加拿大）：主席先生，人们怎能不和大家一起向要来参加本届会议工作的非委员会成员国表示祝贺呢？我要说，同一年前相比，我们这次会议在如此早的阶段就在这个问题上向前推进，我承认这是我们取得的很大进展，但我还要说，看来所有的讲话都是强调另一问题，而在该问题上没达成协商一致，对此，我感到震惊。

在这一经过辩论的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立场。我在最后几分钟里，还要再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次说，它是“经过辩论的”。但是，我感到，这样一种辩论发生在象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一个谈判机构里，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认为，协商一致的规定也许有时会违反联合国大会本身可能已经作出的决定。但是，这个已经过辩论的问题，如果它是一个问题的话，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问题。所以我要求，委员会列下记录，表明加拿大代表团所以没有参加这场辩论，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已经过辩论的问题上没有立场，也不是因为我们赞同以前任何一个发言人在这一辩论中已提出过的观点；而是因为这是一场我们认为原本不应发生的辩论。

布兰科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谨借此机会对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各国代表团准备来参加我们委员会的讨论，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并对此表示十分满意。我们表示给上述代表团以充分的支持和合作，还想说的是，委员会在接受这些申请时，就是在充分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各有关的段落。

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对我们未能就联合国另一会员国申请参加我们委员会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表示十分不满。很不幸的是，这种程序并不符合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的方针的。

请允许我引用我国代表团在去年有一次讨论这一问题会议上的话：“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立即对联合国成员国提出的申请给予积极的响应并按它申请的范围接受它参加工作。”

我确实希望，委员会将在最近的将来能就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即民主柬埔寨的申请达成一致意见。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们很同意尊敬的加拿大大使的意见，这场辩论本来根本不应该发生。但事实是，这样一场辩论正在进行。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应受联合国大会的指导，认为联合国大会和这一机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都是同意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委员会有它自己的议事规则，而这些议事规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的，包括对这一个我们正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萨朗先生, 印度)

关于有些已经提出申请的国家的参加问题上, 或者已经提出申请的所谓国家的参加问题上, 正如你说得很对的, 没有取得协商一致。

我国代表团在这一特定问题上的观点是众人皆知的。在此问题上, 我确实还想重申, 印度政府不承认所谓的民主柬埔寨政权。我们认为, 柬埔寨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以韩桑林主席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而只有这个政府的代表才有权利参加讨论本届委员会的程序。

哲尔费先生(匈牙利): 主席先生, 首先, 我和那些代表团一起向您和委员会就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和挪威等五个非委员会成员国要求参加的申请迅速作出决定, 表示祝贺。但是, 就这里发生的其他辩论情况而言, 我国代表团原本是想予以避免的。因此, 我国代表团对某些代表团挑起这场辩论, 感到扫兴。

然而, 面对这场辩论, 我感到必须将匈牙利政府的立场记录在案, 即: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才是柬埔寨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匈牙利代表团对委员会未能决定就其申请作出积极的响应, 感到遗憾。

罪孽深重的波尔布特政权已被它自己的人民, 即柬埔寨人民, 撵下了台; 因此, 它不代表任何人, 只代表它自己。

主席: 如果没有人还想发言, 我建议委员会在明天下午3点举行非正式会议, 继续审议重新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在今天下午的审议中发言, 但鉴于刚才发生的辩论, 我不得不讲几句。首先我要向芬兰、丹麦、西班牙、奥地利以及挪威代表团表示祝贺, 我对他们根据委员会刚才批准的申请出席会议表示高兴和满意。

主席先生, 你将会回顾到, 你已经在我们的非正式会议上两次提到这个问题, 正如去年委员会报告中第17段提到的, 墨西哥代表团于1980年7月31日递交了一份工作文件, 该文件载入1980年7月29日的第CD/129号文件中, 标题是“载有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第九节题为‘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的修正草案的工作文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完全有理由希望不会重复出现去年那种非常占去我们时间的讨论。使我们对此产生希望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拿我们今天看到的为例，我们在5分钟的时间里批准了5项申请。如果这种精神在委员会内占优势，如果在今年的春季会议和夏季会议期间都不再有机会出现象今天下午后半部分会议上的辩论的话，我国代表团就不要求讨论我刚才提到的关于修正案的建议。但是，如果还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要求对我们提出的建议加以审查。那份建议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对某国的国际代表权问题上出现争论时产生的困难。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早在1980年4月就在一整篇发言中说明了我们的观点，并在同年7月31日再次简明地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在这方面，我再次重复说明，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抱现实态度，如果我们是现实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承认：本委员会是自成一体的机构，不管正确与否，就全权证书而言，它的成员不认为联合国的决定对委员会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东西。

情况就是如此，而且因为委员会必须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所以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一劳永逸地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对我们的议事规则作适当的修改。

显然，我们建议的修正案条文中的关键词句是那些关于某国的国际代表权出现争论的情况的词句。我国代表团认为最好是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又不必进行冗长的讨论，不必牵涉到，我重复一遍，有关议事规则的修正问题。但是，如果不幸的是必须进行讨论，我国代表团想在此时此地对委员会中各位尊敬的代表指出：这些是修正案的关键词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届时必须做的事是：为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目的，找出一个客观标准，来确定一个国家的国际代表权是成了争论的问题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一旦我们确定存在这种情况或认为将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有必要确定一个客观而公正的程序，这一客观的程序能自动得到运用，并且能使我们不再浪费时间来讨论我国代表团认为不是合法地属于本委员会这样的裁军谈判机构要讨论的问题。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人想发言的话，我重复一遍我几分钟前的建议，即我们将在明天下午3点举行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有人还请我代为通知，21国集团明天上午10点30分在这里开会。

会议于下午4点50分结束

✘ ✘ ✘ ✘ ✘

第一百零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2日，星期四，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范登堡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斯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撒克先生

卡奇亚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王芷芸女士

杨明良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卡约诺先生

卡西姆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石井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巴基斯坦: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秘 鲁: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巴尔迪维索先生
德索托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达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联合王国：

柳欣先生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表示，保加利亚代表团对您在此重要时刻，也就是我们正在为本届会议奠定我们活动基础的时刻，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感到满意。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愿，祝您在此重要岗位上，工作顺利、富有成效。并允许我提一下您在着手推动委员会1981年会议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意志。请允许我也对您的前任特德谢·特雷费大使，以及对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埃及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团新任团长表示敬意。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几个方面都很重要。国际局势是裁军方面取得成就的主要的背景和因素，而局势仍然是复杂的，而且矛盾重重。西方某些知名人士，由于幻想取得军事霸权，正在把人类推入一轮新的、甚至更可怕的军备竞赛中去，因此更接近于核大战的危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注意到，所有各种可能阻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生效的办法都被使用了，并正当制定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的其他许多军事方案时，作出了要在欧洲部署新一代中程核导弹的决定。

在当前热衷于实力地位政策的竞争中，现有一些迹象表明要重新制定在欧洲生产和部署中子核武器的计划。这是军备竞赛不吉利的象征，它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我们完全赞同尊敬的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她今年2月5日发言中的观点：即各国政府和人民应注意这些报道，并深思一下，中子核武器对人口密集的欧洲大陆各国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最终的影响。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看到有人企图对缓和制造怀疑，并把缓和视作对双方中一方单方面有利，不能不感到不安。欧洲大陆上所集中的军事力量和各种军备比世界各国的平均数要大20倍，所以生活在大陆上的几亿欧洲人是不能同意那些想把20世纪70年代说成是未存在过似的。正如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在这方面最近说过的那样：“无论缓和时期看起来也许是多么短暂，但它已向各国人民、各企业界人士和各种搞政治的和政治家们显示了它比‘冷战时代’有无比的优越性，它产生了结果，并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互利开辟更加宽广的前景。”我想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希望，但愿欧安会马德里会议将遵循一条建设性的道路，集中力量解决一些包括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等关系到欧洲和平和安全的重大问题。

本届委员会在目前阶段所起的作用要比过去更大、责任要比过去更重。为了在制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具体措施方面的努力取得进展，我们应比过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支持所有以前发言者在发言中提出的呼吁，特别是苏联、墨西哥、瑞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印度各国代表的呼吁。

请允许我提纲挈领地谈一下保加利亚代表团对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态度：

首先，谈一下关于组织和程序问题。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为了不浪费应分配给我们议程上主要问题的宝贵的时间，这些问题正在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予以解决。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已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第CD/141号联合文件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毫无疑问，这些有关核武器的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并构成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努力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著名的提案，是我们对多边谈判根本态度的牢固的基础。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本委员会多数会员国赞同我们的想法，即：设立一个关于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并毫不延迟地进行磋商，为未来谈判准备基础。这是符合大会第35/152B号和35/152C号决议的。我们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此种磋商的最合适的谈判机构，若考虑到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第50段的条款，它也是最终进行核裁军谈判的最合适的谈判机构。

最近几个月的许多事实已经加深了我们的信念：既不是怎样去完善核武器，也不是创造各种新的核战略，而是真正明确认识到热核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性，才是目前阶段人类文明要关心的主要问题。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宗旨鲜明的谈判，来证明我们的政治意志。今天，和平事业已成了我们时代的人道主义的鲜明化身，也是为一个崭新的、正义的世界而进行努力的化身。允许我再次引用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80年9月在索菲亚召开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议会的崇高的讲坛上的下列讲话：

(武托夫先生, 保加利亚)

“我们知道,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不会自行消失的。每一种制度都力图证明其生存的权利和它的各种优点。但从我们的观点看, 所有这一切未必意味着, 我们应该去发展各种核炸弹和核导弹。我们认为, 这两种世界制度之间的争论能够, 也应该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 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争的条件下进行。”

社会主义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它们1980年5月14日的声明中说得非常明确, 毫不含糊。我再引用一下:“与会国重申, 它们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限制和裁减一切类型的武器, 没有任何例外。”(CD/98, 第10页)。我们相信, 这一声明不会对世界舆论不起任何作用。

本届会议期间, 将引起委员会注意的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我想指出的是, 尽管苏联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 而这些步骤已经起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三边谈判一直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效。我们并没有丝毫低估三边会谈的重要性, 但我们支持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关于设立一个所有五个核国家都积极参加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委员会应该毫不延迟地进行制定这一小组的职权。

为减少核武器危险的努力的另一重要方面将是我们关于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讨论。考虑到委员会要向第36届会议就此重要问题的讨论结果提出报告, 这是完全符合大会第35/156C号决议的方针的。

我国特别重视消极安全保证这一议题。我国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观点, 已在去年关于此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里, 和第二次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以及大会第一委员会里都有了说明, 并向它们提出了几个工作文件和一项决议。我们曾有机会, 积极估价该特设工作小组在寻求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方面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 此项办法能导致我们签订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本届会议上, 重新设立的工作小组将又有机会完成去年开始着手的对消极安全保证的实质性方面的审议。大会考虑到此前景, 在它第35/155号决议中“呼吁所有国家,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志, 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 虽然保加利亚仍然坚定地支持签订一项国际公约的想法, 把它看作是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最有效的办法, 但在此阶段也可以探索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一些过渡期间协议的可能性。大会为了准备采取此项行动方针，在其第35/154号决议中“促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内容相同的不对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作为缔结此种国际公约的第一步。”决议还“建议安全理事会审查核国家所可能作出的关于加强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的声明，如果所有这些声明都符合上述目标，则通过一项核可各该声明的适当决议。”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特设工作小组应该继续审查所拟议的各种不使用核武器的方案，以便找出它们之间尽可能的共同点。从这些前提出发，努力将共同方案中的基本要点写进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去，或者将内容相同的具有共同基础的基本要点写进个别的声明中去，因为核武器国家适当地考虑到谈判中所取得的成就后，也许愿意主动发表庄重的个别声明。在这方面，正如1978年时那样，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和会议期间的这一时期将能成为努力有效加强对无核国家安全保证方面的又一转折点。特设工作小组还可交换意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惯例，对核武器国家发表的个别的不使用声明交安理会核可时，应具备什么最合适的因素。

保加利亚代表团不久将提出一个关于这些问题的工作文件，这些问题是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小组根据这些方针应该讨论的。我们认为，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并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以便达成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话，就能够就此项目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这方面，我们对苏联代表团在上届委员会会议发言中表示随时准备同其他国家进行积极的合作以寻求一项相互能接受的保证方案，表示欢迎。

主席先生，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期望在化学武器方面将进行深入的工作。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即：特设工作小组已取得了一定进展，虽然正如在其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时间有限，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现在，我们要去完成这项已经开了头的工作，集中力量讨论共同之点。

我们相当重视苏美关于化学武器的双边会谈，并期望它们早日恢复会谈。

关于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问题，在最近几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一直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全面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好处是相当显然的。目前阶段所需要的是：要所有现在能够发展此类武器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的国家表现其政治意志。在这方面，现在出现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担心的趋向，并使人确信有需要进一步加紧努力，在具体的裁军措施上达成协议，以防止这些趋向的发展。

关于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早日制订一项根据苏美联合提案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草案的有利的前提条件是确实存在的。特设工作小组在上届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导致了进一步的澄清。我们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很有希望能缩小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从而为在本届委员会会议结束时顺利完成此项任务创造条件。

主席先生，在委员会1980年会议结束时，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CD/128号文件，谈了我们对综合裁军方案主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委员会在努力适当平衡不同国家和集团的立场时，应不遗余力地去力求及时制订该项方案。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向您保证，保加利亚代表团将竭尽全力对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内的实事求是、目的鲜明的谈判作出其微薄的贡献。

主席：感谢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的发言，并热烈地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匈牙利）：主席先生，在全体会议上作首次发言的时候，我谨代表匈牙利代表团就你担任我们委员会本月份主席的负责职务向你表示祝贺，并对你生气勃勃地主持委员会工作表示赞赏。我希望，委员会在你有经验的指导下，将很快解决其余的悬而未决的程序问题，并开始着手实质性任务。

我还要向埃塞俄比亚大使特雷费表示赞赏，他在去年八月份我们工作的决定性阶段担任委员会的主席。

同时也请允许我衷心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罗马尼亚、埃及、巴基斯坦和扎伊尔的代表，并祝他们工作顺利。我国代表团和他们的前任有着友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愿意继续这种关系。

1.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能就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并在重新设立去年会议设有的四个工作小组的问题上也达到了同样迅速的结果，而且对设立有些集团或代表团建议的新工作小组的问题作出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匈牙利)

了规定。去年会议的经验清楚地证明，工作小组范围内进行的谈判是朝向我们的目标前进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工作小组要开始工作，并在谈判中取得进展。

2. 在我以前的一些发言已经提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严重的和恶化的。人们在同意这种看法的同时不得不认为这是一种忽视当前国际关系现实、抛弃均衡和平等安全的原则以及公开声明准备取得军事优势的政策的结果。新的核信条正在制定之中，以便在核武器的使用之前减少或消除政治、技术和心理上的障碍。为达到这一目的，北约掀起了一阵新的核军备竞赛的浪潮，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的中程核导弹的巨大武库。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批准被推迟了。该协定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暗淡。

去年5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宣言》，该宣言清楚地表明了匈牙利政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现状的立场。成员国在那份宣言中明确宣布，他们并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主张在逐步减低军事力量的水平上取得均衡和平等的安全。宣言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去年12月份，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再次重申了这一方案。

3. 和我们的会议同时进行的还有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次会议正就缓和的军事方面进行重要的谈判。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国一起，将竭尽全力为尽早召开欧洲军事缓和和裁军会议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认为，马德里会议能够而且应该就这样一次会议的召开及其工作和议程的轮廓作出决定。在加强欧洲和平的基础方面，在所有与会国承担义务，为减少军事对峙和促进欧洲裁军采取有效步骤和力求取得具体结果，并使这种义务付诸行动方面，召开这次会议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虽然匈牙利不是维也纳会谈的正式成员国，但它很重视这一进程，并希望会谈尽早取得积极的成果。

4.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遏止军备竞赛和实现真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匈牙利)

正裁军方面可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第35届联合国大会也表明，应紧迫地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规定付诸实施。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应在其工作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上列有所有需要解决的裁军的主要问题。工作计划以及设立起来后的工作小组将成为我们的活动要取得成功的必要而合适的依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交的工作文件（我国代表团也是其共同发起者之一）中载有对这一委员会工作的所有主要意见。

5.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作为委员会工作的最高优先考虑项目。在过去的两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审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提交的关于停止生产任何类形的核武器以及逐步减少核武器的储存并最后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毫不迟延地设立一个由所有核武器国家积极参加的特设工作小组。

关于核裁军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认为苏美之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的继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令人深为遗憾的是，继续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做法使这一极其重要的过程停顿了。我们希望，这项条约批准后谈判将继续下去，以实现战略核军备的更重大的裁减。

在核裁军领域，匈牙利代表团特别重视达成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关于继续有关此问题的的工作小组去年所作的大量工作，我国代表团有这样一种意见：关于核武器国家要发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一事，委员会应对这种内容相同的庄严声明考虑一些方案，交安全理事会在其适当的决议中予以认可。这可能成为朝向达成一项国际公约的第一步，在我们去年的讨论中，对这个问题原则上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匈牙利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决定把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列入委员会议程而纳入核裁军范围。审议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如同社会主义代表团在最近的一份工作文件中建议的那样，也是应设立一个工作小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 匈牙利)

组。

去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期间对有关核裁军一切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议的经过清楚地表明了各国对保持和加强不扩散体制的基本兴趣。但同样明显的是,不在核裁军的其他领域取得真正进展的话,这也是做不到的。

6.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另一项最为紧急的项目。早日达成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将大大有助于结束核武器向质量改善的发展及其扩散,并有助于改善国际气氛。大会第35/145B号决议要求委员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并开始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将满足这一要求,并在现在已全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核武器国家的积极参加下尽早开始实质性的工作。我们相信,所有核武器国家暂停核武器试验会大大增加成功的机会。我想就此问题再补充一点,匈牙利代表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就此问题的谈判不应妨碍三方会谈。我国代表团希望三方会谈不久将恢复。

7. 在核裁军领域外,委员会还有紧急而又非常重要的任务。其中之一是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鉴于有令人惊恐的报道和正式的声明提到新一代的化学战剂,即二元成分武器的有计划的生产和部署,早日达成一项协定就变得特别紧迫了。我国代表团希望,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不久将恢复工作,并在去年工作小组的有成绩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一项有效禁止一切化学武器协定的制定。

8.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比往年更重视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某些人士致力于军事领域的技术优势,其结果必将是把最新的科技成就运用于军事目的,从而可能会引起甚至更难控制的新的一轮军备质量竞赛。委员会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长期来一直建议,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出现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制定出一项禁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面协定,并辅之以禁止具体类型的此种武器的具体协定或协定书。大会就此问题通过的第35/149号决议实际上向委员会重申了这一要求。

(伊姆雷·科米韦斯博士，匈牙利)

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提醒委员会注意一项去年提出的并得到几个代表团支持的建议。过去几年就这个问题的讨论过程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应找到更为有效地处理这一复杂而范围广泛的问题的新办法。设立一个由合格的政府级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将是一个适当的机构，它可以用更丰富的专门知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而且委员会也能从中得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重申第CD/141号工作文件载明的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建议的原因。

令人关注的是，据官方消息说，新上任的美国政府正在再次考虑生产和部署中子武器。我完全同意英戈·图尔森女士2月5日在委员会就此问题的发言。早些时候，这一计划已经由于欧洲舆论的反对而被放弃。现在又重提这一计划，这就使得重新审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于1978年提交给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就一项禁止生产和部署中子武器的协定开始谈判的建议既及时而又符合当前的实际。

与这一领域有关的一个具体的方面是禁止发展、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去年委员会曾在一个工作小组内审议过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工作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我认为，今年委员会应更具雄心地处理这个任务，并尽力做到向第36届大会提交一份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完整的公约草案。根据现存的建议和去年的工作，只要各方都表明必要的政治意志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可能的事。

9. 匈牙利代表团相当重视制定裁军综合方案的问题。我们支持有关工作小组继续工作，并愿意积极参加其中的工作。我们希望，工作小组以及委员会就这一重要问题的活动将取得现实的和有益的结果，达成一项涉及面足够广泛的、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我国代表团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方案应反映平等和平等安全的原则。

主席先生，这就是我在委员会现阶段工作所要说的。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将按照工作计划中的日程就不同的具体议题发表更为详细的意见。

主席：我对尊敬的匈牙利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巴西代表团看到你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在两周前，巴西总统访问了法国，这给我们两国间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长期而平静的关系带来了新的推动力。从个人的关系来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你几乎每天都发挥着你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的才干。你耐心地鼓励、你具有循循善诱而非强求于人的才能、你办事柔中有刚，你这一切赢得了在座的同事们的友好而深情的尊敬。请允许我还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以及扎伊尔的同事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期望着和他们进行最密切的合作。每年开始我们的审议工作时，习惯作法是对世界形势及其所涉及的、直接与本委员会有关系的主题，即裁军问题作一次总的观察。这种观察的结论总是这样：自前一届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以来的十二个月期间军备竞赛和军火库的破坏力量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国际社会制止和扭转这些趋势的努力。1980年也不是例外，我们又一次见到旨在以比过去更迅速、准确和强大威力制造死亡和破坏的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发展和部署的趋势正在发展，甚至在加速发展。随着这一不祥的趋势，出现了这样的看法，认为一场核战争是可以真正打起来并可以赢得胜利的，这一看法反过来又是以核威慑能避免爆发一场核战争的理论为根据的。

当然，自从超级大国和其他三个核武器国家的武库出现核武器以来，还没有任何冲突发展到使一个、两个或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为虚妄地寻求胜利而使用它们的全部军事力量的程度；幸亏是如此，否则，我们肯定不会有人还坐在本会议厅，力求为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制定永久的方案。

我们必须共同承认，只要全世界的安全，当然包括那些看来指望在日益不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更多安全的国家的安全、处在经常的危险中，就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安全。在联合国的裁军论坛上、特别在大会上次会议期间，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一再强调这一点：若要在裁军谈判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态度。然而，有人在提出这样的议论，说什么在裁军过程期间、甚至在不进行裁军的情况下，为了“不减损安全”可以为军火库和战略学说进行被婉转地说的所谓“现代化”。巴西代表团不能宽容这些看法，这种看法不仅想使拥有核武器合法化，并也想为其日益改进的技术和日益增强的破坏力进行辩护。两个主要军事联盟最近在战略和战术思想方面的发展看来只能证实以下的结论：对超级大国来说，“军备管制”一词所包含的意义只是把军备竞赛就在它们所支配的用以不断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匈牙利)

改进武器的资源而言调整到互相可以容忍的水平。相反地，人类的绝大多数一再明确表明，希望达成真正裁军，意思当然是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开始采取核裁军的确实措施。

巴西一直认为达到这些目标是最优先事项，我们将继续为使这些措施取得进展作出实际努力。在大会上届会议时，巴西共同倡议了第35/152C号决议，要求就这一项目开始谈判，并规定在本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范围。我们也支持21国集团就及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讨论这个十分重要问题的各具体方面的要求。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关于应使就我们议程的六个实质性项目设立的六个工作小组不再延迟地开始工作的提案。

主席先生，在关怀上述问题之际，现在，是否可允许我就委员会通过的今年会议议程的几个实质性项目发表一些意见。当然，我国代表团将在适当的时候分别就每个项目详细发言，希望能在六个工作小组进行谈判时发言。

我在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不仅是我国代表团、也是整个国际社会认为的迫切和优先问题，它出于大家所知道的理由，现在是我们议程上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现在已有足够的材料，具体提案也不少，可以保证开始就这一主题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谈判。有关这点，我只想重复，我们的恳切希望是使委员会能就这一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我们议程的下一个重要和迫切项目是谈判一项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我们不懂，为什么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被认为对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三个国家间已经进行了多时而无多大进展的会谈是个障碍。反之，看来这种措施成功的条件就在于其普遍性，那就是说，应达成一项载有旨在赢得尽可能广泛参加的规定的条约。最近在裁军的一般领域内所达成各项协议的历史有力地证明，要指望国际社会对那些没有考虑它们的合法要求或旨在使不平衡和歧视永久化的安排给予全力支持和信任是欠考虑的，也是不实际的。巴西认为，一项禁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条约本身不是目的，也不只是保证核武器俱乐部不再扩大的一个防御步骤，而应是朝向核裁军道路上的有意义的一步。这样一项条约事实上可以冻结对核武器进行改进，这就能有效地制止纵向扩散。下一步，也是明确地与禁试联系在一起的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一步, 应该是开始就核裁军本身采取具体措施。此外, 条约不应阻碍和平利用核能的充分发展, 而应该被看作是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和促进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的一份有积极意义的文书。

我的代表团坚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会大大有助于澄清一些重要问题, 并最终导致制订一项公平和持久的禁止军事用途核试验条约。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摆在裁军辩论的最前面已经为时不短了。巴西一贯指出, 它深信唯一有意义和持久的保证就是核裁军本身。在核裁军问题未解决之前, 人们已提出了一些提案, 包括就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在支持这个提案时, 巴西已经指出, 无论如何不应把禁止使用解释为拥有核武器是合法的, 因此, 公约应载有一条对核裁军承担明确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规定。在连不使用的公约都没有的情况下, 已有人制订了一些替换办法, 例如制订某种安排要各核武器国家作出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这里应该指出和强调, 核武器的固有性质是它具有独特的、迄今未被超越的摧毁本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基础的能力。秘书长最近关于核战争的有害后果的报告对这点提出了一个生动又现实的说明。由于核武器的本性、其致死效应不只限于交战国, 联合国早已指出使用核武器是“对人类的罪行”。由此, 各核武器国家正式保证不对那些已决定放弃实行核军事选择的国家使用核武器, 显然是不够的。因此, 任何临时安排应该要各核武器国家承担双重义务: 第一, 承担一项明确而有约束力的核裁军义务, 第二, 承担同样明确的义务, 保证在接受第一项义务和真正实现核裁军期间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只有接受了这双重义务, 才能与各无核武器国家作出的放弃军事选择的决定恰当地保持平衡。

巴西代表团关切地注意着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去年进行的讨论, 这些讨论很有利于澄清这项复杂事情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我们全力支持为实现全面禁止生产、发展和储存化学武器作出的努力。此外, 我们认为将来的公约必须作出规定, 要已拥有这些武器的少数国家承担明确义务去销毁这种武器的已有储存, 包括详细和全面地公布此种武器的储存和生产设施。销毁已有的储存、拆除和改建设施当然是拟议的公约中最重要的内容, 因为这些措施会使这一新的文件具有真正裁军的性质。因此,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把这正在谈判中的文书称为“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公约”比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将来的公约中另一重要方面是促进在国际领域内将化学剂用于和平活动和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合作问题。

有关放射性武器问题，巴西代表团仍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致力于谈判更重要的优先项目。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已认识到裁军范围内其他各方面的迫切性，特别是核裁军方面的迫切性。

主席先生，最后，我们认为，委员会不应错过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机会。我们感到高兴，这一事实已得到所有代表团应有的认识，也在我们1981年会议议程上有所反映。将提交给1982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只是这种贡献的一个方面，尽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查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载《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该文件赋予本委员会谈判裁军措施的极为实际的任务。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三年的工作中，迫切需要取得具体进展。1978年设立的这个机构应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应成为一个真正推进裁军事业的有效机构。在这军备竞赛达到令人不可忍受的水平的时候、在这样的水平现在仍被那些有能力决定军备竞赛的进程和速度的国家认为不足的时刻，我们如果失败，其前景看来确是不祥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巴西大使的发言，也很感谢他对我说的一番热情的话。

俞沛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你，德拉戈尔斯大使担任一九八一年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第一个月的主席。我相信，在你卓越的主持下，本届会议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代表团愿同你进行充分的合作。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今年开始参加裁委会工作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的大使表示欢迎。

主席先生，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总使人们对新的一年寄予希望，在这八十年代的第二个春天，当我们又聚集在这里讨论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裁军问题时，我们衷心希望，在各国代表的共同努力下，本届裁委会的工作将在上届会议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有所进展。

(俞沛文先生，中国)

但是，当我们环顾同裁军谈判密切相关的世界形势的时候，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关切和不安。国际局势继续动荡，一些冲突地区形势还在恶化。特别是一个超级大国直接出动武装部队强占主权国家阿富汗，那里的战火仍在蔓延。与此同时，它还支持其代理人继续侵占柬埔寨。去年第三十五届联大再次通过决议，要求无条件地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出全部侵略军队，它们迄今拒绝执行。最近一个时期，这个超级大国还在欧洲战略要害地区集结武装力量，频繁进行军事活动，使欧洲局势也孕育着新的危险。这些都不能不为当前的裁军谈判带来障碍和影响。

一年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有增无已。一方面，它们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东、印度洋和波斯湾等地区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和部署，使这些地区风云紧急，战争危险进一步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对军事优势的争夺也在日益加剧。一个超级大国口头上说要“保持均势”，实际上，它在取得了常规军备在数量上的优势后，正在大力改进质量；它在核武器方面取得了大体均势后，又在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它的核攻击力量已由于配备了新型核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而大为增强。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不甘示弱，正在增加军事开支，研制新式武器。它们之间已经开始了新一轮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军备竞赛。

面对国际局势的恶化和军备竞赛的加剧，世界人民要求制止侵略扩张和停止军备竞赛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年来，许多国家的代表在一系列裁军会议上强调地指出，阿富汗事件使国际紧张局势严重升级，破坏了国际裁军谈判所需要的信任气氛，阻碍了裁军谈判取得进展。现在，人们要求超级大国以实际行动而不是以空洞的言词来“维护和平”和“促进裁军”，这是完全符合国际现实状况的正当要求。

中国代表团是在八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动荡不宁的时候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的。我们怀着真诚愿望，严肃认真地同各国代表一起磋商和探讨各项裁军问题，希望裁委会的工作能对裁军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根据上届会议的工作实践，我们认为，要使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展，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和采取合理的工作程序。

当前，国际军备现状的特点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其它国家的庞大军事武库。只有它们才有能力挑起大战。它们推行霸权主义，严重威胁着各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因此，超级大国首先采取行动，大幅度削减其超级军火

(俞沛文先生，中国)

库是当前裁军问题上的一项根本原则，适用于裁军领域的各个方面。遗憾的是，超级大国迄今拒绝采取真正裁减其军备的行动。这是裁军谈判难于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症结所在。

裁军问题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国应在充分平等的基础上讨论和谈判各项裁军议题。目前，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都比原来的谈判机构有了改进。由少数大国垄断裁军谈判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中小国家的发言权有所增加，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中、小国家的意见和要求未得到应有尊重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认为中、小国家完全有权提出它们合理的主张，并督促超级大国采取切实的裁军措施。

现在，我愿就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首先谈谈大家普遍关心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由于超级大国加紧核军备竞赛和加强核战争的部署和准备，世界人民处于日益严重的核战争威胁的阴影下，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制止将给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核战争。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才是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根本途径。衡量任何核裁军措施的价值，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危险。在现阶段，要减少核战争的危险，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必须停止它们之间日益加剧的核军备竞赛，率先大量削减它们的核武库，停止生产任何种类的核武器，缩小它们同其它核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为所有核国家共同削减核武器和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创造必要的条件。

关于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我们认为，仅仅停止核试验是制止不了超级大国的核扩军的。在它们大量削减其核武库之前，不加区分地要求所有核国家一律停止核试验，只会有利于超级大国维持和巩固它们的核优势地位，对减少核战争危险并无助益。只有超级大国大量削减核武库才能为全面核禁试创造必要前提，并有利于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危险。

关于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中国代表团一贯主张，在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总的核裁军目标之前，所有核国家应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尽早谈判缔结一项国际公约。谁都知道，无核国家不会给核国家带来核威胁，核国家没有理由拒绝承担对无核国家提

(俞沛文先生，中国)

供安全保证的义务。

现在，谈谈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裁军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十多年。令人失望的是，人们离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依然十分遥远。相反，超级大国的化学武器库一直在扩大和更新。一年来，大量报道说明化学武器正在被用来屠杀和残害被压迫、被侵略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现实威胁使全面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具有更大的迫切性。我们认为，本届裁委会应在上届裁委会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就起草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进行实质性谈判。

各国人民严重关注在阿富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第三十五届联大通过对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国际调查的决议。这表明各国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强烈义愤。中国代表团支持任何有利于维护和加强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并能够有效地制止违反该议定书的罪行的建议和行动。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中国代表团一直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制定，因为“方案”涉及裁军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措施，对指导今后的裁军进程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为了使“方案”有利于促进裁军的进展，必须从当前世界上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一系列重要的裁军原则和确定裁军措施的优先次序。

我们认为，“方案”应充分吸取各国的合理主张，例如，拥有最大武器库的国家应对裁军负有特殊责任，裁军应维护各国主权、独立和安全，在核裁军的同时也应重视常规裁军等主张。这些主张符合中、小国家的迫切要求，有助于减少超级大国庞大武库对世界和平与各国安全的威胁。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组成部分的建议》都反映了这些重要主张。裁委会在制定《综合裁军方案》的过程中，应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同许多国家的代表怀有同样的愿望，希望本届裁委会会议能就各项议题的谈判取得实际进展。人们对一九八二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寄予热望，本届裁委会会议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为特别联大做好准备。我们面临的任务是重要和迫切的。中国代表团愿同各国代表们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为切实促进裁减军备，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俞沛文先生, 中国)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的发言，也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代表波兰代表团，和前面各位尊贵的发言人一道，对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开始时担任二月份的会议主席，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和我国代表团团员在向您表示诚意的祝贺的同时，还要对您在咱们头两周的辩论中，你的卓越表现所反映出来的外交能力，表示深深的赞赏。

在咱们为这个月的剩余日子向您表示良好祝愿的同时，我不能不说我是多么高兴地欢迎同波兰有古老的互相尊重与合作关系的国家——法国的尊贵的代表担任主席职务。

我也愿向在去年闭幕会议上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宝贵贡献的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阁下表示热烈的感谢，特别感谢他主持起草了委员会向35届大会提出的报告这项困难任务。

我还向最近才来作为各该国代表团团长和咱们一起出席会议的、尊贵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代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还要向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阁下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为了委员会的工作能顺利进行，他们不遗余力地完成由他们负责的任务。

咱们现在进入了扩大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连续第三年的活动，也是全体会员国都出席的第二年工作。这项工作使咱们增长了更多的经验。咱们现在互相之间的了解比三年前增加多了，虽然如同以往一样，各国代表团团长经常更换。另一方面，每月主席的轮流担任给咱们的工作带来了由本国的历史背景和特点形成的各位执行主席的种种不同个性特点。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大家所说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会议的重要性。如果我说我国代表团是带着我国政府的明确指示来到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我大概不是泄露机密。我国政府的指示是，为加强这个作为唯一的世界范围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受到各国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信任的委员会做出贡献。为了不辜负这种信任，我的

(苏伊卡先生, 波兰)

代表团受到指示, 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必须具有建设性, 并坚持不懈地觅取这样一种折衷办法, 它将使制定的各种方案具有均衡性质而不损害相互安全的利益。这种态度的基础是相信必须沿着下降的军备螺旋线去寻求安全的保持, 因为在过去35年中, 这种螺旋线的上升已使军备开支增加了四倍。但是, 今日世界的安全是否已提高四倍? 对这么一个简单问题谁也不敢给以肯定的回答。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忘记本民族的历史经验, 忠实于它的盟友, 为了通过不可缺的裁军努力发展和加强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开始的缓和进程, 而一贯不遗余力地作出努力。我国政府不仅在危险的乌云在世界集聚的时候, 而且也许特别是在我们看到同等危险的局部风暴时一直坚持这一立场。正是这种特殊时刻更有必要设法降低用于对抗的军事手段的等级。在这方面, 军备竞赛进入新阶段的信号当然引起了波兰的关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关于在西欧部署中程火箭的众人皆知的决定, 最近关于中子弹和二元成分武器的消息都是这种信号。又是和过去一样, 有人认为, 部署中子弹问题的重新提起和二元成分武器着手生产将使已遭动摇的战略均势得到恢复。当然, 人们不禁要问, 自从1979年中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定、军事力量的战略均势的存在得到明显肯定以来, 发生了什么新的因素或事实呢? 不论如何, 绝不能说认可这种均势是由于当时的计算错误, 或者是为了欺骗其本国人民及其伙伴。

我国对制止为加速军备竞赛寻找借口十分关切。我们对放弃寻求力量均势的哲学感兴趣, 而赞成理性均势的哲学。在这种理性的指引下, 波兰在欧安会马德里会议上曾代表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关于在华沙举行一次由所有参加欧安会的国家参加的欧洲军事缓和与裁军会议的建议。我们知道对这个会议有种种不同态度, 但我们热诚希望召开这个会议的想法将被所有参加欧安会的国家所接受。我们认为, 这个会议首先是在这个集积了最大量的、一切可能有危险的武器的欧洲大陆上, 加强培植信任的措施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若能作为这个会议的东道主, 对我国来说是个荣誉; 我国历次的和平倡议在战后欧洲的政治现实中是有明显反映的。和上述这个会议一样, 波兰一贯对在维也纳举行的中欧互相裁减军队和军备会谈早日实现有意义的突破抱有兴趣。

作为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代表, 我愿提一提在该组织1980年5月在华沙举行的

(苏伊卡先生, 波兰)

庆祝会议上曾再次重申的这个防御性组织的若干倡议。这次会议的几项决议均见于委员会文件第CD/98号中。这些决议明确呼吁加速裁军谈判的进程。去年12月华沙条约成员国首脑会议曾重申这一呼吁。

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深信, 我们将看到今年会有足够的意志、决心和毅力, 使本委员会的工作比过去几年有更显著的进展。这一信心是以下列前提为基础的:

1. 我们已在委员会参加国扩大的条件下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2. 我们已在工作中取得了具体结果, 如:
 - (a) 谈判立场概况, 即知道了那些立场一致的地方和那些不一致的地方,
 - (b) 选出了一些问题, 并列出了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
 - (c) 商定了组织纲领、方法和谈判方式。
3. 在委员会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 希望保持和加强其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功能, 使它具有实事求是的气氛并避免任何多余的形式主义及不必要的政治纠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来的第CD/141号工作文件也反映了我国代表团在我们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意见。现在不必把这些意见再重复了。我愿只表示一下, 我国代表团对重新成立四个工作小组的问题上已达成一致意见深为满意, 并向您、我们的主席、表示祝贺。我认为, 对这些小组应立刻开始它们的实质性工作而言, 是不应有什么困难的。

它将对联合国大会在第35/152E号决议中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所做“加紧努力, 促使目前正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的谈判胜利完成”的呼吁作出充分的响应。另一个乐观的因素是, 已决定各特设工作小组暂按去年的职权继续工作, 以后委员会决定要修改和改变时, 再做变动。

特设小组的工作的总目标和出发点应为: 在已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甚至完成已经可以解决的事项。

在您的允许下, 我愿就各专门工作小组的任务, 略谈一谈我们的看法。

第一,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盼望参加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并做出积极建设性的贡献。这个小组应毫不拖延地继续和推进1980年所进行

(苏伊卡先生, 波兰)

的工作。依我们看来, 它特别可以将去年由于时间不够而没有讨论的问题承担起来, 或就已经出现了意见大体一致的问题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议。

我们不要忘记, 和我们的委员会禁止化学武器工作相平行的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双边会谈。我们认为它对多边会谈的进程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当它的结果已是富有希望的时候。我唯望它能早日重开, 并盼其结果能促进我们的工作。

我个人坚信, 在制定禁止化学武器协议草案的进程中, 已有取得具体进展的足够前提。我们实际上需要的是政治意志和各国政府签定这么一个协议的政治决定。

现在, 我谈一谈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波兰代表团认为, 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应立即进行谈判。这个小组手中有可能起草公约的良好基础的联合商定的提案。我们认为调和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分歧不会有重大困难。请允许我表示希望这在1981年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该小组比去年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谈判。

另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我们看起来应于今年完成其工作的是综合裁军方案小组。我国代表团同意这种意见, 即该小组职权的有效性是无可置疑的。它的成立就是为了完成审议《综合裁军方案》这个特定和具体的任务, 该方案将提交1982年举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由于这样一个方案需在特别联大以前早就完全草拟好, 这就增加了该小组工作的重要感及迫切性。我国代表团相信, 该小组将为第二届特别联大的成功做出有效的、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为之努力的《综合裁军方案》如果不包括某种有关裁军的心理基本结构就将不是真正综合性的。在我国政府看来, 它应规定一些措施, 俾武装舆论, 使其相信如要过和平生活就首先要开始裁军。

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协议问题, 波兰代表团重申工作小组的目的是制定国际公约, 同时又相信为了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工作小组可考虑做出某种临时安排。在这种安排中, 我们愿看到一个各方同意的, 关于保证的共同方案, 而不是五个单方面的声明。

现在, 我愿谈到我们议程上那些没有为其成立附属机构、但在我们的意见中一向给予很高的优先地位的项目。

这些项目之一就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依波兰代表团之见, 我们就这个问题成立特设工作小组一事已不容拖延下去了。事实上, 我们的意见是, 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应立即成立。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特设工作小组在所有有核武器国家的

(苏伊卡先生，波兰)

参加下，应考虑关于这个问题的三边会谈的结果及一切其他提案和未来的倡议。它可参照某一有关协议来确定谈判中要处理的问题，并就按该协议的架子开始谈判。

我们的议程中另一高度优先的项目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们国家对于在这方面早日取得进展给予很大重视。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于1979年曾提出提案(包括在第CD/4号文件中)，主张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逐渐削减核武器储存直到彻底销毁核武器开始进行谈判。这证明我们国家对此的重视。我们坚信，这个问题及其他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是值得在理应成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谈判的。这个工作小组的工作可以从审查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所设想的规定和划清核裁军阶段问题开始，其中包括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在核裁军进程中的作用和责任问题。

当我谈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时，我愿提到另一个问题，它已列入我们今年的议程上，值得进一步研究。我说的是制定一项关于不在当前没有设置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的国际协定问题。波兰代表团相信，这样一个协定将对限制核军备竞赛和缓和的进展做出贡献，从而构成向军备限制迈进的一个重要步骤。照我们的意见，这样一个协定由特设工作小组制定是最合适了，它可在最近期间就开始工作。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是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波兰代表团支持关于就此问题成立特设专家工作小组的提案。这样一个小组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并就可能导致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研究工作方面的发展将引起之一切后果草拟出专家报告。这个小组还可向我们指出应予禁止的那些特定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值得我们记住的是，1981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前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面会议。同样值得我们不要忘记的是我们负有应在那次会议召开前完成的某些义务。如果我们要认真完成这些义务，在特别会议前在裁军的一两个方面取得具体结果的话，我们必须在下几个月内完成。

我们今年开始工作的良好、建设性气氛以及在您的主持下委员会已经做出的具体决定使我们充满了希望，预示这届会议将产生良好结果。我愿代表波兰代表团声明，我们将和您、主席先生，和在您以后的各位主席，为努力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通力合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波兰大使的发言，并热情地感谢他关于我本人和我们国家的友好讲话。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在上星期二的委员会会议上，我冒昧地把你和德卡耶先生作了比较，然而我只是说了对你就任主席一事我想说的话。我认为，我作为比利时——它是法国的邻国，和法国保持着如此深厚、如此持久和友好的关系——的代表，如果我详述我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工作是如何的满意，那也许是欠妥当的。我愿注意到委员会中每一个人对你指导我们进行讨论的方法表示的满意心情；我相信，这首先说明了贵国的政策以及法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保持的良好关系，其次，这还代表了人们对你杰出品质的承认。在这一方面，我对巴西大使刚才发言中的话表示赞同。他说你办事“柔中有刚”，我认为这对一个曾经被以“温柔的法国”的歌曲来赞美的国家的代表来说，是最为恰当的形容了。

在我们的脑海里将记住你这样一个人：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成功地解决了我们委员会面临的一大堆棘手的安排问题。由于你的外交行动和才干，你做到了这一点，同时又保持了委员会内特别友好的气氛。

在欢迎这种友好气氛的时候，我还要说，我们看到贾帕尔大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他们整个小组再次和我们一起工作是多么的高兴。我感到，他们是主席以及每个代表团可信赖的顾问和有见识的向导。经常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得以摆脱程序性问题的纠纷并解决我们工作安排中的问题。

最后，我要欢迎阿根廷、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以及扎伊尔的新同事。我认为，他们经过过去几天建立起来的和我们的接触，已表明很好地适应了我们委员会的气氛，并且我感到这对我们继续和他们合作是一个好的预兆。

裁军谈判委员会以目前的结构和成员开始第三年活动的时候，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与促成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努力越来越对抗的种种危险，而我们委员会对这种努力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这些危险首先产生于令人惊恐的国际安全的现状。一年来，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对世界安全情况的恶化反复地表示了忧虑。世界各地武力行动的继续很难使我们改变这种看法。一年前，我告诉委员会说，“今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发

(昂克林克斯先生, 比利时)

言, 如果不表示我们的人民和领导对1979年12月份以来阿富汗所发生的情况深感忧虑, 将是……严重的政治判断错误。”自那时以来, 这一形势没有发生变化, 今天我们比以往更加感觉到, 只有各国的有节制的行动才能恢复较好的政治气氛, 也只有这种有节制的行动才有助于裁军谈判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但是, 标志着过去的十年中特别是后五年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也许还可以用比我刚才提到的政治气氛更为内在的因素来加以解释。我们所设想的做法, 我们的工作方法以及我们发明的种种方式方法也需要加以仔细的考虑。把过去几年中收效甚微的责任统统推到非军备管制所固有的政治因素上去, 这无疑是错误的。现在该由我们以及其他的有关机构以最大可能的精确性找出产生这种形势的一切原因。

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三年后的今天, 我们不得不承认, 虽然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没有失去它的任何效力, 但它提出的希望没有实现。计划于明年召开的第二届特别会议应给所有国家的努力以新的推动, 特别是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这些国家。

即使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 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 我国欢迎美苏两国去年开始的筹备性会谈, 它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议进程——比利时对这一进程的继续非常重视——的一部分, 内容是关于限制战场核武器的某些特定系统。我国当局期望着这些会谈取得尽可能迅速的进展。

同样地, 达成一项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也表明有可能取得具体的结果, 尽管目前的国际形势是令人失望的。

上届联合国大会也取得了一些结果, 比如一致通过了对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的研究的第35/156 D号决议。比利时将尽最大努力保证这一研究继续下去, 这样, 用决议的话来说, 它就能“鼓励各国政府采取主动并在各个区域内进行协商以期商定适当的区域裁军措施”。比利时希望, 其他国家将把它们各自关于此项研究及其结论的看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在这方面, 我要补充, 比利时愉快地注意到欧洲对区域做法的重视, 并积极参加维也纳的互相均衡裁军的会谈, 在会谈中, 西方国家特别建议达成一项裁减苏美两国军队的临时性的第一阶段协定, 同时还提出了一整套旨在加强参加国之间的信任的相互关联的措施。比利时也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

(昂克林克斯先生, 比利时)

审查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第二次会议, 比利时支持法国提出的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的建议, 以此给该最后文件增加新的力量, 特别是在安全的军事方面。

在与区域性做法有关的这些领域里, 如在其他领域那样, 比利时极大地期望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我们热烈地欢迎它于最近成立——的活动将对裁军工作作出贡献。

就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而言, 它应该在其工作计划的范围内作出努力, 在有可能作出有益的贡献的一切方面有效地开展工作。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它就必须避免使委员会瘫痪的程序性争论, 并尽快着手处理议程中各项目的实质问题。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在你的全面、干练和机敏的主持下, 委员会在安排问题上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开端。

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届会议设立的工作机构提供了相当多的好处, 1981年不应该把它们白白浪费掉。应该毫不拖延地再次使用这些机构。为此原因, 比利时建议就议程中某些重要项目——化学武器、综合裁军方案、放射性武器以及安全保证——设立起来的四个工作小组应根据本委员会的谈判作用迅速恢复它们的活动。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一作用, 因为我们认为, 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还有其他足够多的机构, 在那里可以就有关裁军的更为理论性的问题进行辩论。

我国在许多场合提出, 工作小组的方法证明是和单项谈判的努力完全一致的。把想看到这些谈判成功的愿望——化学武器方面以及极其重要的彻底禁止核试验方面——与裁军谈判委员会实质性处理议程中明确规定的项目的合法关注这两者一致起来是可能的。

考虑到留给我们的有限的工作时间, 我想在这里谈一些我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将无疑在本届委员会会议期间引起特殊的兴趣。首先, 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三国在委员会1980年会议结束时提出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比1979年的那份更有实质性内容, 它肯定会为讨论提供材料。其次,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审查会议表明, 这一主要的军备管制文件应仅仅被看作是一项政策的

(昂克林克斯先生, 比利时)

出发点, 在它后面应该继有其他的有关安全和裁军的更为雄心勃勃、准确而具体的决定。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将是这些决定中的一项。

在这方面, 比利时自己愿详细讲一下地震事件的侦察和识别问题, 这不损害我们将决定作为整体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 三方提出的报告本身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有两个题目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个是: 参加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系统的侦察站的审慎的地理分布的保证手段, 特别是考虑到1980年7月18日有关于地震事件的侦察和识别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专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表示的意见。

第二个是: 审议可以提交给1981年以后的专家小组的新职权范围。这个职权范围可能更直接地与我们委员会可能讨论的地震资料交换的各种问题有关, 特别是和三方报告提出的考虑意见有关, 更加特别地与建立一个审查国际地震资料交换问题的专家小组有关。

比利时一直对旨在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表示有兴趣。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0年的工作中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与起草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有关的问题上, 那么, 如果它现在努力补充并首先协调已表达出来的各种意见, 看来是合乎逻辑和及时的。我国将竭尽全力设法为旨在加强始于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日内瓦议定书的工作的进程作出贡献。

关于放射性武器, 委员会1980年的工作给我们指明的道路更加清楚了。迅速地就达成一项禁止此种武器的条约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只要我们考虑到我们各国都处于安全问题的压力下, 我们同意想要禁止的武器的现实定义。这种定义不管对目前的战略关系的含义是多么的有限, 但不应该损害将要作出的努力。不管怎样, 它将是各国为了取得进一步的重大结果而能进行谈判的这一领域中的第一项禁止。

应该毫不迟延地继续制订综合裁军方案, 以便能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这份方案。这份方案的价值将不是源于任何强制性, 不管是论时间还是论法律。我们从不认为, 外界可以给谈判强加任何带有强迫性质或严格的谈判期限的条件。方案的价值存在于制订一系列的措施时的协商一致意见,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应该促进这些措施的实施。

最后，核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已经有过不少讨论，现在看来应该作为富于想象力的努力。考虑到在核武器国家迄今作出的单方面声明中找出普遍的共同点的困难，比利时早已建议在这一方面可能取得进展的两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个建议是形式问题，即这些保证应由安全理事会批准——本委员会的某些代表团最近同意这一想法，但带有的条件各不相同。

第二个建议是关于实质内容问题，即应该努力找到一种为选择不结盟道路的那些国家提供最大限度保证的保护方式。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那些可信的和定义明确的建议的话，它就完全能成功地进行它的工作。正是抱着这种务实的以及我们希望还是建设性的精神，比利时打算在1981年的委员会中进行工作。

主席：我感谢昂克林克斯大使的发言，我向他表示热烈的谢意，感谢他关于我本人和我们国家的一番非常友好的讲话——我对此非常感动。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古巴代表团，祝贺你在今年我们的工作开始时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这一机构将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主要任务上，即找到裁军的有效措施。

我向你保证，为达到这一目的，你能指望我国代表团的全面合作。

我还要对离任的主席、我们兄弟的埃塞俄比亚代表表示祝贺。同时，我欢迎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扎伊尔以及埃及的新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期望着在完成本委员会任务的过程中和他们进行合作。

刚刚结束的一年是以国际紧张的加剧以及军备竞赛的升级的明显趋势为特征的。有些国家决定不断地增加本世纪末以前的军事预算并开始生产大规模毁灭性尖端武器，这就是例证。

这些步骤进一步加剧了目前国际气氛的严重性，在欧洲部署572枚中程核导弹的决定以及在印度洋、加勒比海、阿拉伯湾以及中东的军备升级已经使得国际气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氛不稳定了。

而且, 除此之外, 又存在着关于一场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的新想法, 这进一步增加了一场核灾难的危险, 无限期地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意图显然是要把这一重要的条约变成一纸空文。

这增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度工作的重要性。正如你们知道的,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将于明年召开, 因此, 我们认为, 委员会有责任按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为其规定的职权范围取得具体的结果, 以证明它的工作的合理性。

我们的工作回顾表明, 在能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谅解气氛中, 根据赋予委员会的任务设立工作小组证明是这个机构中谈判的合适方法。因此, 让我对至今仍在开会的四个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和高兴, 并希望各小组将毫不延迟地重新设立起来并立即开始它们的实质性工作。

我国代表团打算努力地保证, 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不再被那些我们已经花了太多时间的程序性问题或与我们的工作毫无关系的无结果的辩论所阻止。我们应该建立这样一种做法, 即立即开始将会带来确实成果的具体工作和有效谈判。

古巴代表团认为有责任努力劝告裁军谈判委员会把工作的中心放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规定的优先项目上, 这些优先考虑项目也是本谈判机构为自己规定的。

不幸的是, 至今还未能设立讨论全面核禁试、核裁军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新类型和新系统等重要问题的的工作小组。我们希望, 委员会将迅速决定建立适当的工作小组, 以讨论这些对裁军事业关系如此重大的项目。

随着军备竞赛的加剧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的增长, 人民对和平的要求也增长了, 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有必要在其谈判中取得具体的结果。我国关切地注意到, 全世界范围内螺旋形上升的军事开支使得不发达国家更加难于摆脱它们几百年来遭受的贫困和灾难。

在这一方面, 古巴总统卡斯特罗最近说:

“不发达世界将一如既往, 只是更为不发达; 帝国主义将一如既往, 只是更为富裕; 人类将一如既往, 只是有比现在还多十亿的人口将生活在绝对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的贫困之中。”

当前的世界形势是如此的靠不住，到处是危机和紧张的中心，各不相同的地区的军备都在增加，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又宣布了极端反动的计划，这些计划远不是为了促进保证缓和紧张局势或寻求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而是鼓励好战的、干涉主义的和强硬路线的政策。

我国是受侵略和不公正威胁的国家中的一部分；结果，我们在决心为保卫和平和国际缓和而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防务，以保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我国人民的合法利益。

不久前经过批准的古巴外交政策是基于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以及努力实现裁军和遏止军备竞赛的原则上的。

古巴将继续在所有的国际论坛、特别是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奉行这一政策。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充分地反映出每个国家在为裁军与和平而斗争的问题上的真正意图。

早在本机构工作的第一年期间，21国集团经过重新组织，充分地表明它们愿意去取得具体结果方面进行积极的配合。同样，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各种工作文件，反映出它们想毫不迟延地找到裁军措施的愿望。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正在为停止军备竞赛、消除战争威胁、加强国际缓和并为了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而不屈不挠地斗争。正是那些国家集团，它们根据这些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十分迫切地要求建立各种工作小组，以便进入全面的谈判。

这就是我国的总的发言，同时我们保留在工作小组和将来的会议上就各个具体的项目更详细地发表看法和意见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古巴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抱着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建设性贡献并帮助创造一种认真气氛的坚定意愿参加本届会议的。但是，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工作以来，它的建设性态度和认真的气氛显然不是合每个人的口味的。苏联代表团遗憾地注意到，在今天的会议上，中国代表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联)

团企图再次转移委员会对它面前的重要任务的注意力并毒化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气氛。会上出现了重复与委员会的工作毫不相干的陈腐的、诽谤的和毫无根据的话。苏联代表保留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回到这一问题上来的权利。

达比里先生 (伊朗)：几分钟前，杰出的和尊敬的古巴大使在发言中提到伊朗高原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一片水域时使用了一个错误的用词。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那片水域自远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是波斯湾。所有的百科全书和所有的地图册一直是用波斯湾这一词的，一切有文化修养的团体和个人也是用这个词的。联合国各机构以及联合国体系内的所有其他机构也一直是用这一词的。我相信，尊敬的古巴大使刚才用那个词来称呼波斯湾是由于疏忽。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还是想发表这一声明，以便记录在案。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主席先生，如果我刚才在发言中犯了一个地理用辞错误，我向伊朗代表道歉。我们并不想在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提起任何有争议的问题，而是主要地为完成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委托给我们的任务而工作。因此，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的话，我请伊朗代表接受我的正式道歉。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如果没有人再想发言，我建议我们处理昨天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过的第28号工作文件，我想知道，我是否能够认为委员会在有关委员会1981年特设工作小组的这一文件的内容上有着协商一致的意见。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关于第三段，我想问一个有关英文的问题。根据你昨天告诉我们的，应该由尊敬的联合王国的代表萨默·海斯大使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事先指出，不管答复如何，我国代表团将接受答复。

问题如下：第三段的前三行是：“大家有一项谅解，委员会将尽快地审查三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适当修改它们的职权，以便推进……”等等。我的问题是我們是否可删去第二个“它们的职权”而代之以名词“them”（即指“职权”——译注），下接“修改”。全文将是“大家有一项谅解，委员会将尽快地审查三个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适当修改它们，以便推进……”等等。

我重复一遍，不管答复是什么，我将接受其为有效的。当然，我只是问一个问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题而已。

关于西班牙文本，我对第四段有几个很小的建议，我只是为了使该文本和原文为英文的文本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西班牙文应该是 *Queda entendido tambien que la decisión adoptada por el comité no excluye de ningún modo la consideración con caracter urgente——*”，等等。 “*la posibilidad de proceder a*”一词组应该删去，因为这在英文文本中不存在。

接着就是第四行，目前的西班牙文本是“*—— de la agenda del comité,y a la consideración——*”，等等。鉴于有必要在第二行作修改，我建议这应改为“*…… la agenda del comité,ni tampoco la consideración ——*”，等等。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虽然我并不认为我是这个会议里唯一精通英语的，但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回答问题。

我的意见是：尽管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所提的修正案在语法上还可写得稍微再优美些，但现存的措词可能较为明白，意思也很清楚。

因此，我认为唯一要有所改进的，是使句子更优美些，我认为现有的句子本身的意思很清楚。

主席：我的感觉是我们似乎可以不变动文本，因为这并不影响实质内容。我发现法文文本没有重复“工作小组的职权”，而是说“根据需要对他们加以修改”。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是指“职权”而不是指“工作小组”。事实上，我认为正如萨默海斯大使说的，英文的文本更加明确。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必要修改文本，因为它的意义很清楚，虽然，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关心语言的优美是完全合理的，我对此表示赞赏。

那么，我们是不是同意文本就这么定了，尽管不同语文的文本存在着不影响基本内容一致的小小差别？

就这么决定了。

弗洛厄里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对我在这么晚的时候发言表示歉意。如

(弗洛厄里先生，美国)

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本来也会与大家一道祝贺您领导本届会议有方并欢迎我们的新成员，而且要用比较华丽的一些词藻。但我现在发言的目的只是为了把我在本星期开始时在非正式会议上的一番话记录在案。

正如大家所知，三个星期前在华盛顿就职的新行政当局，对重要的政策问题正进行详细地研究，其中包括那些和本届委员会工作有关的问题。

而且我国政府知道委员会愿意尽早开始实质性的工作。因此我国代表团已受权和大家一道同意按照工作小组原来的职权重新设立去年已商定的工作小组。

在这方面，我愿意指出，鉴于这些工作小组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新的美国行政当局正在研究的问题，所以美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性质将由该项研究的步伐和结果而定。

主席：我感谢弗洛厄里大使的发言。在休会以前，我想向委员会提出建议，明天上午10点30分召开全体会议，这样，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主席就能向委员会提出该小组的报告。如果必要的话，我们还能处理其他的问题。我特别想到的是我们也许可以就刚设立起来的各工作小组主席的任命问题作出决定。不用说，假如我们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话，打断全体会议几分钟以决定我们是否真正同意提出的人选，这可能是个好主意，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全体会议，以正式地把我们已经在此问题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如果没有别的意见，我宣布这次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1点15分结束。

× × × × ×

6 April 198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CD/PV. 105 的更正

第16页、第2段（中文本为第19页第1行），引句更正为“关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转移化学武器公约”。

✕ ✕ ✕ ✕ ✕

第一百零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3日,星期二,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范登堡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撒克先生

卡奇亚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王芷芸女士

·杨明良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卡约诺先生

卡西姆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 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石井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巴基斯坦: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德索托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扎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106次全体会议开始。昨天我们决定今天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让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向委员会提交该小组的报告，此报告已编为委员会文件CD/150号。

埃里克松先生（地震事件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象以往几次一样，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又向你们提出其工作的进度报告。去年七月间，我有机会稍微详细地叙述了专家小组准备做些什么。小组介绍了怎样交换国际地震资料，就可以监测出一个全面的试验地图。

根据其最近的任务，小组对一些有关在全球传送地震情报、特别涉及使用世界气象组织通讯网的国家一级调查和一些其他必须加以实验的较技术性的方法开始进行审议、审查和评估。由于一些国家通过有关部门给予非常有效的合作，去年七月开始的对通讯系统的不同部分进行的这种有限实验，现在仍在继续。确实已在全球传送了情报，从欧洲这里的一些部门和国家到地球另一边，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门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一些国家。尽管结果极为宝贵，然而还都是初步性质的，因此，小组计划还继续这个方法。我们得到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并非正式地了解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进行一次同样的实验。

这不是本小组从事的唯一活动；小组也为各数据中心的设计工作作了相当努力，这些中心要管理数据并把数据提供给参加国。小组也致力于改进数据细节的设计，应该要何种数据，传送什么数据，如何从地面提取数据。

许多项这种调查要到明年初才能向委员会报告，因为全球通讯实验是受到通讯网能予试验的时间限制。因此，关于这些调查的报告要明年上半年才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这一点在你们面前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了。

特设小组认为它还需要召开二至三次会议来准备关于这一领域中目前所有的活动的报告，因此建议下次会议于1981年8月3日至14日在日内瓦召开，提请本委员会同意。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极为满意地收到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十一份进度报告。

根据它目前的任务，小组倡议对能预见的数据交换进行一些国家一级的调查，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有些调查涉及到进行一些实验, 尽管范围有限, 但需要国际合作, 不仅需要与一些国家合作, 也需要与世界气象组织合作, 我们对该组织已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

我认为, 我也认真希望我国能不断做出贡献的这种合作和这些国家一级的调查将继续下去, 并使我们大家更接近一个时刻, 即国际地震数据交换将有助于世界性地真正合作来进行监测, 从而, 在政治上, 坚持一项全球禁止核试验公约。

考虑到这点, 我正式提议委员会注意到我们面前 CD/150号文件中的进度报告, 如可能, 在我们下一次的全体会议上, 对该报告作出必要的决定。

沃尔克先生 (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我要求发言, 感谢埃里克松博士刚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愿祝贺他和他的小组成员, 他们实事求是地致力于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任务。我愿特别祝贺小组, 如在报告中提到的, 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国希望他们能继续这项工作。

我国代表团对不同的国家一级的和多边的实验和试验性交换资料表示十分满意, 这些活动已成为小组的主要活动。澳大利亚去年参加了两个实验性试验, 一个试验是调查世界气象组织管理的全球通讯系统能否用来传送地震情报, 另一个是瑞典主持的设立一个共同数据基地的试验。我们认为这些试验对拟议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提供了宝贵的情报。

然而, 我们希望请更多国家, 例如南半球的一些国家, 参加这一活动。

因为专家小组的澳大利亚成员麦格雷戈是有关研究组的召集人, 我国代表团特别想请大家注意拟议今年未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通讯系统交换地震数据的进一步试验, 我趁此机会表明, 我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要特别感谢气象组织给予的合作。

有尽可能广泛的国家参加的——正如我已强调的——试验性交换资料和类似的实验, 对确立一种核查未来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制度的基础肯定能起重要作用。

大川先生 (日本): 主席先生, 我代表日本代表团, 愿向埃里克松博士感谢他刚才提出的进程报告。我当然也要祝贺埃里克松博士和他的科学专家小组这几年来所作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不幸地, 我再次不得不表明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一直要求的全球范围的实验演习仍然没有进行。然而, 我国代表团赞赏这样的事实, 去年十月和十

(大川先生, 日本)

一月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通讯系统进行了被称为一级数据的试验性交换, 有 14 个国家参加, 并取得了某些成果。

然而, 必须指出, 参加最近几次实验的 14 个国家都是位于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通讯系统电路干线上或附近的国家。因此, 从全球数据交换的观点看, 很难说可能作出充分和令人满意的评价。应该强调指出, 参加这种试验性交换的国家并不需要从事复杂的程序, 也不必在它们日常工作外承受太重的额外负担。实际上, 未能参加最近一次试验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国已经在一种区域性的基础上, 作为一种日常工作,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通讯系统交换地震数据。因此, 人们不禁要问, 这些国家为什么不可能参加将来类似性质的试验性交换资料?

因此, 我国代表团希望, 今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间进行下一次试验性交换时, 目前在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有代表的所有国家都能参加; 当然, 我们也想请求或邀请过去是特设小组成员的国家, 特别是南半球的一些国家, 设法参加将来的试验性交换, 使我们能从更广泛和真正全球范围的观点来评估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通讯系统的性能。

最后, 我愿支持我们尊敬的瑞典同事利德戈尔德大使刚才的提案, 我们要正式注意特设专家小组的报告。

萨默海斯先生 (联合王国): 主席先生, 我也要代表联合王国代表团对埃里克松博士刚才提交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感谢。我确信, 许多代表团都要感谢他, 不仅感谢他刚才作为主席的发言, 也感谢特设工作小组本身以及在他率领下来到日内瓦的专家们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从报告中看到特设小组及其五个附属研究小组正继续作出好的进展; 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已经进行了不少处理数据的实际试验, 并已建议将进行更多的实验。我们认为这种实际经验对促进特设小组的任务是特别宝贵的。联合王国去年参加了一些实验性试验, 象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一样, 我们愿看到有更多国家能参加来年将进行的实验。

主席: 如果没有其他委员会成员国要发言, 我设想我们都注意到这份报告, 因为各国代表团当然需要更多时间加以审查, 我们可以在今后的会议上批准这报告。

我建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在 2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届时我

(主席)

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在那次会议上也会有时间就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问题取得协商一致，也许我们可以在一次短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就在全体会议上谈这问题的措词取得一致意见。

上午11时15分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